

陽曲縣志卷之十四上

藝文志

戴夢熊曰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甚矣文之關於世運也揚雄有言君子事之爲尙而又曰彌綸天下之事記久明遠莫如書則知文非徒辭已也狼孟三晉首邑事業文章代不乏人然使辭勝事事不稱辭文又何貴焉故茲卷所錄大約取其有關於世道人心有益於風俗教化有切於山川人物或吏斯土或產斯地苟無與於茲邑雖佳篇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上

藝文

一

澄二百四六

亦弗錄類別條分奏疏以表忠愛詩賦以寫性情傳記以彰事蹟序跋以傳著作其他箴銘贊解論說辨考檄書等類統名雜著務俾吉光片羽不致沉埋千古庶展卷一閱晉陽之文獻畢具焉作藝文志

目錄 計七條

奏疏

詩歌

辭賦

碑記

列傳

序跋

禱著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上 藝文

二

登二十

奏疏

戴夢熊曰余讀唐史閱陸宣公奏議悱惻剴切竊謂人臣事君其道當然自古迄今莫可易也然鳴鳳仗馬褒譏互見史策乃知不具忠愛至性未有不結舌取容者也陽曲昔多直臣若張若孫若薄錚錚有聲豈徒梁公一疏媲美佛骨已哉乃余繙閱諸集章奏傳者絕少俾忠臣之心血弗獲垂示後世亦足慨矣茲僅載其表表傳聞者二三篇其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上

奏疏

三

澄四百二十九

諸名疏海內有心之士必有手錄珍藏以傳之子孫者俟後人採而入焉志奏疏

唐梁國公 狄仁傑 邑人

諫造浮屠大像疏

臣聞為政之本必先人事陛下矜羣生迷謬溺喪無歸欲令像教兼行觀相生善非為塔廟必欲崇奢豈令僧尼皆須檀施得棧尚捨而况其餘今之伽藍制過官闕窮奢極壯畫繪盡工寶珠殫於綴飾瓌林竭於輪奐功不使鬼必在役人物不天來終須地出不損百姓將何以求生之有時用之無度編戶所奉恒苦不克痛切肌膚不辭蠶楚遊僧一說矯陳禍福翦髮解衣仍慙其少亦有離間骨肉事均路人身自納妻謂無彼我皆託佛法註誤生人里陌動有經坊闐闐亦立精舍化誘倍惡切於言徵法事所須嚴於制勅膏腴美業倍取其多水碾莊園數亦非少逃丁避罪併集法門無名之

凡有幾萬都下檢括已得數千且一夫不耕
其糞浮食者衆又劫人財臣亦思惟實所悲痛
往在江表像法盛典梁武簡文捨施無限及其三
淮沸浪五嶺騰烟列利盈衢無救危亾之禍緇黃
蔽路豈有勤王之誦此年以來風塵屢擾水旱不
節征役稍繁家業先空瘡痍未復時興工役力所
未堪伏惟聖朝功德無量何必更營大像而以勞
費爲名雖歛僧錢百未支一尊容既廣不可露居
覆以百層尙憂未徧自餘廊廡不得全無又云不
損國財不傷百姓以此事王何謂盡忠臣今思惟
兼採衆議咸以爲如來設教以慈悲爲主下濟羣
品應是本心豈欲勞人以存虛飾當今有事邊境
未寧宜寬征鎮之徭省不急之費設令僱作皆以
利趨旣失田疇自然棄本今不樹稼來歲必饑役
在其中難以取給况無官助義無得少若費官財
又盡人力一隅有難將何以救之

請駕還京疏

明御史

張文明 邑人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上

奏疏

四

六百五

臣惟北辰麗天而衆星拱東海凝地而萬水朝大
君居尊而天下歸乃三才之定理萬世之常道帝
建兩京於南北分十三省於天下稽古定制設列
文武朝覲考選有期腹裏邊方咸治又每年差巡
按御史以代巡狩百餘年來天下安寧所以匹休
帝王參贊天地莫加矣皇上繼承天命率由舊章
十餘年來天下順治所以光昭祖宗功德昭合帝
王天地亦莫尙焉夫何近年以來親狎武弁疏遠
文儒既有京城四外之遊又有過關宣大之幸近
又由大同至偏關過黃河至榆林臣遠聞之憂懼
顛越莫知所措竊思郊天不遠儲位久虛兩宮孝
養有缺四方朝賀無主機務之繁於誰剖決陵寢
之祀於誰舉行况宜大地方臣曾齋詔往還陝西
邊境臣又奉命巡歷烽燧頻侵而軍馬不勝勞擾
山谿險阻而糧運至爲艱難今陛下率三萬逸原
之衆而遠臨焉將爲遠人犯邊歟臣等察將官之
勇怯每有舉劾陛下因而出令之則耀武備而勞

守者有人而邊境寧謐矣何上嘗蹕而雜言在耶
將爲百姓疾苦與臣等訪民職之清濁名已激揚
陛下因而黜陟之則布德惠而撫字者有人而百
姓安樂矣何舍崇高而親側陋耶陛下始謀此行
畿內連月大雨駕至昌平京城盡日大風而各處
水雹雷火天鼓地震紛紛奏報此可見天心仁愛
人君欲止邊方巡幸陛下何不恐懼修省急還京
師歟夫北辰未嘗離次舍而雜於衆星東海亦未
注西北而混於萬水大君豈可舍尊位而遠遊荒
服胥理細務耶昔周穆王窮海遠遊而周德始衰
漢武帝巡遊無度而百姓疲敝觀之昭代則土木
之變近在已已當時荷祖宗之靈用謀臣之策空
府庫竭邊儲僅克以濟所損實多稽之前事既如
此驗之已已又如彼今陛下冒雪衝風而臨不測
之地戎衣鐵馬而當邊塞之鋒在朝羣臣各膺厚
賞不聞救正惟保一已爵位不顧九重危險監閣
府部重臣有同紙糊院寺科道等官何異泥塑時
事如此可爲流涕可爲寒心可爲長太息也伏望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上

奏疏

五

四百三十一

陛下念皇天所付之中國重祖宗所傳之神器早
還宮闕覆庇臣民速將逢惡導非如都督朱彬者
明正典刑監閣府部院寺科道等官梁儲等亦加
罰治實宗社無疆之福而史策芳聲亦傳之千萬
世矣

詩歌

戴夢熊曰詩因言以見志亦即事以徵情其中有
天籟焉故上自君公以迄學士大夫農人女子繙
流羽客皆有吟咏或登之郊廟或奏之朝廷或抒
寫人物或歌咏山川忠孝節烈之思遙遙寓焉太
原自古及今代有作者然多散逸未收苟晉人之
流風遺韻不克紀姓氏而述謳吟又何以揚歷代
之清芬集九州之雄藻哉用是採而錄之不敢遺
亦不敢濫庶幾其足傳乎志詩歌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上

詩歌

六

晉三百六十九

從駕幸晉陽應詔

隋 薛道衡 河東人

省方遵往册遊豫叶前經金吾朝戒道校尉曉巡
管重轡下飛騎絕浦渡連旌澗水寒逾咽松風遠
更清方觀翠華
返簪筆上芸亭

過晉陽宮

唐 沈 宗

緬想封唐虞實惟建國初俯察伊晉野仰觀乃參
墟井邑龍斯躍城池鳳翔餘林塘猶沛澤臺榭宛
舊居運革祥中否時遷命茲符顧循承丕構怵惕
多憂虞尚恐威不逮後慮化未孚豈獨勞轍近所
期訓戎居習俗問黎人親巡慰里閭永言念成功
頌德臨康衢長懷經綸日歎息履庭隅艱難安可
忘欬去

良脚臨

和崔日用遊開化寺

唐晉陽尉 吳少微 新安人

左意多才雄
人尤驚
鸚鵡護
單于使
休都太原
郭繡次厭煩
敵清懷
尋寂寞
西綠十里餘
北上開
化閣初入雲
樹間冥濛
未昭廓
漸出欄
院外萬里
秋景焯
歲晏風落
山天寒
木歸壑
覽物頌
幽景三
乘動禪鑰
但敷利
解言永用
忘昏著

汾上警秋

唐許國公蘇頲 雍州人

北風吹白雲
萬里渡河汾
心緒逢搖落
秋聲不可聞

送鮑中丞赴太原

唐郎中盧綸 河中人

分路引鳴騶
喧喧似隴頭
暫移西掖望
全解北門憂
拜命臨都護
分曹制督郵
積米營不下
盛雪獵方休
自草連邊帳
黃金擁戍樓
今朝送旌旆
一減魯儒羞

寄狄明府

唐工部員外杜甫 襄陽人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上

詩歌 七 卷四百九十六

梁公曾孫我
姨弟不見
十年官濟濟
六賢之後竟
陵遲浩蕩今
古同一體
比看伯叔四
十人有才無
命百寮底
今者兄弟一
百人幾人卓
絕秉周禮在
汝更用文章
為長兄白眉
復天啟汝門
請從魯公說
太后當朝多
巧計狄公執
政在末年濁
河終不污清
濟國嗣初將
付諸武公獨
延諍守丹陛
禁中册决召
房陵前朝長
老皆流涕太
宗社稷一朝
正漢官威儀
重昭洗時危
始識不世才
誰謂荼苦甘
如齊汝曹又
宜裂土食身
使門戶多旌
榮胡為飄泊
岷漢間干謁
王侯頗歷試
况乃山高水
有波秋風蕭
蕭露泥泥虎
之饑下巉巖
蛟之橫出清
流早歸來黃
汚人衣服易
珠

太原早秋

唐翰林供奉李白 蜀人

歲落衆芳歇
時當大火
北霜威出塞
早雲色渡河
秋夢遶邊城
月心飛故
四樓思歸若
汾水無日
至

悠悠

狄梁公詩

高適 滄州人

梁公乃貞固勳烈垂於帛昌言太后朝潛運儲君策待賢開相府共理登方伯至今青雲人猶是門

客下

次太原呈吳郎中

唐侍郎 韓愈 南陽人

朗朗聞街鼓晨起似朝時翻翻走驛馬春盡是歸期地失佳禾處風存蟋蟀詞暮齒良多感無事涕頤垂

送裴司徒留守太原

唐太子賓客 劉禹錫 彭城人

星使出關東兵符賜上公山河歸舊國管籥煥離宮行色旌旗動軍聲鼓角雄愛棠餘故吏騎竹見新童漢壘三秋靜邊沙萬里空其如天下量旦夕咏清風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上

詩歌

八

四百〇二

寄北京留守裴令公

唐相 白居易 邑人

天上中台正人間一品高休明值堯舜勳業過蕭曹始擅文三捷終兼武六韜動人名赫赫憂國意切切寵重移宮鑰息深換闔旌保釐東宅靜守護北門牢豹尾交牙戟虬髯捧佩刀通天白犀蒂照地紫麟袍

清夜琴興

前人

月出烏棲盡寂然坐空林是時心境閑可以彈素琴清冷由木性恬淡隨人心心積和平氣木應正始音響餘群動息曲罷秋夜深正聲感元元天地清沉沉

渡桑乾河

唐進士 賈島 范陽人

客舍并州已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無端更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鄉

送裴相公上太原

唐司空王建 穎州人

還携堂印向并州將相兼權是武侯時難獨當天
下事功成却進手中籌再三陳乞鑪煙裏前後分
張王案頭朱架早朝排立戟綠槐殘雨看張油
遠知鴈塞從今好直到漁陽以北愁邊鋪恐巡
旗盡換山城欲過館重脩千羣白刃兵迎節十對
紅旌效打球聖主分明教暫去不須高起見京樓

太原送許侍御出幕歸東都

唐左拾遺耿漳 河東人

昔隨劉越石今日獨歸時汾水風煙洽并州花木
遲荒庭增別夢野雨失行期莫向山陽過鄰人夜
笛悲

并州路

唐李宣遠

秋日并州路黃榆落照間孤城吹角罷數騎射鷓
還帳幕遙臨水牛羊自下山征人正垂淚烽火起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上

詩歌

九

登四百七

雲間

并州

唐韓偓

戍旗青草接榆關雨裏并州四月寒誰會憑欄
憑恐淚不勝天際似江干

遊烈士

唐李頻

遊訪曾經駐馬看竇擘遺像在林巒泉分石洞干
條碧人在冰壺六月寒時雨欲來騰霧靄微風初
動漾波瀾個中若置羊裘叟絕勝當年七里灘

遊晉祠上李逢吉相公

唐北都留守令狐楚 燉煌人

不歷晉祠三十年白頭重見一凄然泉聲自昔鑄
寒王草色雖秋耀翠細少壯同遊寧有數尊榮再
會便無緣相思臨水下
雙淚寄入并汾向落川

塞上曲

唐時貽 常 建

翩翩雲中使來問太原卒百戰苦不歸刀頭怨秋
月塞雲隨棹落寒日傍城沒城下有寡妻哀哀受
骨枯

題晉祠

宋河中通 判文正公 范仲淹 姑蘇人

神哉叔虞廟地勝出嘉泉一源甚澄徹數步忽潺
湲此意誰可窮觀者增恭虔錦鱗無敢釣長生同
水仙千家溉禾稻滿目江鄉田我來動所思致主
愧前賢大道果能行時雨宜不愆皆如晉祠下生
民無旱年

遊晉祠

宋河東制置 使魏國公 歐陽脩 廬陵人

古城南出十里間鳴渠夾路何潺潺行人望祠下
馬謁退即祠下窺水源地靈草木得餘潤鬱鬱古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上 詩歌

十

四百六

柏含蒼烟并州自古事豪傑戰爭百代幾百年天
開地闢真主出猶須再駕方凱旋頑民盡遷高皇
削秋草自落埋空山并人昔遊晉水上清澈照羅
涵朱顏晉水今入并州裏稻花漠漠澆平田廢輿
彷彿無舊志氣象寂寞於山川惟存祖宗聖功業
干戈象舞被管絃我來覽登為太息誓照白髮臨
清泉鳥啼人去廟門闔還有山月來娟娟

感興神堯起兵太原

宋 朱 熹 新安人

晉陽啟唐祚王名紹集封垂統已如此繼體宜昏
風塵聚瀆天倫牝晨司禍凶乾綱一以墜天樞復
崇崇淫毒穢辰極虐焰燔蒼穹向非狄張輩誰辨
取日功云何歐陽子秉筆迷至公唐經亂周紀九
例孰此容侃侃范太史受說伊川翁春秋二二策
萬古開群蒙

遊晉祠

宋太谷 令 張伯玉

學中... 文閣... 馮... 神關... 河莫... 問... 尚... 泰... 事... 花... 木... 論... 分漢魏春惟有門前舊
溪水秋風幽咽送行人

石嶺關書所見

金元好問

軋軋輶車轉石槽故關猶復戍弓刀連營突騎紅
塵暗微服行人細路高已化蟲沙休自嘆厭逢虎
豹欲安逃青雲王立三
千丈元只東山意氣豪

讀書山居

前人

瘦竹藤斜挂藜花草亂生林高風有態苔滑水無
聲石澗雲先動橋平水漸過野陰添晚重山意向秋
多樹合秋聲滿村荒暮景閑虹深仍白雨雲動忽青
山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上

詩歌

十一

三百五

川迥楓林散山深竹港幽疎烟沉去鳥落日送歸
牛

漲落沙痕出堤推岸口斜斷橋堆聚沫高樹閣浮
槎

鷺影兼秋靜蟬聲帶晚涼陂長留積水川澗盡斜
陽

斜陽高樹挂晴虹肅肅微涼雨氣中一道鷺鷥花
不斷密香吹滿馬頭風

蔡邕道中

元狀元 楊雲翼 邑人 尚書

水連深竹竹連沙村落蕭蕭已暮鴉行盡畫圖三
十里青山影裏見人家

通明閣

元 韓德麟

乘輿登高閣憑欄眼界寬望中無限景宜向畫圖
看

晉溪

元 小倉月僧

靈神金闕斗牛寒百谷雷靈吼
柳月一簾花影鷓鴣天
神仙境界唐虞日錦繡江
山汾晉川醉袖碧雲來
著脚一聲樵笛古岩前

太原城

前人

一城春色富河東萬古中州悉聽從
地貴自然芝草出天高長是瑞雲封
堤邊翠帶千株柳溪上青螺數十峯
海晏河清無個事盡樓朝夕幾聲鐘

憫農

明巡撫于謙錢塘人

無雨農怨咨有雨農辛苦老夫出門荷犁鋤
村婦看家事縫補可憐小女年十餘赤脚蓬頭衣藍縷
提筐朝出暮始歸青菜挑來半沾土茅簷風急火難炊
旋蕪山柴帶根煮夜歸夫婦聊克饑食罷相看淚如雨
將奈何有日難論辛苦多嗟爾縣官當撫摩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上

詩歌

十三

三四五十一

采桑婦

前人

低樹采桑易高樹采桑難日出采桑去日暮采桑還
歸來喂葉上蠶箔誰問花開與花落二眠纔起近三眠
此際祇愁風雨惡割雞裂紙祀蠶神蠶若成時忘苦辛
但願公家租賦給一絲不望上儂身丁男幸免官府責
脂粉何須事顏色收蠶猶未是閒時却共兒夫勤稼穡

咏煤炭

前人

鑿開混沌得烏金藏蓄陽和意最深燿火燃回春浩浩
洪鑪照破夜沉沉鼎彝元賴生成力鐵石猶存死後心
但願蒼生俱飽煖不辭辛苦出山林

留別陳璘侍御

明督學楊一清巴陵人

於惟皇上綱振之在憲職承平日已久靡靡向姑息
或崇鸞鳳名而施鷹鹵力臺綱一以墜蒼生苦

諱邨邨邨來齊魯疆諸司聳相成高山有虎豹當路
無荆棘日惟陳御史持法謹三尺迤邐度清源歡
聲動衢陌共言城有狐為害頗充溢紛然墮法網
稍稍削宗跡民商氣為此在史功斯赫我聞愜素
心相見喜動色江南王維綱與子同一格至今江
南豪魂覩目猶側人言維綱過其過差可摘要之
分寸瑕不掩連城壁匆匆卮酒間箴言為畱別為
政貴舉要瑣瑣安足責治道去太甚苛察非得策
不聞先民戒吏太剛則折而况末世人才難亦須
惜精明固有功偉大乃成德遙遙青雲路發軔自
今日功名豈足念所志貴經國往哉各自珍吾言
贅奚益

送司徒周經

長短句

明邊貢

周司徒真丈夫直氣稜稜霄漢俱致君已作堯舜
王拂衣歸臥山中廬山中臥今幾載鶴髮童顏屢
聲在十書五疏招不回九重虛席空相待北來頽
利西羌湖爭問司徒今有無乃知繫國輕重者不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上

詩歌

三

二百五

獨廟堂公與孤
周司徒真丈夫

繫舟山

明右布政 祝顥 昌平人

滔滔洪水溺人寰聖德神功力濟艱不信當年昏
墊險請看雲際繫舟山

太原春日郊行

明按察使 楊基 蘇州人

屐齒車輪更馬蹄綠莎隨處踏成溪無人為惜閑
花落有暇來聽好鳥啼步屣愛沿流水曲襟懷高
興與衆山齊詩成誰復吹
簫和却向藤蘿石上題

太原聞警

明喬世寧

太原烽火照中原何事諸軍守鴈門終夜聞笳獨
洒淚平生說劔口空言難堪清嘯臨邊月坐遣風
塵淨塞垣人道漢皇新
好武洗兵今擬到河源

曉渡汾水將赴晉祠

告成

明巡撫 巡按

蘇

福 漢列

簫鼓渡方舟 旌旗夾岸秋
桐葉飄宮井 蘋花薦酒旣

浮山明汾曲 曉雲白晉祠
願言崇報祀 不是重遊

晉祠曉望

前人

四圍蒼翠倚秋空 霞彩藻日溪亭先散稻花風
原說晉宮謾擬鏡湖乞 賀監願祈豐歲萬方同

烟光曙色通池水 欲搖蕩摩娑金石珍 唐帖指點川

太原懷古

前人

獨上山城思寂寥 英雄民竈驚馬空 留義士橋去雨蕭蕭 堪憐此地多離亂 莫向明時負酒瓢

千古恨難銷 鳴蛙尚產居齊洞 僧歸雲冉冉 漢宮人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上

詩歌

古

三頁六

蒙山曉月

明 吳 啟

烟寺鐘聲出薜蘿 一鈎偏淡風露曉 來寒更多 見碧堯義清 虛意象此 中識誰解愁人夜氣歌

殘月掛天河 乾坤明處影 樹色漸看青 掩映山形微

晉溪流水

明 李 斌

兩岸青山映碧流 依稀無際潤及田疇 屢有秋核四時遊 豪吟我亦曾來此 弄月閉披紫綺裘

風景似瀛洲 光浮河漢渾地引泉源 千里去人携 殺

王大參德華約遊晉祠二首

明文 端公

周

經 邑人

山鍾淑氣水通靈 廟祀頃綠危峯挺 出四時青奇好入錦 我欲尋源問難老 可能一

憑誰肖女形 剏澤流分千松樾材美 還資用礪磨 機

昔年曾此駐吟鞭
草樹烟波入望妍
老去尚能矜
異鏢歸來偏是愛
林泉况同梓里
良朋賞更羨
薇垣故吏賢
絃管雖離催
客醉都將好景入詩聯

謁唐叔虞祠

前人

宗姓當時豈剪桐
有元碑石獨穹窿
却憐廟貌衣冠古
不與靈源祭享同
德澤詎無霑
晉土儉勤亦必守
堯封夕陽老木寒
鴉集都入行人感慨中

登映月樓

前人

喜同佳客作佳遊
謁罷神祠更上樓
千里河山清氣萃
萬區禾稻綠雲稠
共憐疏傳能長醉
不謂靈均尚貯愁
老眼摩娑東北望
長安何在白雲浮

題天龍洞

前人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上

詩歌

五

四百

山靈扶我看瑰竒
直上崇巔拂古碑
雲影低遮黃石洞
泉聲清遶白龍祠
隋朝寺紀開皇歲
齊王宮有避暑基
吟倚曲欄生慨嘆
悠悠塵世幾興衰

寄于內泉曲莊

明徵君

文徵明

長洲人

五原南下勢迴環
汾晉風烟萃此間
見說名園依綠水
還聞別墅占青山
春風把酒隨花落
日憑欄任鳥還
蔭茂濯清幽興足
儘輸高士百年閒

汾河晚渡

明侍郎

張頤

邑人

山啣落日千林紫
渡口歸人簇如蟬
中流軋軋聲清沙
際紛紛鴈行起
遙憶橫汾遊幸秋
當時意氣誰能儔
樓船簫鼓今何在
紅蓼年年下白鷗

士堂怪栢

前人

昔御祠前生怪栢蛟舞龍蟠勢呀赫濃陰匝地奠
四時曲幹凌霜纜數尺露重風生翠葉香服之不
老凋三光願採芳姿和
玉液元旦獻壽如長楊

岫巒紅葉

前人

嵯峨萬仞峯巒紫勢聳層霄去天咫尺山僧持錫入
州霞啼鳥燕歌四邊起商飈一夕生長空霜染楓
林處處紅粧點秋容賴
青女不教人恨五更風

天門積雪

前人

天門雪花大於手歲歲陰崖儼如舊素屏蠹蠹插
晴空白雲點點藏崑岫朝來眺望闌干西寒光燦
燦青天低憑誰散去洗
炎瘴坐令六月風淒淒

烈石寒泉

前人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上

詩歌

六

三三頁五

丹崖列處清泉吐灑灑波光瀉汾潄濯纓應不羨
滄浪飲犢何須念巢父漑我民田萬頃餘秋來塲
圃皆山儲不似西湖湖
畔水爲人歲歲澆芙蓉

蒙山曉月

前人

啣嗉雞聲天漸曉山嶺巍峩殘月小寒光旋逐曙
光微桂影潛隨人影杳露落風清角韻頻輸蹄多
少走紅塵堪嗟道上利
名客寧識窓前飽睡人

古城夕照

前人

晉陽自古稱佳麗舞榭歌樓絃管脆繁華富貴一
朝空獨有斜陽在天際淡煙衰草殘霞中離離禾
黍生故宮牧童下山香
逕靜白楊無數號西風

晉祠源泉

前人

寒聲千載居民仰靈澤小小渠平古毀涼西風十里稻花香剪桐遺事今猶昨血食如何祀女郎

澹園歌

明參政龍膺 武陵人

我聞太行之西山水奇雲屏萬疊涵清漪夏屋天池鬱相望長松喬木如蟠螭我愛王家好兄弟家世太原古華裔從烏衣名不殊御史青箱美相濟墨妙曾傳輞水圖風清金數蘭亭禊別業城隅字澹園澹然市遠無塵喧星漢熒熒挂簷壁芝蘭習習環樞軒片片芙蓉青萃嶺南高孤秀突如筆洗頭玉女露乍溥晞髮丈人日初出瀑布晴飛百道泉發猊別澗流濺濺倒垂牛渚銀河水上接鷲嶺蔚藍天蜿 蜒長虹滴鍾乳翩躚立鶴來花塢劍戟嶺岫割紫雲鈞梯峭削凌天柱蒼檜龍鱗萬壑濤綠筠鳳煮千竿雨瑤草琪葩紫翠房桃紅李白春風揚石洞參差做臺榭牙籤歷亂堆縹緗細何如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上

詩歌

七

六百十

太乙然藜閣更有康公夢草塘丹嶂橫開恣遊目狎馴白鹿摩玄鵠恍驚風雨瀟湘製九疑又訝雲霞溟海移羣玉茲園主人神仙流縹緲五城十二樓恬淡全窺柱下指逍遙兼比滌園遊左挹瓊漿酌天姥右披寶笈招浮丘支策凌高望寥廓磊落胸中足丘壑豈如宗少文跼蹐朱絃響家山又豈如向子平覽覽芒鞋遍五岳有時憶弟看青雲寄言努力圖華勛瀾挽龍門成砥柱煌銷虎落清妖氛搖山撼岳對明命補天浴日垂令聞閣上麒麟須列畫山中猿鶴休移文試問岫嶼十二峯峙南極法夷金檢千年色誰氏之子副法墨省方使者一停車為訪朱陵洞裏鄴侯君洞門一片飛來石玲瓏疑是巨霧擘移置桃花谿上漁郎家看竹魚過子猷容因憶澹園花萼樓五臺月擁千山白

東谷庵

明宗室

朱奇澗

拍手鄰山喚得應秋山門戶冷如冰烹茶不用村家火洞裏龕中有佛燈

牛生書劍五陵遊顛顛當年已白頭
覆羽自憐無燕履傍人誰信有貂裘
身辭丹陛一千里夢斷瑤池十二樓
自擁布衾貪睡足太平輕莫話封侯
四壁荒簷兩項田鄰山傍水尚依然
自從北上三千字不覺西遼十五年
涇渭太分嫌我拙雄雌莫辨是誰賢
只今嘯咏蓬窓下遍誦南華秋水篇

秋日登通明閣

明布政 裴邦奇 聞喜人

乘秋登峻閣振袂出丹青
牛女呼應至烟霞靜可邀
紗窻飛宿霧翠幔捲涼飈
坐聽潮聲近回看雁影逢
青山明月上綠酒故人招
醉眼空銀漢狂擊荷洞簫
勝遊追庾亮仙侶得王喬
便欲騎黃鵠稟然謝市朝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上 詩歌

六 三百九人

晉陽夜雨二首

前人

孤館對疎鐙客懷轉寥廓
歌枕不成眠夜雨瀟瀟落
南國佳人杳西風別思深
不堪長夜裏蟋蟀雨中吟

晉陽城門閣武

明右布政 吳三樂 河南衛人

地迥絕紛華凭高望轉賒
山橫三晉出水抱五原
斜野戍聞寒角客愁入暮笳
向來懷古意倚劍一嗟長

聞警閱武

前人

秋日初喧金鼓聲朔風獵獵
晉陽城旌旗晴閃汾川水
雲鳥寒沉細柳營謀國丹
心須俊傑登壇白面媿儒
生可憐羽檄年年急拔劍
何人遂請纓

太原道中即事二首

明布政王世貞

盤陀十二驛，驛驛似西川。畢竟中無地，還疑內有天。居民同伏鼠，宿客傍樓鷲。不待蟬聲苦，秋霜自鬢邊。

不斷峯巒色，何由見晉陽。傍山兔三穴，入地鼠千倉。項為泉奔瘦，牙因棗熟黃。吾兒莫相笑，風俗古陶唐。

晉陽貢院試士

前人

萬古人文禹甸開，千山榘祀建章材。騰空雨挾龍門上，躡景風從馬邑來。彩筆祇應推晉問，黃金端不讓燕臺。共稱公子賢多客，卓犖誰當五士才。

秋夜從饒侍御登明遠樓

前人

黯澹千山暮，憑欄首重迴。虹爭汾水上，雲擁太行來。漸老驚元達，多艱急異才。今霄逢月色，須為編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上

詩歌

九

四百三

衣開

登晉陽南城樓

前人

高城飛閣頰，屏顏陡絕丹。梯手自攀四塞，西開秦道路。百盤中吐晉，河山雲邊兩觀扶。鷓尾天末諸峯出，鴈關能賦望鄉俱。莫問清尊好，趁羽書閑。

九日登鎮樓小宴

前人

晉陽風色更重陽，閣頰千巖萬木蒼。白鴈不傳南國信，黃花偏作後時香。衰顏倚帽難從落，獨客傳萸轉自傷。莫使牛山笑客在，一尊聊學少年狂。

送張比部募兵山西

前人

九月連峯愁太陰，徵兵六傳漢臣臨。軍中蕩子隨都尉，塞上孤兒備羽林。豹帳雲給師白羽，虎符星

傲散黃金從來三
豪傑投筆知君萬
里心

續五子篇

前人

明甫珊瑚瓊姿清芬
紫雖負循吏聲雅
名理餘事乃及詩
自此始
溢其齒二十典方州三十賜金
非中所喜魔來付禪關戰勝歸
亦用開皇軌貽君山林日朗曠

秋日同助甫秉

器賦桂子園

明布政

王道行

邑人

把菊東籬二妙過
倉史醉後那能和
慄暮愁多對君如
泛冰
移尊隨意坐巖阿病餘無復親
郢歌落木蕭疎秋興迥登臺襟
壺月永夜寒光上
薜蘿

賦麓陽公祖徒步禱雨輒應

前人

滌滌山川困靡寧
沉壁遂有羣龍吐
望年空自顛天庭不辭重藹趨
建瓴唐叔祠開千畝綠湘妃竹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上

詩歌

二十

登四百二十一

散九原清卽看農
霖後簑笠如雲戴
圃商
曉星

登通明閣

前人

我愛天仙駕玉龍
丹鼎北阪晴連儂
露躡高蹤凭欄無
棲輿瞋色侵人失
遠峯
琳宮千尺俯堯封中空烟裊飛
蓋松千里并汾卑下界九秋風

南臺經宰殺溝遇雪

前人

伐木丁丁日影疎
相失雪散諸天畫
士借蘧廬疑情莫
刃事直往誰當廣
額屠
猿吟虎嘯傍僧居雲穿兩峽行
不如南極老人迎杖屨西方大
問拋

北臺

前人

風伯常駭萬壑松
孤劍雲外天光失
濤聲爲我故從容霄中斗色侵
四峯暖日花燼常是雪寒潭龍

相餽且向堂頭山性宗

社中七子歌

前人

揚公齒尊將八旬日炷名香朝上真婆娑取醉而
 長春圍棋賭墅輸不嘆揮塵譚汝口津津自言呂
 祖常相親傲骨猶龍不可馴高賢眼底空無人昔
 宰花封意未申至今遺愛歌如新王公宛洛稱賢
 佐催科不擾民相賀解綬且茸林壑臥遺書親與
 兒孫課手跡古稀誠老大不愛傍人扶起坐山中
 同文逍遙過微醺竟日能無情臨洮太守清且賢
 可雲富貴歸故園自笑囊中無一錢興至操觚若
 湯泉七日清齋北斗前三時禮佛愛逃禪四十辭
 官三十年挑燈能作蠅頭箋佳辰坐上來嬋娟不
 飲偏能醉十千高帝子孫盡隆準三儁英英望愈
 允我愛梅亭髮猶鬢手拂朱絃調玉軫蚤馳芳譽
 霽膚敏語語烟霞鬱芝菌不惜餘金留客盡坐上
 公卿常滿引博得詩篇被欄楯蕭然一任諸郎晒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上

詩歌

三

卷之十四上

北門宗尉推正莊曾騎白馬獵長揚好施屢擲千
 金裝選勝為園如碎疆園中花鳥雜笙簧傳呼大
 吏開壺觴夜深顛倒著衣裳晚年好靜龍德藏優
 游吾黨殊清狂相與論文不可當菊溪公子滿溪
 菊至性渾如未雕璞將得初英釀酒熟興至葛巾
 常自漉寶馬金轡何还还青樓醉擁湖姬宿白眼
 時人太反覆心事青天有電日得爾楚然在窮谷
 相勸歲致千秋祝王生蚤放南山耕學書學劍俱
 無成三乘九轉紛相爭仙源祖意那能明任宦無
 論公與卿文章何用身後名歌舞沉冥非我情獨
 坐空林絕晨聲杯中有酒且須傾鏡裏隨他白髮
 生叨從七子金蘭盟搔首狂吟指太清

兵後趙莊卽事二首

明同知 霍

鵬 邑人

落日孤村人尚逃亂山猶擬閃旌旄間闕到處無
 完屋營壘經旬有燼蒿殘菊露涵花涕淚寒林風
 起樹悲號我來不見農桑侶寂寞空堂首重搔
 戎馬功歸膽正消不堪落木更蕭條近村破喪惟

聞嬰遠路逃公未見招城郭日傳繼版樂更晉夜
報起徵符使君痛此頻揮淚已有飛車達聖朝

晉陽宮四首

明按察使李維楨京山人

荻楚苦唐柱質桐孤城無恙倚公官佩弦人已投
縲死保障偏歸尹鐸官
甲仗并州自古雄收將沒口實新官人間寡婦女
山配大半軍功是女功
無愁天子樂如何十二朱樓別院多一曲琵琶彈
不盡晉州城破敵軍過
尾作神皇鹿作兒傾城傾國禍相隨採將宮女長
蛾綠一代風流此一時

晉水

前人

水可亾人國那知國自傾片言能樹敵三版得完
城陳迹流波迅高原戰壘平田家春賽罷萬畝樂
香 抗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上

詩歌

三

四百七十九

唐叔祠

前人

少小能開國勲名豈偶然帝從娠名子叔以大稱
賢唐誥堯書後虞文舜典前疆臨戎索迥星紀實
沈遷剪葉王無戲歸禾史有篇九宗收衆望五正
肅官聯分物庸昭德仁親不尙年龍山標重鎮汾
水帶長川敬晉承家遠匡周卜曆延一丘平宿草
四壁鎖寒煙夏服誰餘裔參墟自舊躔飛梁歌壘
石懸甕墜層巖何所來神女荒祠若剝員鐘追姑
沈蠡鼓搯密須咽蟋蟀秋聲苦閭闔野性便產蛙
城屢徙射兕地空傳雜樹遲曦景涼堂沸檻泉羈
遊疎契集勝處獨畱連結紉峯安在臺駘澤已滇
籍談猶忘祖往事轉難詮

夏日登樓

明知縣

梁之垣

蓬萊人

饒我登樓興花開
危鳥語花陰禱泉

召賞朝雨山青繞座州柳綠浮
聲竹徑遲階歸小川晚榮客有

蘇

郊行

前人

詢災來僻野寥落
嘆殘氓屋向山腰
結田從河渚
耕繞車看菜色授
粢薦蒲羹貶食慚
荒政呼天痛
情

遊岫巖寺

前人

躡籓登岫嶺仙凡
一徑分岩松籠晚
照院塔駁闌
雲對月禪心見因
風梵語聞息機何
處問無計出
氛塵

登通明閣

前人

一陟危樓眼界寬
空天踴盼縱遙觀
簾籠飛霧晴
圖靄窻納行雲曉
溢寒坐對松巔馴
宿鶴靜聞簷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上 詩歌

三 三百〇二

底度笙鸞凭欄欲
問鄉
關地蓬嶠烟波望
渺漫

中秋靖安府步韻

前人

地近金天爽氣清
西園坐對月華明
光合瓊宇侵
珠箔影帶銀河轉
玉衡盛會喜逢蟾
魄滿清時豈
許墓妖生開樽幸
浴梁
園寵自媿才疎賦
未成

蠶婦

前人

寒夜起披裳終宵
撫葉筐繅成苦
絳織羅綺為誰
悵

邊吟

前人

寒山樹杪吼陰風
馬怯冰崖路不通
日暮柴門歸
未得回頭烽火隔
岩紅

酬樊侍御文叔

明山人 謝 縻 僑寓

論兵何日定憂國此心同節鉞長吟裏
中天留三級疏人避兩都馳莫道征夫
醉扶桑欲

登通明閣懷張子畏

明呂陽

高閣閒登眺秋光入望賒兼葭含露冷
鴻鴈逐風斜極浦生新漲晴嵐落晚霞
憑欄憶張翰千里寄

王侍御東巡還朝二首

明巡鹽邢侗臨邑人

白簡牙璋東按齊彩雲繚繞傍帷低
山亭鳥下吏朝散憲府人聞烏夜帝
豸服獨臨秦觀上鷺輶行度太行西
馬坊曾觀旌旗色盤薦琅玕爵進犀
飛來羽檄自扶桑坐擁麾幢海不揚
馳馬片雲開藉雪烏臺孤月冷清霜
露章歲晚依東岱襍被天寒治北裝
謾道世途多九折使君原不學王陽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上

詩歌

三

登四夏

汾河晚渡集古

明夏宏

馬蹏空踏幾年塵胡宿此地還成要路津
一曲滄浪桃葉渡方可作滿湖青草鴈聲春
盧九南去北來人自老五牧之水禽沙鳥日相親
沈如

土堂恠栢集古

前人

洞門高閣靄餘暉維古栢參天四十圍
鶴驚風翻雪墮光灑大蒼龍挾雨帶雲飛
五逢年多物化根株別翠嘉祐谷變陵遷
世事非王初聖主只今資大用蕭蕭廟堂
柱石肯相違周未定

立春過石嶺關

明巡按姜潤身膠州人

塞鴻昨夜自南來野渚空林凍色開沙
暖又將生碧草廡殘猶未見黃梅亂山
入望家千

春酒一杯暫把鄉心付
流水誤疑西晉是東萊

過石嶺關

明巡撫魏允貞南樂人

場來早擬拂衣還閱歲仍過石嶺關
白髮逢秋看更短朱衣向客媿投閒
金銀海內方生色戎馬中朝未破顏
迂謬自知無寸補虛將封事動朝班

前題

明楊維嶽

暫移旌節駐邊城驅馬中宵尚北征
月照石關寒有色鴉歸驛柳夜無聲
干戈楚蜀憂方原怨未平獨使此方安
枕席中丞白髮為蒼生

晉府晏二首

明晉王朱敏惇

盟府圭璋舊尊賢帶礪長親親同魯衛
表表憶龔黃堂僻栖雲履梅肥伴雪香
保民如不負尊酒蒼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上 詩歌

三五

澄四百七

家皇

小宛虛前席良宵接上游有人裁雪調
無客不風流陽氣舒桐葉息光借冕旒
庾公佳句在鏘遜獨相酬

登永祚塔四首

明李溥

三晉樓城頰首着一聲長嘯倚欄干
振衣絕頂青雲濕酌酒危峯白日寒
轟轟蒼龍擎宇氣發林巒我來欲把
星辰摘到此方知世界寬王毀珠官
景最嘉閒雲片片擁曇花盪摩形勝
干山外吞吐烟波萬里賒坐起乍驚
居日角與來疑是在天涯若於世網
無羈累何用遠乘上海槎凭虛四望
獨徘徊此日登臨亦壯哉雨過春容
橫翠岫烟迷曉色繞蒼苔地連斗極
摩天杉入望來山氣豐隆呈瑞蚤蛟
騰鳳翥緝宇參差接翠微更奇兩塔
直巍巍數聲啼鳥來何處幾片飛花
點客衣嵐氣氤氳口噴霞光帶映禪
身一臨勝槩塵心遠盡口噴霞光帶
月歸

按楚選曲

明 蕭 昆 存

使君攬轡禁江涓咫尺鳴珂上玉墀執法光懸心
是鏡隨車春滿口為碑瓜期霖雨三年澤棠影滿
湘百世思廟廟即今需
異等佇看台鼎重清時

王府賞給應教

明府尹 萬 白 約 邑人

一枝何事只飛揚因透春光傍檻長玉笋頻對分
雪酒瑤臺滿坐點銀粧固知星聚人同昔何若風
流客在梁倚馬慚從歌
郢曲歸鑪尚爾帶餘香

汾河魚

長短句

明 謝 肅

汾河魚人不識魚躍魚潛魚自得未逐雲雷飛上
天水濶波長渺無迹寧知公子江南來聽客劍歌
聲正悲即拍釣竿臨沮洳掣得鯉魚長尺許碎魚
為羹其且鮮神物儘可收饒涎嗟爾魚乎胡不掉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上

詩歌

三

四百三

尾而遠逝金卒乃為香餌製人生出處宜慎諸君
不見汾河魚

天台

明 韓 士 元

所云仙家事長生且久祝雖是脫塵凡決無兩天
地日月與四時斷斷不可易山中甫半載人間已
七世特可兒童誑難逃君子議又道觀仙奕一局
爛柯墜瞬息人物換倏忽滄海易如斯度景光神
仙不足貴

題晉祠

明 督 學 文 翔 鳳 三水人

太白風流吟碧玉獨憐潭水翠娥清我來月共良
霄坐何處琴從曲澗鳴山鳥解詩頻向語波光愛
客故相迎夢朝歸去楊
花戀片片真隨馬足輕

除日再觀晉源二首

前 人

魚羊羹全須
結緇抱雲迴
溪枕清箴耳
詩觴曲迭
杯鼻穿泉木
决荷卷浪花
開向道飛梁
好交陰影
未催

夏旱

明知縣 錢文蔚 邑人

亢旱經時久
何曾見麥花
火雲常在眼
饑雀不離
家正念閭閻
苦何當賦役
加朱門誰氏
子五月已

小至

前 人

暮景窮途空
此身眼看時
事暗傷神可
憐日晷道
南至依舊星
一躔拱北辰
脉脉水泉將
解凍欣欣梅
蕊欲迎春山
也知天地無
終否料理誰
能起古人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上

詩歌

三

四百

竹愬

前 人

昔有郭橐駝
種樹得其理
一植不復搖
物性安所
止暢茂無反
春姓名載書
史錢生薄福
子紛謬多
人鄙繫余油
一枝秀托根
亦靜只初移
爲益窄再移
嫌偏倚二三
以欲就中命
脉懸十指泣
懇賤場師有
死而
已矣

除夕

前 人

少小讀遺編
但盈虛有至
理日惟天地
人緊誰能外
此今夕一生
下盡浮生何
爲爾三男俱
未成四壁真
如洗風燭不
暫停河清難
可俟咄嗟勿
咄嗟流行
而坎止

田家

明侍郎 李成名 邑人

辛苦是田家
今年恨轉奢
天高從望雨
歲稔更
沙已見苗地
口死何當賦
文加追呼如
火

荷

擬古

前人

司馬傳貨殖魯
因古風日寥絕
要津笑至勝牙
利無朋親寧暇
利如石季倫貪

褒論錢神富貴雖可欲利害實相
末俗竟沉淪趨利工壟斷嗜進營
僧乞來驕婦人俱假伯夷貌已傳
華屋含羞擁朱輪侈豪誇僕從攘
恤人怒兼不畏鬼嗔試看孫叔敖
人還自賊古訓宜書紳

雨中聞鴈

明廵撫 王元雅 邑人

濛濛春日雨一
長啣蘆依塞北
梁稻

鴈自隨陽雲外聲疑斷風中韻更
刷羽憶瀟湘真舉宜煙水生涯豈

孟冬

前人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上

詩歌

天

二百五

尊開蔣詡徑絃
霜人情方險薄
狂楚

奏伯牙堂堦草遲寒月籬花澹蚤
世事任雌黃莫下憂時淚長歌學

秋日集黃華苑

前人

一叢新菊倚欄
作客幾回能在

杆碧葉金英闌早寒每到花時常
故園看

純陽宮

明晉王 朱求桂

最 賒
霽塵不到處碧
沙古松邀月隱

洞可棲霞白鶴時臨水蒼猿獨臥
修竹弄風斜閒共山人語清幽興

古城夕照

前人

極目寒烟起城
花古堞連晴漢

頭噪暮鴉霞明林外水風落岸邊
長橋帶夕沙紛紛羈旅客岐路空

家

蒙山曉月

前人

高山藏宿霧林
低疎鐘尤隱隱

鳥尚卑棲雲淡星將沒
風輕月已秋草正萋萋
試叩遠公法門前
邱

嶮嶮紅葉

前人

迢迢層巒上招
紅俯仰天光迥

提古木中山空雲更白
秋盡葉俱盤旋樹色同
欲求無上訣一訊梵

官王

汾河晚渡

前人

平野殘霞歛長
稀水氣秋澄寺

空一鴈飛野航人雜沓
沙岸柳依山雲靜掩扉
客途真擾擾應羨老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上

詩歌

无

三百三十五

僧歸

成晉驛初秋

蘇惟霖

江陵人

日暮風打窓
颼沁呼兒添夾衣
受盡四面響松

颼如雷震飽食步前除
寒威肌骨不敢出門徑
晚山送翠來端看清
濤就床擁新緼回首小
龍湖揮汗南人十人九
不信

晉邸熙景園

前人

酌酒東平日朔
筵飽叩無生說

風吹暮天梅香七寶座
雪舞六花還參有底
泫風流誰得似前劫
是

蓮青

天門關

前人

天門關裏錦屏
欲墮野花倒挂

分削壁參天亂斗文
惟石斜飛全暗來薰
灣灣泉響非關雨
曲曲

封不借雲千里登臨遊
頗倦到來忽覺眼畔醜

關中

前人

畫樓泣角振長廊簡是當年舊戰場
心傷嘔來蟾露滴桐風驚處桂花香
縱橫壁壘君誠苦指顧旌旗我亦忙
形庭織網橫空素頗牧何人貢上方

十五夜同郭一陽方伯舉伯陽少叅明遠樓對

月二首

前人

高樓雨後晚涼多人在玻璃鏡裏過
一派甲光搖兔目三千壯士洗天河
眼看白帝分丹蕊欲倩洪崖奏碧波
此會何妨傾北海坐遲銀箭送歸娥
三五當天此最清况兼雨過倍生明
城頭暮角呼君出瓮裏朝霞共我情
為問珠宮清冷味翻成遊子短長聲
憑君莫話庾樓色簾外輕霜恐倒零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上

詩歌

辛

三百零一

四過晉祠

明知縣

宋

權

商丘人

一抹青山裏劃然別有天
淙鳴羣籟寂溪靜一魚懸
冬日涇春色山民習水田
風塵徒自厭枕漱是年何

狄梁公祠

明知縣

范士楫

定興人

景梁墓隄羣松立古今
祠寒萬柳封止用赫靈誅
餐虎終留鐵胆擾雌龍
此香此火誰能毀而草而
花總可恭讀罷壁題興
歎息一碑百代屬吾宗

汾河晚渡

明靖安

朱新環

夕浪長風野色昏
烟汀渺渺隔江村
扁舟載月知何處
深夜漁歌斷客魂

土堂恠相

前人

石誰穿古佛堂參天孤柏鬱蒼蒼山雲飛去禪
關靜遠壑泉聲嗽夕陽

烈日寒泉

前人

山廻泉湧奮洪濤蛟室常陰絕岸高鳴憤祠前碑
剥落千春猶擁晉旌旄

古城夕照

前人

保障城邊對夕曛嗵聲聒聒夜猶聞荒臺歎瓦迷
秋草空谷黃昏鎖暮雲

蒙山曉日

前人

曙光初轉日微茫宿霧濛濛萬樹蒼古洞露寒瑤
草濕山人高臥照雲房

偶成二絕

明舉人 何時彥 邑人

楊柳風吹日已斜樓神掩上杳無家恍然有箇瑤
京路投至瑤京不見花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上

詩歌

三

四百四十一

鐘定夜深人獨坐雲開天近月初昇真機動盪弄
由我欲念消塵却勝僧

集崔仲升句

前人

生將歌嘯寄泉林日影花香靜不禁百歲功名惟
聽命一毫榮辱不關心鍾王有筆供神賞陶杜無
詩倩口吟轉首古今誰
是我此番科試不須尋

吊忠烈祠

國朝巡撫 劉弘遇 遼東人

數楹高矗齊雲立畫棟翬飛光熠熠登堂惟見姓
名存正氣猶生真堪挹干戈當日雲中起勢若狂
瀾莫可止諸君俠骨砥中流文武同心堅自矢賊
令傳來好諭降裂眦碎齒血盈腔寧甘刀鋸心無
二節義如山不可損孤城力竭勢難支猶整殘陣
待六師捷書未報身先殞九原何處雪餘悲張許
南雷諸豪傑同時殉難皆全節泉啣罵賊不絕聲
今昔忠貞同一轍寒煙幾處淡州府觸目汾河不

盡流至今氛靖中原定
報主丹心萬古留

前題

國朝樵官 王孕祚 文安人

雲中十萬起妖氛
晉地山河白日昏
四方牛犢化
刀劍千里原平
列陣雲陣雲
鞞鼓震天鳴
大邑小
邑無堅城邊關
戍卒奮臂起
群引小醜
軟血盟成
卒小醜偏袒呼
道將率爾為
所俘丈夫一
身誓許
國忍令名節委
於塗太原兵
巡氣食牛投
鞭欲斷
滹沱流原平壯
烈神鬼泣
千秋再見嚴
江州南風
不競北風強
平水河西望
風降共看百
姓靡如草
誰憐長吏勁如
剛長吏報國
軀命薄照眼
并刀霜
錯落死孝死忠
臣子誼豈為
垂名圖麟閣
天威
赫怒海甸均特
簡中丞蕩醜
倫生者存恤
死者安
痛念諸公作游
魂爰命匠石
鳩土木為祠
以祭妥
爾神爾神和豫
悅且康黍稷
明德並馨香
我來俯
伏拜祠下欽公
英節凜冰霜
嗚呼山可泐
兮石可
竭諸公正氣揭
日月誰云聲
教百世風直
與天地
長不
滅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上

詩歌

三

五百六

贈傅青主

國朝學士 朱之俊 汾陽人

雲客不慣城市步
要入千峰萬峰位
嘯聲散作瀟
林風鶴語時墮
青山路乘輿偶
來汾山側葦壺
懷
刺人爭識一見
開襟勝所聞樽
前頓長青松色
星
冠鶴氅何歲始
云經離亂才爾
爾書著一部晉
春
秋詩紀三年新
甲子滿腔肝胆
不盡吐霜夕
峨成
月卓午兒問題
詩贈阿誰太原
高士傅青主

甲申寇亂太原陷
毋殉投園亭井中
不肖度捨
為招提建風木軒
祠焉偶過感賦

國朝通政 裴希度 邑人

山嵐滴翠水潺湲
流到迴腸幾曲灣
義訓忽悲機
織斷舞衣空使
淚痕斑彈冠漫
奏憂時賦解組
終

期對月朗且聽關黎空色話一聲清磬白雲間
承恩門外鼓聲頻雄雉無靈封豕屯化碧丹心燹
腐草燼灰赤社委寒湮衣冠半作清流客棘木空
餘暮夜燐每過林臯魂欲黯鳥啼花謝幾沉淪
杖策徐來禮佛陀故園風景竟如何穿林月色逼
幽夢曲徑蒼苔映碧波閣上芳名垂奕葉井中環
珮勝鳴珂魚王已示西來意幸得姜舟渡彼河

崇善寺

前人

迦和輕動草離離解帶留連共阿誰豈有金龍能
變日應無鐵鳳得鳴時沙門化佛成先覺火宅燒
人自不知梵放寂寥松樹下停車閑看舊朝碑

過方山

國朝知府邊大綬任丘人

三十年來歲月虛偶因烽火過禪廬白雲不斷人
行路消受松風一夜餘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上

詩歌

三

四百六十二

秋日遊石堂

國朝拔貢崔嗣達邑人

越奔披叢見洞天為求靜界學逃禪共將老眼看
紅葉獨喜秋懷對碧泉斷壁絕鄰僧自主寒鐙入
夜客無眠支離笑我吟難就坐望星河影漸偏

擬古二首

國朝知縣趙瑾邑人

我慕鄭子真抱道耕深谷天子不得臣身與道俱
寂名雖震京師跡自親麋鹿高風遍四海至今有
餘馥咄彼塵囂事擾擾多倚伏罕失在寡求知足
無顛覆白龍不化魚漁安中其目游子歸去來山
中友松菊

昔日漢武帝深居慕神仙金人清露裏玉女紫宮
前蒼蒲厭厭長服鸞鶴亦孤還至今茂陵草日暮空
辛辛

水之涯送別

國朝知縣張鳳者邑人

送若水之涯水涯結虛亭虛亭檻外水浩浩上有
開元古遺樹下有絳雪青青艸古樹娑娑隱琉璃
女郎殿裏如洲島燭花吐焰光瑪瑙殿南幾孔急
湍流破石飛鳴日難老此泉最愛堯花春桃花遊
女照水濱有如若耶溪邊促笑頰自從戊子美柳
燎坐月琵琶黃昏少祝鳩問我桐葉祠廟貌涼雲
橫蒺藜又問流水之東御製碑風雨瀟瀟勢欲歎
中有古龍愛護僅存之無端殿角突兀起洞高十
丈煙雲紫度支御風拾級登從容真是尙書履俯
瞰滄桑輒潦倒不如季鷹一杯好擎杯向我索茅
柴酒酣笑語脫形骸分付鷄火且遲遲相與醉青
山記酒借珍重虛亭水之涯

將典九官之咎繇

前人

未曾作士讀歐陽讀至求生窓月涼夜歎官書同
燭淚思臯先已拜神羊

讀史二首

國朝知縣 閻 昭 邑人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上

詩歌

三

五百三

淮陰初仕漢卑秩糜大賢蕭相不敢蔽汲引無牽
延愛國遂憐才千古風曄然匪慕知人哲當務知
所先大臣尊帝簡物色詳允員心計開天府廟謨
驚將權允矣元勳烈芳徽莫與前
英雄與日月功課不相謀大業君自勉韶光誰肯
留隻身寄江表蹉跎耐俗儔髀肉一再生能無哀
病愁種蔬記年譜結髦代兵籌少壯閑踰歲遲暮
爭幾秋帝降疑寂寞人事空逗遛卽無使君痛疇
應不
淚流

感興

國朝徵君 傅 山 邑人

毛義齷齪士養毋苦所需檄到自可喜無檄憂何
如願言騎龍馬寶刀弓矢俱旭旦入山林雉兔隨
手爰射熊取其掌割封從圓呼微行傍河水一簪
雙鯉魚日夕携來歸燒柱香中厨鮮羞饌金盤香
飯炊雕胡兒醜酌醪膠玉瓊加醪翻長跪獻北堂
千歲以承漿

七賢祠二首

前人

身隱文焉用山僧乃勸詩顧瞻七子貌蕭索五城
思古栢神壇暗秋陰天意悲此中題不得羞殺狂
夫為
老衲爾知否七人不盡賢鈞衡容逆賊紳笏媿香
煙獨有雙忠烈餘皆一節傳李公碑贊好斟酌京
當年

虹巢

前人

汾水初出峽遠心為小欄山花春暮艷柳雪夏初
寒細盞對僧盡孤雲旋自觀饑來催晚食苦菜綠
盤堆

堤行二首

前人

霜醉河灘草面頷西山一帶紫縈嵐道人冷性耽
秋艷紅樹看看幕小菴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上

詩歌

三

三百三

金蕊三稜紫芥蘇野荳黃菊粉蕊姑一張秋錦花
無賴帶水連堤五色鋪

晉源

馬思才

華州人

世遠桐封依舊泉遡流三晉借茲傳故城樓閣觀
殘夜傍水祠亭望曉天事業江河空自逝文章素
漢幾畱篇于今砥柱憑
誰問回首東風又一年

王使君墨莊二首

國朝中書

侯

璋

邑人

經濟文章在烟霞歲月深槐陰滋舊德雲影寫閑
心茂樹生蒼靄良禽送好音龍門知可溯載酒許
相尋
豈必窮丘壑家園興自賒曝書光繞霧洗硯墨飛
花對酒酬佳句臨風看落霞羲皇今可接坐臥樂
無涯

晉祠紀述四首

國朝陽和

曹

溶

嘉興人

青壁千尋下靈宮結構殊
州絲搖玉璫簾影拂珍
珠靜覺雲濤濶來欣騎從孤
日移冰簟冷消息近
蓬壺

無復祠宮守瑤壇任倚歌
松杉存社稷樵牧厭兵
戈傍席琉璃滑分風菡萏
多眼中賓客好作賦幾
回過

別殿慈顏啟明禋卽澗
繁展親周典重備物漢儀
存環珮參仙仗龍蛇夾畫
幡邦人懷聖澤滋漑滿
郊原

上有吹笙宅崔嵬少四鄰
得眠非逆旅此外卽風
塵藥蔓穿窓滿胎禽驚露
新玉泓清照裏匡坐說
天真

書院槐風
國朝廩生 陳明德 邑人

獨對軒前樹悠然有遠思
輕風吹老幹斜月掛高
枝不擾纖塵處能清萬慮
時靜中觀自得堪與物
皆知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上 詩歌 三 三

城頭山黛 前人

彌望峰巒接迴環十二樓
晴嵐天半洗爽氣座中
收遠岫橫千雉修蛾淡一
鈞青光憑挹取長自在
雙眸

偶成 國朝布衣 傅 眉 邑人

駿馬不駕車快刀不割泥
駕車逸足蹇割泥利刃
虧丈夫不自練坐視精力
微夢寐尙推遷物化其
誰咎

偶題 國朝教諭 王志正 邑人

梧桐恥隨桃李飛鳳凰羞
共鸚鵡語陶潛有腰董
宣頊餘者紛紛盡兒女
黃鍾無色瓦缶鳴盜跡
伯夷俱不平且向沙村
葺茅舍一鞭牛背聽流鶯

晉陽學舍除夕

田朝廉生

李方花

曲沃人

裁到頻年人
晉陽地忽驚歲欲新
寒梅開漸綻爆竹響何
頻千
里哥同第一宵
冬復春莫辭今夜酒
又是一

鎮遠門月城吊畢將軍文

前人

聞說將軍真義士
我來祠下吊孤忠
可憐故趾成平地
惟覺英靈滿太空
浩氣當年依北闕
貞魂此日泣西風
欲尋斷碣知何處
淚洒月城瓦礫中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上

詩歌

七

二百三十六

謝賦

戴夢熊曰古者登高作賦其號博雅此非離虫篆刻所能小之也山右代有鴻材如王無功之賦北山薛文清之賦黃河劉敏寬之賦鹽池王二彌之賦商霖率皆纒纒數千百言藻采繽紛詞義典確誠三晉人文之雄哉今觀并州諸作雖非盡出陽邑名公之手然事繫於地蓋亦有取焉耳志辭賦

冀州賦

漢太史 班彪

夫何事於冀州聊托公以遊居歷九州而觀風亦哲人之所娛望常山之峩峩登北嶽而高遊建封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上

辭賦

三

四百一

壇於岱宗瘞法玉於此丘徧五岳與四瀆觀滄海以周流

進鐵鏡賦

唐 喬琳

晉人用鏡兮從革無方其或五金同鑄百鍊為鋼離鑄而雲龍動色磨瑩而冰雪生光爛成形于寶鏡期將達於明王故有徹侯居守方物底貢擇使而天星共飛登車而月輪相送妍媸之鑒已久肝胆願呈者衆鏡之既明星衢是亨繼照三斗共霽疑輝四海俱清鑑人無私知道以虛受處已不厚見心乎砥平若乃宇宙清朗提携偃仰旁觀而山澤入懷俯視而雲霄在掌雖因時而委照亦候物以呈象圓規可轉處順之物攸光勁質無虧持盈之道彌張墨客因進而歌曰金之精兮衆寶所參鏡之明兮羣象所含清平瑩兮氛埃不雜明至察兮醜類相慚幸秦臺之一鑒與飛鵠而圖南

汾水新船賦

唐 徐彥伯

於行輒乃乘素秋鏡清流假道於河北息肩於吳
幸因去彼以取此遂捨車而造舟革故鼎新裁規
制通子房之妙略運弘羊之潛計測淺深之量
將載沉而載浮陳去就之宜則既濟而未濟宜夫
席旣錦纜蘭橈桂檝不目而成嘉謨名叶蒲具固
設寧勞漁子之家財用無虧不奪農人之業水之
積也厚船之動也捷迴羽益驚識波上之雙鳧倏
忽孤飛見天邊之一葉伊負重以致遠非印否而
人涉及夫安卑委順外靜中虛混泥沙而閉矣象
智者之居諸逐便乘流排難觸物泛波濤之不拙
壯勇者之拂鬱船之時義吉無不利向之爲材也
標挺特之材今之爲器也作殊常之器若往若來
無顛無躓淫奢自戒厭殷帝之酒池遊戲無虞取
丹朱之陸地鷁首翩然魚鱗北川映汾陰之寶鼎
參漢武之樓船常秋風之摧楫候明月以扣舷載
稟儲而奉國達方物以朝天可以通河渭可以溯
涇灑斯暫勞而永逸將冠古而爭先且知君子敏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上

辭賦

三

三五五

作務於遠大美利亟行莫不繫賴厥聲載路賡歌
濟巨川之功史不絕書考課獲疇庸之最別有荷
爲衣兮蕙爲帶鼓輕柁兮張翠蓋杳眇煙波之未
夷猶區域之外願一涉於龍門接神僊之嘉會

拱辰樓賦 有序

明督學 陳 棊 鄂陵 人

晉陽城之中有譙樓嶢峩宏闊高入雲表古譙譙
通採木結構爲之故曰譙焉樓重物也高明觀遠
樓之北面舊榜拱辰者以官斯
士者每有思君戀闕之懷乎丙辰歲清和旣望月
哉生魄大司馬中丞麓泉王翁以節鉞督撫之暇
率藩臬闔司開讌茲樓余寫同席忠赤之懷僭庸
佔畢作斯賦焉賦曰瞻茲上之形勝兮擅名區曰
晉陽舜分州爲并冀兮周建國而爲唐起雄樓之
巖巖兮奠闔闔之中央右遠矚乎大河兮左平挹
乎太行上摩青蒼於寥廓兮下壓坤厚之無疆浮
榱走拱兮層檻脩枅鈞心抱角兮繡棟雕椽列綺
疏而迥面兮簇葩井而曾懸既像九天之雲垂下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上

辭賦

甲

三百九十七

今尤類海邊碣石之鬼然齊晨霞以壘極兮攀倒
 景而凌煙北迎風而立觀兮壘秀出於中天屹對
 于節堂之下兮而迥闕於督撫之前時維首夏氣
 屬清和四民安堵千里謳歌紫山塵靜青海無波
 麓翁司馬栢堂主悅盃觥交至倚睥睨而遊觀登
 軒楹而遐視覩夫山翠四圍泉流雙洎岡阜蜿蜒
 以如席蔚桑麻而列幟東望則縵透蛇起伏北向
 阪泉是乃軒轅戰勝之跡入晉文之夢而開霸業
 之先千秋祠廟古栢寒煙南望互注霧走雲隨傍
 有叔虞唐君之祠剪桐封命瓜瓞靡隳西望則呂
 梁之山大禹所開危巖絕岫千仞崩崩洪流盪激
 聲振天墟殺孟門之波而稍息猶如千駕之雷車
 非賴九載之瓜績傷哉萬姓之為魚北望則石嶺
 之外九原之岡阡塚纍纍晉臣之良有句注之險
 阻陰館之途長界闕鴈門迤邐龍荒而翹首雲中
 之冥杳猶如

昔日群鵠之翱翔近望則汾流右遶而拖帶晉山
 西倚以張屏烈石巉岩寒泉鳴咽宛如竇大夫之
 遺靈而萬竈青烟千墉粉雉尚存尹君保障之形
 百姓時雍四表光被尤深仰乎堯世之咸寧栢臺
 主人逡巡降席周旋出戶步至北楹顧謂賓屬曰
 諸君之覽眺真有遙吟俯暢思古慨今與登臨送
 目者異矣試隨吾手所指極目於層漢之表翹首
 於五雲之際大有可仰觀者乎彼三殿雲連上摩
 蒼灑雙闕日麗傍峙金莖應紫垣之正位連瑤光
 與五繩乃聖人端拱時內苑兮西清願泰階之黃
 閨兮及勾陳太微之皆平攬捨頓落兮熒惑消明
 裏臣子輸忠之念兮借當時樓扁之嘉名薇省賓
 屬訪然一人趨而進曰人道貴兼乎忠孝彞倫同
 重乎君親聞有梁公卓哉偉人登太行之高嶺望
 白雲而思類余家近平河陽兮先廬在乎消濱離
 庭闈之四載兮尤馳想於斯晨所以登茲樓也南
 可望乎冢山北遙瞻乎帝國效子率而志願陳力
 感仁傑而亦動悽惻既切戀乎風辰之前亦懷念

摩石擊轂五方絡繹以躡涂萬壺所憑而轉粵河
東之鹽漢決神齋噫噫晶晶累累鱗鱗佐園泉於
九府通賈販於四隣又若上黨之壘入河之涘軋
札相聞噉喙是比絢藻火與山龍噉鱗鱗及鱗鯉
總興殖於塿區詎瞻瞻之能齒肆其陂塘滌漑漑
通原隰墾稼穡同名園繞獵盛園芬藂蔬則地藟
天花霜芹雪藕鱉蕨鳧葵晚菘早韭芋薤萋葑爰
象爰有行白玉於高門送青絲於織手穀則秬秠
糜芑楚蕤稻秠禾蘇荏菽一穗九莖植禱重穆如
坻如京可以實倉箱而穀士女供俎豆以庀粢盛
花則菡萏茶蘂姚黃魏紫芍藥薔薇金嬰玉藥蓓
蕾芳菲含香散藥蔽雲塢兮森森簇簇雕欄兮纍纍
木則槐檀樺栗檜栢椿松系榆柘檉杞柳桐楓參
天瀟雨蔓葑菁葱滋偃蹇連蜷之勢壯翬飛鳥華
之雄果有紫李黃柑細桃白棗常山之梨安邑之
棗馬乳稱猗氏之甘狸首羨太原之好俱足以數
責精英而發果菘之瑤宅如白獭冰鼠赤豹黃貍
履茸貉腋龍骨離翹玉芝雲母紫石黃耆亦莫不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上

辭賦

三

六音李

荷那是產以蕃動植之奇至於雉堞雲橫雄關斗
絕玉壘金湯困圍喘岫軍州地勢以若宇縣犬牙
而列鼎峙受降之城延亘防邊之埒魚符所統什
伍蟬聯戈鋌壓地鼓角匝天砢礮礮礮駢駢驥驥
象譯寄鞅之屬靡不震而警焉聿有朱邱黃犀續
紛匝匝橋駕飛虹臺邀明月表以晉陽之官祀以
汾陰之闕窮池館暨巖房清冷於不竭且也珠明
魏乘壁重秦城臺散伐山之穎圭呈拔樹之靈玉
馬璘璠而顯昇仙藤藜醕以旌誠此其著者餘物
難名進而求之光岳攸鍾文明鬱起人傑地靈儼
鐵續趾聲施鼎負之顏徽潤質管之泚爾乃摹馳
獨往秀擷羣芳行純金錫操凜冰霜既鶴鳴而鴻
漸亦虎變以龍翔越侷儻其魁嶷豈只尺與尋常
故語高曠則薇畱孤竹之風松掛一飄之月逃三
聘於甕池隱十經於越傲世兮枕流辭榮兮蒔
藥猶聞張果還山王喬跨鶴俱蟬蛻乎風塵而逍
遙於雲壑文章則賦綜史記法從洞林詩註明河
之錦賦術擲地之金中說較陳平名教素馳濬發

於靈襟蛛網燕泥指堂梁而振響落霞秋水度
騰以流音誰不照丹文而光綠牒穿月負以貫天
心其爲望也忠著程嬰義推張老智決輔車仁昭
結草勒叩在於相如崇折巾於有道六龍騰祁藪
之輝三鳳煥河東之表殆煜乎垂景耀於春秋而
秘然播餘馨於品藻也至若孤憤激大節援誓九
死重一言灑龍逢之血遊雉經之魂伏鉏麈之觸
甘豫讓之吞溫序啣鬚而抗劫呼延文體以酬息
凡此剛方之氣亦已翻溟海而撼崑崙更有應運
風雲爭光鼎呂交揚黼黻之華武奮勵勸之舉若
三卻佐軍若五蛇從旅若筴效和鄰若筆稱良史
若狼暉之突陣摧秦若羊舌之周知敖楚成斌斌
乎麟鳳之倚而洸洸乎干城之侶猶未也六卿旣
大三晉遂分噓以羸燼蒸以漢雲唐風之所被宋
德之所薰其間師師穆穆濟濟芸芸如信陵率五
國之師平原高十日之飲侯羸收臥內之符毛遂
脫囊中之穎趙奢解闕于之圍陳筮告華陽之警
行儀前席夫六王頗牧披鋒於四境斯亦畸矣孕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上

辭賦

聖

五十六百七十三

是雋采星馳雄飛電掣西京衛霍之軍功東晉裴
王之相業狄梁與薛史同標司馬泊王楊奩轍秉
燭達旦揭日月於無疆騎尾歸天壯河山於不蔑
繫何代乎無人亦何人之非傑又其盛也晉文復
國趙武爭盟韓昭脩術魏惠徵兵汾澗狐鬼之禱
落沙陀亞子之崢嶸當其時屬車秣馬斬藿披荆
叱咤則飄霆吹色指揮則參井無精莫不業業赫
赫碎碎轟轟夫非一世之雄哉然猶偏伯耳蓋嘗
覽輿地按冀方歷蒲坂溯平陽弔伊耆之休爨追
姚氏之烈光則見堯天永位舜日常熙四方以宅
七政以釐九州以奠百穀以宜五品以序三居以
夷八風以鬯六府以治封十有二州之鎮弘萬有
千載之基迄于今士尙謙恭民多醇古恍不識不
知之畔一讓畔讓居之度去華從儉則素題越席
之遺也憂深思遠其暑雨祁寒之故乎於臯哉唐
虞作對夏殷繼昌神臯臯躡躡乎蒼蒼雖巨鎮雖
都未敢望也而何
有於懸壤要荒



曲縣志藝文中

碑記

戴夢熊日記推柳州為最然多寫景咏物之作余嘗讀唐宋八大家於小記獨服柳州柳州蓋晉產也大鹵山右首都吏於斯生且長於斯類多金石鴻詞其皆聞柳州而興起者乎採而錄之真足不朽矣志碑記

并州新修廟學記

宋知并州 魏國公 韓琦 相州人

三才各有主四時大運主於天萬物大生主於地人倫大化主於夫子曰於道何主曰主其中者也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中

碑記

一

云五百一

然天地之主或不能常焉而吾夫子之主雖終天
地而不變也凡為人君為人臣為人子者能勉而
及吾天子之主則其國治焉其家保焉其身安焉
雖天地之主有時而疾罔無預乎吾家所及然則
人之道孰先於吾主哉有天下國家者不可不知其
本乎先儒稱夫子者多矣獨杜牧之謂自古稱夫
子之德莫如孟子稱夫子之尊莫如韓吏部蓋言
堯舜莫賢其德而社稷莫如其尊誠哉後之學者
雖欲極言而增大之又孰加焉唯郡縣首長得施
其教者能興學以恢其德崇廟以稱其尊斯可以
達其本者也太平興國四年太宗皇帝平偽劉一
天下壞太原古城徙州榆次又三年後遷於唐明
當時經始者乘用武之後慮不及遠不知并據都
會異日為一道之本凡城隍官府門戶衢陌之制
一從苟簡不中程度視夫子之廟左為不急置城
之東南隅體陋而廟僅有祠所景祐中康靖李公
若谷首即廟建學得賜田瞻學徒而人始樂教慶
曆初文烈明公鎬又建禮堂於夫子之殿北而



有宗然昔因仍故地愈隔臨其後主負意
至坊東四序所圖諸弟子室而處之二時釋奠三
獻從祀官與學生執事者不能徧列於庭半立廟
門之外皇祐五年春某忝被州寄受署來謁知於
禮之賈而未皇改作始奏隰州司戶叅軍牛景充
教授以專學職明年秋大穰民安事簡於是馳使
東魯得仙源廟圖像冠服之實買民廟比地命崇
儀使并代州營內兵馬鈔轄張俱古侍禁兵馬監
押王守恩集工視役徹其舊而一新之然後廣殿
以隆諸大儒或像而侍或圖而列次序於堂廡之
間煥然大備復徙廟東州兵之居以置學南書樓
北講堂東西齋舍廟學異門又設射侯於廟學之
間以肅男子之習至於起居飲食之事必嚴其所
俾稱是焉自始事底訖功凡度材治基逮塗茨丹
畫之細一須官用無及民者夫廟學之新其於為
治之道竊有志達其本者而諸生其達學之本乎
節公齋萃公書潔公食日授經月課文味其教者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中

碑記

二

二十六百四十一

苟曰此欲吾藝之精取進士科富且貴而已意如
是則吾學乃教人竊祿之地非有望於諸生也夫
精藝而求仕末也得仕而行道本也然不由其末
則不得施其本故由末而仕其末不可用而本或
不存焉非竊祿何哉且晉之俗陶唐氏之俗也吾
夫子之道二帝三王之道也豈習俗之易而習道
之難哉蓋習俗易者其法傳習道難者其學廢今
學與矣處吾學者其務外勤於藝而內志於道一
且由茲而仕也則思以其道為陶唐氏之臣心陶
唐乎其君心陶唐乎其民能如是吾始謂之達其
本至和元年
年月日記

府學文廟記

金翰林修撰 趙風

自虞夏殷周設國學之法以養天下士取以備百
執事之選故能宰相治功漢魏以降學校事興而
名士輩出然則取士雖不一塗而學校得人為多
故天下不可一日無學校也信以太原自周秦臨

唐以來控扼西北皆為千里鎮分虎符者則昔修廟
壁飾戈矛以捍患禦侮為事何暇議學校乎我皇
朝應天順人蕩海平嶽敷燭窮奧威鎮荒遐六七
十年間無大吠之警今之太原遂為內地府舊有
學離兵革之後蕩毀無餘至天會九年耶律公資
讓來帥是邦嘆館弗修但取故宮舍餘材以成之
正隆初完顏宗憲為尹稍加繕完大定丙午張公
子衍為亞尹楊公伯元為漕貳二公以殿宇卑隘
立建賢堂於兩廡間制度蓋未廣也聖上嗣服大
政宗儒尚文明昌二年以前中都路都轉運使張
公大節出尹太原太原於公為鄉郡故尤以宣布
教條卒勵風俗為已任始至首謁先師見其棟宇
卑陋階廡狼籍喟然嘆曰是足以上副皇朝右文
之意乎乃量功命日撤故就新始自大殿重加整
飾周以翠甍華而不侈考禮為宜因中門兩翼構
為外舍各三楹分六齋又建大堂於賢堂之南儼
雅清潔望之生敬故講堂去殿不數步無階陞可
以降升閣翳迫隘不堪其陋今北選二十步有奇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中

碑記

三

六百九十六

隆基三尺餘高壯備麗與大殿相輝映復構屋十
楹左右為齋十六稍南又各建六楹分八齋及外
齋總三十楹講堂之後提學教授正錄之位序咸
在焉講堂談經既有堂與齋矣儲粟藏書既有庫
矣飲食有庖祭祀有器秀茂之士其至如歸公乃
詣學召集諸生諄諄勸誘不啻如賢父兄之切至
也是年登龍飛榜者學籍凡七人翰林應奉王澤
首冠多士先是公持橫海節亦時修飾學宮督課
儒業學生徐熹是舉遂魁天下并滄皆古名鎮以
學校之廢故久無登科者一旦興學二人繼成大
名則知張公教養之勤豈非其効驗耶嗚乎農夫
耕腴其獲也必豐商賈資厚其利也必倍不耕而
無資其求也必無獲今夫魏冠博帶廣袂之衣傲
然遊其中者雖有瑰傑之才苟無學術以濟之其
將何獲要之士貴業之勤而志之篤也方今貢舉
之法既取詩賦以振天下英雄之氣又談經義以
傳先哲淵源之學使放蕩者退而有所拘空疎者
望而不敢進其所以隨天！之後造無所遺矣

生此時可謂厚幸諸公業精於勤他日登巍科行
所學光明秀傑輝耀士林以取卿相者足以爲張
公之榮矣不究其本根肆其懈惰望洋而嘆目崖
而返進不能取科名以經世退不能抱仁義以勵
俗皆張公之罪人也乃叙其梗槩以告來者使勉
於學以副張公責望之意

英濟侯感應記

金縣令 史純

汾水之濱有祠曰英濟俗呼爲烈石神蓋里俗傳
之訛取山石分列水從中出而名焉其實非也考
之圖籍乃春秋時趙簡子臣姓竇名犖字鳴犢與
舜華齊名生而烈直志比秋霜死也英靈能興雲
雨里人故立祠祀焉廟無碑記年代悠遠靈異之
迹難得而考詳廟之右有數泉出於蒼崖石脚間
旱焉不乾水焉不溢湛然澄澈可鑑毫髮深疑神
物窟宅隱伏於中距數步則湍流奔湧滔滔然勢
不可遏惜乎地多沙漬過於河汾不然則鑿渠改
流灌溉民田濟物之功不在汾陰昭濟之下矣或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中

碑記

四

六百六

說若時亢旱則吏民祈禱無不感應加以隣道之
人亢陽愆歲則不遠千里扶老携幼奉香火修禮
儀俯伏祠下恭虔請水起之時到之日無不雨足
是故一境之內隣道之民莫不仰賴舊廟臨汾流
而靠諸泉宋元豐八年六月二十四日汾水漲溢
遂易今廟邦人祈求屢獲感應守臣敷奏願賜廟
額曰英濟侯迄今載在祀典而廟食焉英濟之名
蓋取生而英靈死而濟物故也里諺云歲無怪風
劇雨民不殃癘穀果完實皆神力也按孔子家語
孔子至河間喟然嘆曰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
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對曰竇犖舜華
晉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二人然
後從政及其得志也而殺之刳胎殺夭麒麟不至
其郊竭澤涸漁蛟龍不至其淵覆巢破卵鳳凰不
翔其邑君子諱傷其類也遂還轅作繁操以哀之
孔子大聖尚當時而賢之况後世乎今縣境有竇
城距廟二十里通德鄉則神之故城舜華廟在交
城明其二大夫皆河東人舉無疑矣大定一年僕

不恩命叨領是邑承流宣化非所長也到任之
而但仰稟大府約束遵奉教條而已入夏已來雨
澤愆期下民皇皇幾不聊生土人祈禱實頓而青
天湛然烈日如焚驕陽馳騁旱氣轉甚左右曰子
爲邑長此有靈神何不祈禱而豈忍坐視生民之
斃耶遂率吏民於五月二十日恭禱祠下焚香與
拜禮未畢而奔雲湧霧蔽蒼昊伏光景遍滿山谷
須臾雨澤霽霽比及還城三十里間如綫不絕抵
暮猛若翻盆拂旦則天氣廓清雲收大野由是嘉
穀奮興根葉潤澤引莖拔穗不失時宜萬姓熙熙
歡聲洋溢於郊甸何其神也此蓋府尹相公賢明
愛物感召和氣上動穹昊致此休祥一路霑惠僕
何人哉預此盛事感竇公賢大夫也生而德及於
民歿則康濟於物宜乎億萬斯年廟食於此矣靈
異之事若不刻之堅石恐歲月寢久寂滅而無聞
僕業不在文故博採輿說顯應之跡實而錄之

英濟侯碑記

七 闕 名

皇元至正之年有若朝列公以必里傑帖木兒大
王之邸駙馬貴臣監牧於異寧每值時曠必躬至
英濟侯祠下有禱輒應焉如是者三載矣粵夫山
川之靈固以捍患禦災爲功而吏之守斯民者充
以民之天爲重也神之功效因人而現人心之誠
又可以顯有應驗也幽明感通之妙非知道者孰
能與於斯乎公諱搭海帖木兒族出阿剌兀義氏
蚤由王邸侍從得尚主爲駙馬積勞勩功俾監汾
州再陞監郡階朝列大夫公之在官也以仁惠爲
心以勤恪爲務下車之初辰在丙戌夏五旱公詣
祠行雩禱禮膏澤以降歲爲之熟明季夏大旱公
復至祠所如前禮且奉靈泉朝夕拜祝不浹旬獲
霖雨之應境內賴以活又明季其時恒暘稍愆公
告焉雨之至若取携而易者嗟夫是則公之昭格
於神也神且弗遠迹其有感於民者從可知也耶
之人霽被既久思所以不忘也相與言曰竇大夫
古之賢人也其死也孔子惜之今其遺德餘烈百
世之下猶能感我晉士然則人爲之不善而召致

以取必於神也人以是感之神以是應之幽明無間和氣流行嘉穀實而民人育神之德至矣公之德亦盛矣抑神之福我者由公有以致之也遂鑿石於祠作詩以頌之其詩曰太原之田雨愆期禾苗將枯民告饑我公監治為憂之省躬自責情傷悲北望烈石佳且奇山之祠今有靈祇竇侯千年石不隳奠粢酒今薦牲犧至誠有感不可期幽明相通理無疑靈其奮兮蛟龍馳雷為車兮電為旗密雲油然造四垂大瓢一瀉舉莫遺妖氛滌去人熙熙我稼既可甦餓羸我庾又足供明粢陰陽變化孰能知神之德兮何偉而公之德兮何其作詩銘頌祠前碑

烈石祠禱雨感應碑記

明巡撫于謙 杭州人

陰陽不測之謂神真實無妄之謂誠誠為神之實體神為誠之妙用故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中

碑記

六

共六卷

無其神斷斷乎其不可証也然神之靈不一有因山川毓秀人心景慕而靈首名山大川能出雲雨以利天下者是有生立名節死享血食而靈者古之忠臣烈士載在祀典而能利國庇民者是已要皆以誠感之而後有以致其靈不然則幽顯之間漠然而不相通矣宣德癸丑歲自春徂夏山西閩境不雨衆咸以歲事為憂欽差鎮守山西都督李公謙詢於部使者及藩臬諸公若郡邑吏涓吉備禮齋沐致禱於郡城西北之烈石祠祠為趙簡子臣竇鳴犢血食之所屢著靈驗而為郡人所宗其地山川環抱樹木蒼鬱朝雲暮靄恒出於簷楹雉宇間祠之右有池靈源浚發澄波滉漾穹甲巨鱗出沒於天光雲影中隱現恍惚若有神以憑之者當致禱之初靈風振衣微靄觸石而先景為之漸伏神之聽之若響若答比旋車而雲陰四垂雷電交作甘霖誕降若六丁挽天瓢而下注之沛然莫之能禦於是雩者以沃什者以起死昔之憔悴而頽蹙者舉欣欣然而有喜色矣是雖神之靈亦

誠意之所感也
出撫河南山西
之遺烈載在信
君官者咸以救
亢旱而為豐穰
也乃著其感應
西北厥神之靈
惟亢旱民憂菜
臬司方伯齋沐
忒如問而答如
士女以滋稼穡
其有極神不我
自今伊始神人
潔以享以格未
諸公尚立石以昭烈
而河節太原遂屬筆
於予予惟神
史而無庸書惟聖朝
深恤民隱故
災恤患為念匪神之
靈亦安能轉
也哉受神之賜旌於
石以報之禮
而復為之銘銘曰有
翼者祠時於
既顯而赫生著英烈
死享廟食歲
色有嘉聞帥時用憫
惻詢謀僉同
致虔罔不精白祇禱
於神神應靡
求而得滋雲構陰爰
降甘澤以慰
病者以甦愁者以懌
降福穰穰曷
違敢稽報德樹石廟
門表表奕奕
咸適歲獲豐穰民遂
生殖粢盛修
戴神休萬古無斁

烈石禱雨感應記

明巡撫 蕭 啟 廬陵人

山澤通氣見於
為雨澤通山之
說卦先儒以為山通
澤之氣為雲
氣為泉為水發明精
矣然不即所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中 碑記 七 六百零七

見以明之曷能
出撫山石歷郡
藩城始雨既駐
祀觀其祠枕汾
巖穴雲霏自浮
澤通氣之旨粲
是設禱雨壇於
乙亥歲五月不
御史金臺李宏
率僚屬恭詣烈
三司立石於祠
地間莫非陰陽
應相通而致雨
相應相通而得
心之正乎心一
治民而民安亦
所感矣茲所禱
安則陰陽和雨
盡探其旨焉景泰癸酉予
以僉都
邑考察廢官是年六月
不雨將抵
節又雨越四日謁城北
烈石祠致
河峽口山石峻立汾源
衆流成澤
自歛石竇泉脉自瀉自
流然後山
然易見如親聆義孔之
指教爾自
藩城外每望烈石雲起
必雨又次
雨予病弗克致禱是月
乙亥巡撫
古沐馬文升四明錢璉
偕三司官
石祠祈禱即日暮雨隨
至連三夕
來請記予病且喜得無
言乎盈天
二氣交感山澤之氣所
以相感相
者神之妙也人之致禱
所以相感
雨者心之正也今禱雨
而雨得非
有私係則感非所感矣
感民亦然
非心之正乎心一有私
係亦感非
者則在民安民安則上
下安上下
賜時而百穀繁茂皆本
於此心之

正然也在易咸之九四設慎慎往來之戒至矣今之巡按與三司

重修城隍廟記

明提學道 胡松 滁州人

皇帝在位十有八年秋九月二十有二日太原府城隍廟災焚之既城中無卑尊長少咸皆皇皇然故事吏之蒞茲土者自三司官而下至縣史郵丞凡上任前一夕必先齋宿廟中夜起誓神云毋敢傾條陷吏暴虐乃之官署任事廟既焚吏來無寢處士民無所依而致虔過者與嗟發嘆於是巡撫都御史陳公講集三司官屬謂此神國家正祀所以保衆域民當亟復會官帑無贏金難其役於是太守張君環言於諸公曰秩祀毋請諸公言已還坐府使人召郡中耆老馬瑞王鐸丘瑀馬秀王相王寶數輩問曰若等知國家置吏意乎衆曰不知太守曰吏所以布上德通下情明教化清刑法若等有善吏則勸之賞之否則懲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中

碑記

八

六百七十四

之罪之其要道民於善而已衆稽首至地曰唯唯言訖太守又曰若等知國家置城隍祠之意乎衆又曰不知太守曰吏固人也唯以知人然人情深厚善飾其勸懲賞罰往往或遺於聞見之所弗及唯神無弗聞亦無弗見若等有善吾吏賞所不能及神必陰賞之矣故其神也者國家所以設教而佐吾吏之所弗及者也衆又稽首至地曰唯唯於是瑞等咸踴躍從善各捐已資倡郡中人郡中人即無弗應自玉下至於將軍承奉泊士大夫爭出私財爲助會人有賑集山之木以爲利者太守又白都御史沒入之財用稍稍集經始嘉靖十有九年六月蓋工半而太守調知蜀之夔郡去人情不能無少懈會新守趙君國良來趙君其治民惠事神虔顧謂諸耆蓋亟僱工以委神諸耆固信重太守於日夕從事甫數月迄工計金一千二百有奇計修前後享殿八楹東西廊十六楹鐘樓鼓樓各一煖閣二齋廳前後六楹神厨三楹其諸庖庫滷室畢具外至

門扁坊殿龕極藻飾光采華推過者起敬蓋一
之享祀後或盛矣趙守以予舊嘗典文請予紀其
歲月義烏可辭矣神佐吏不及以治人固也天人
宜知之使吏不善為政不和輯其民而撫寧其衆
將城墉隍塹悉為荆棘即狐狸虺蜴將穴其中人
且望而避之矣神其曷依曷享是吏也者又人神
之所依以為命者也故傳曰國之將興必聽於人
然則為吾君與吾相者其於張官置吏可無慎乎
哉於是以前風焉陳公字子學蜀遂寧縣人張君字
孟循雍咸寧縣人趙君字那遂同州人並名進士

重修太原府城隍廟碑記

明布政 王道行 邑人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中

碑記

九

六百七十六

祠之中為廟以妥神前為享亭一門二門之外峙
坊表焉後為寢兩廡有冥考像設獐豸可畏懸鐘
建鼓當碑之左右致齋之館在門之東偏而南起
阿閣數仞春秋祈報雜奏伎樂其上以娛神人則
備矣蓋創自國初而恢廓附益之或因於官或勸
於民載在麗牲之石可考也歷歲小損僧人普美
圖新厥構得請於公府爰暨士民咸輸力恐後凡
得若干緡以授匠氏始萬曆改元之明年再期而
畢則廟貌崑崙岵岵昔有加矣道官張全一適謁選
至掌其事徵文於余余謂吾晉之民崇鬼而信巫
蓋唐風無譏焉遍國中若干祠皆無若城隍之祠
正夫他祠神有一而百餘所無謂也又不若城隍
之祠專祈歲禳祲備物致享他祠盡祠已則不若
城隍之祠嚴何以故載在功令命吏之所禮祠也
不亦正乎且也據名都而總百邑若州牧領其方
之諸侯彛翰天子然歲時禋享各有分上不相淆
不亦專乎與藩臬郡邑之長若二植禮覆昏幽明
表秉則高皇帝實命之冥考像設亦秉二尺意也

故嚴然則廟祀何王乎曰古者諸侯有社稷山川之祀至於今因之城隍固社之別也合諸壇壝可矣又高皇帝於郡厲詔主百鬼別其良好所以風兆姓使彊為善紀曰祭不欲數數則不敬夫於社則祀於郡厲則祀廟之祀不亦數乎然俗節獻享聽民緘幣把香婆娑宇下不以爲數且不敬也則奈何曰地廣民聚治之不可盡治也日相磨以力相徂以詐而竟逸於三尺之外是大亂日且已故弗迪於義者十而一麗辟焉則已疏况不止於十乎庶獄之慎百而一無當焉則已感况不止於百乎大惟神也不可知人以爲無弗知也春祈秋報緘幣把香而至者徘徊顧瞻洋洋乎如其上如在其左右宜足以消其猛鷲陰賊之氣而開其悔過遷善之心於教化宜有裨焉故衲子振鐸一倡赴義若流水人心與鬼神相爲感通可以識治道矣至若他祠不典託爲姦利而鳩倂方繁民靡於費何如其正也小其胥災靡神弗舉何如其專也羣遊治之人競角觝之戲士女縱觀蕩凌禮教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中

碑記

十

六百五十七

何如其嚴也宜其有遺行獨以此爲善事鬼神祭之弊亦久矣在位君子固不得盡聽之耶

城隍廟碑記

明知府 唐 頤 邑人

城隍禮視山川邈貌無牒載高皇帝僅革封不及貌俾民聿有詹惕維神貌赫惟廟妥之然神遊曠漠何新廟之冀主者糾飭亦匪邀神釐斯神人對臨胥正於典隆隆重矣維山西省巖城湯池上遊式奠王封在臺省庶寮在所繫弗數嘉靖辛壬敵乘瑕馬逾汾沁日環省十且三丘膏周道在山死堡穴半存獨入城恃之全活嗣此修城治嘖嘖謀而廟未遑也抑上官齊居所司間葺木大蔽耳迨萬曆五年程琳等覃新旅視爰募之十方合廟振飭規緒稍完適道官張全一至繼董茲役不一載適成煥右轄王公已紀石落之乃道官以捐者碑陰隘題復對楹礮石命余勒其面余應曰城盛也萬室攸麗於祀特正而等敦匠輸金自關鴻願要非詫以爲勞何碑哉一之勿須又奚再焉未登

一楮版良使渠曰此自神聽敢夢以爾余
曰夢否無論但碑取繫性今也書勸借曰神
九誣聖不經惡得而信諸茲廟神實正直惟
聽於理弗爽人見幽存柁章故尊無上不知
此特警迹設為元猾大慙唯神難固非湯湯
然繁也顧磴磴者忽於權理惟憚靈之畏元
猾大慙且睚眦旁睨莽不介色其行深良士
則曰警迹惟神柄但直吾生理質之無愧
摠意外有觸惟聽雖畏何益况神既握理
顧耀威欲蹈人警迹哉竊謂不然而住持
斯廟惟率人生理照破俾勿抵元猾大慙
驀人行深良士路莫令磴磴者信目遺理
庶有警於司祝捐者亦無徒畏燁靈輦財
以瀆苟且挂名惟一意提撕生理求可任
順沿寧城隍且按籍歸之甲祐是則真能
用畏而非磴磴者可慙如而謂神禹命詎
正神索人諛石而人豈以雕辭能悅矧
夢出幻心實古德所訶者又惡可以加神
余欲無言懼而開誑或標故持此矯且喻
趨廟者津梁也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中

碑記

十一

六百五十八

太原知府於公去思碑記

明榜眼

孔天胤

汾州人

嘉靖三十八年己未皖川於公以工部郎中來守
太原至壬戌調去太原人思其德不置議建立生
祠勒碑頌德政會督府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兩溪萬公諮表循良以風郡邑於是太
原人上伏得所請焉遂造祠郭南門外仍採石作
碑是為嘉靖乙丑之冬距公去時四閱歲矣公門
人進士潘雲祥者邦之彥也特書其大政八事
於分屬辭焉其一曰定危虞言家丁叛亂之餘雖
略勦擒然猶反側未安人心疑畏城中朝警夜呼
禍福叵測值公下車旌別淑慝加意恤輯曾不淡
旬吏民悉安堵如故其二曰禱雨澤言庚申歲旱
自春抵秋米價騰踊民不堪命公齋心徒步編禱
羣神俄而甘澍響應田皆穗焉其三曰急賑濟言
大旱之時流餓顛連道殣相望公私束手弗克引
援公惻心勞力使粥愈施而嗷嗷奄奄賴以全活
者奚啻十萬也其四曰修城池言昔城城自辛丑

修木果公是時抗議修浚陰以荒政之法存哺
就食之民目其費省功倍保障益遠也其五曰省
里甲言陽曲當郡孔道百役之需奔命已疲公隨
事調停剛繁就簡公私兩便而民力獲矣其六曰
興學校言饑饉薦臻之餘人投死不贖至博士弛
講羣徒失業公方優卹控愆尤加意匡飾勸文
車周給貧窶惟日拳拳焉其七曰復堂宇言郡庭
廡舍燬於叛卒僚吏至綴葺以居公至一修復之
視昔稱壯然事不繁費而民無勞擾也其八曰裁
行石言故事有金楮二行以應上役惟金行於義
匪經公力除去惟於楮約定經用之數令楮行不
流沒而已至於正已以抑貧暴嚴毅以攝姦豪慈
惠以逕幽隱剛明以折爭訟抗直而不撓廉潔而
不污凡若此者非復一端故不得而舉也古之人
如子產者恭敬惠義雖孔子亦思之而况於鄭之
人乎何武在位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今於公之
政類非俗吏之所能為其所為皆有惠愛於民之
實又有名宜太原人思之而不置云然思之而至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中

碑記

十三

六高志

於造祠作碑亦可以見思公之實庶乎子產加於
何武矣公諱惟一 字德夫 直隸安慶人 嘉靖癸丑
進士 今擢陝西按察副使

南關關王廟碑記

明戶部郎中張梯 邑人

惟晉省南郭居民鱗比崇墉雉列舊有漢將軍雲
長關公祠猥在坤喫僅兩楹壁其中半以祠公而
西向者汾伯之神棲焉嘉靖辛亥城圯於汾水越
明年壬子水益東下秋七月邊報旁午河流澎湃
民懼乃議改築城垣逼近民家而公之祠越在郊
外歲時伏臘供祀事者弗便奔走民益懼乃圖內
徙得尼寺廢地於郭之中其深如窞父老好義者
捐資募工德雲寺僧主其事倩起車牛萬載雲集
西月基成既而採木於山運甃於陶廟貌莊嚴堂
廡靚深紉自癸丑八月落成於甲寅九月正殿四
楹西向以棲神樓四楹臨階上作樂以備享下通
往來以趨事左右翼披厦各六楹以避風雨亭二

歲碑以記歲月懸鐘以警晨昏
閉期年為而竣魚馮張子請記
將以為民也七里之郭生靈附
所恃乎昔公與張翼德並事先
一節而公之勲業照耀於生前
尤為古今殊絕忠義之氣浩然
而不渝故其血食遍滿寰宇然
方而益盛於邊陲公解人也而
民於公為鄉後人而公之靈亦
也况關城與省城相為唇齒陽
有洞神何以棲不有神民何以
不恐神棲祠氣聚而不渙祠之
矣然人知民恃神以安抑孰知
曰鬼神禍盈而福謙禍福神之
之自作也父老其朝夕訓迪小
於而家和於而國二簋神享之
延爾子孫於斯邑苟酌酒好聞
之雖終日百拜無益也矧公正

後有禪室以司
其事乃嘆曰事神
焉非神之威民何
主窮達同操險易
英靈顯揚於身後
充塞雖歷千萬載
尸祝之多盛於北
不能忘情於我民
曲之民多祀焉不
特民恃神患至而
建蓋有不容緩者
神之所以安乎易
所司也盈與謙人
子曰惟土物愛孝
矣長爾年定爾居
惟凶德是獲神殛
神豈區區香火所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中

碑記

三

六百四十七

能賣耶
是為記

學使環伊王先生德教碑記

明布政使王道行 邑人

蓋聞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
使者簡自中朝銜茲下國總六
之升沉苟不經其品題雖同游
之遑蓋其重也然地峻禮嚴情
業遜專門非夫弘一體之仁何
知感通神理如鼓應炮雷動而
必答此自然之符不可以假設
王先生鍾英河洛射策甲科橫
思於青瑣正言無諱如汲黯之
似晏嬰之處齊國遂一揮而出
惠養元元二千石之任重矣簿
勞甚焉德威遐被頓使列邑承
羣黎遵化江陵之一疾彌留岳
非孔子而禱廟心上下神似祝
巽周公徒結一坂如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中

碑記

古

六百三十七

出於門下未肯入其教中謂山川
 之神祀不過望之上用茲矯勵蔚有聲稱建秉璽
 於晉陽肆譽髦於俊彥表程朱之正學黜蒙梵之
 空談先本實而後浮華樹風聲而彰物采嚴斧鉞
 於一字一句之間析秋毫於分更分漏之頃纂四
 書三義吾道燦然復明探六菘指歸經學因而復
 重剛腸疾惡狼莠必除矢志奉公干撓遂絕病生
 依館下則問疾養病之日愈遂遣醫貧士遇婚喪則助金周麥屬
 宿品萬言高下較若懸黎至狀貌之修短枯肥性
 行之剛柔緩急間出批評照如龜筮九方相馬求
 於驪黃牝牡之我聞自昔於今有徵矣至於俎豆前賢登崇來哲
 如趙邢臺之直於懷寧之惠劉洛陽之寬王新城
 之介論既定於蓋棺人無慚於從祀則咸奉為名
 宦廟食孔庭即顯善善之速固宜惡惡之嚴至
 於不佞學既顯侗年猶小弱一蒙收錄輒弁鄉書

竣試事而旋車對羣公而推轂放榜之日人謂神
 君為都人士為州將所陵薄言注愬公廉知其曲
 非在我投袂於皇直欲削彼丹書張吾赤幟事關
 兩造命坐園土時秋賦數千人無不著同仇之義
 懷左袒之心體橐自將剥啄為潘先生之仗義執
 言分憂等戚如此雖鞠子之閔莫烈於是矣槐棘
 之聽尚未要妻非之言忽來貝錦道轍既東瞻
 言靡及諸生念欲守闕而上書詎能披根而反漢
 爰發鑪心之語勒茲墮淚之碑謂小子受知最先
 中言宜永因採摭徒謠鐫摹貞石雖其美難述僅
 窺豹之一斑然遺愛勿諉庶抗回之寸草也謂余
 不信請復斯文

新建河神婁金神廟碑并沿河剏築石土壩紀

略

明順天

萬自約

邑人

汾水自管涔而下西瀕會城下數百武也地瘠濕
 又土疏且洩淖故善徙說者謂河出山隈中勢阻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中

碑記

五

六百九十七

得逞又直東山暴埒注下兩觸而成一勝故易徙
耳大抵暴將何論敵河第地不容直西且浸段而
助河之虐波稍折而之南直鶴城乾方曩肅皇帝
季年魯奪阜成門入浸民居頃年兩捍之以壩費
約工徑緒用無就往往咎工惡亡亦諉之無何耳
或曰或固何害噫此目論也中丞李公初拜填撫
即塵壘於此適歲多雨一日豁所部曰水患浸義
三論城為兢兢即詰武且慮剝膚何以春秋糴我
甲士又負郭而居者田廬孔棘行者迂塗涉者苦
厲皆民病也是水如我何斂所部奉命唯謹中丞
公更詢之薦紳父老咸訴祈望之所部先行視中
丞公更親駐河上初擬穿河西渠令水直下挈太
忘細他弗遑恤然力鉅矣又無如赤子何且也本
近城唯恐其不西乃又唯恐其愈益西也奈之何
令芟牧其中哉則自把兒溝起抵教場南沿流作
石壩初作水頗乘雨漲溢又新築不無失得仍逼
教場迤南日中撼振武門外橋居人夜坐屋上謀
毀室去中丞公復臨勞之曰費無恡小役無狂敗

惟永終圖之於是召寧武嶧縣陽曲石人若干名
取石於山採之寧化約丈有一入地率半之中
雜薪稔稻藁東郭之赤埴和以石塊後又加鈎椽
合三成一相地之叻每石壩率十累或儉不下八
累累皆成衝間作鈎尹絳合錠形灰液而木紐之
又起大小壩頭若干前出數武殺水怒又自沙河
南作新渠直導之西其役初用營士堰水大作旋
以餉薄蠲之集陽曲太谷榆次成邊民壯六百名
量資之鹽菜自中丞公首犒之所部率尉之食之
稍稍杖其不勉者中丞公又惟曰人力豫矣神胡
可以不徼福下問父老得臺駘像於晉祠曰是宣
汾洮障大澤而以靈著茲土者也又曰禮不可以
義起乎尹大夫鐸董家臣安于翳趙氏之攸賴固
一日而能忘此遺黎則二公馮矣又曰政有反之
而取媚者狗俗是也跡得婁金神遺貌而廟之前
列鐵犬三在檻信信作厭河狀河神廟前奉臺駘
三楹左右鍾碑樓二後奉兩公三楹左右翼室六
楹門二重繚以周垣額曰萬年保壘石壩適護西

歲美而婁金神則聖生一楹暨一欄方題曰鑄
鑄金湯望之燮然撮用官椽七千振市於九月
米四十石穀二百十九石銀一千一百二十兩有
奇自乙巳二月始事迄今年十月告成邑周君來
曰斯諸大夫父老所屬意者今當落之子可無言
自約雖病杜門然竊竊然桑土而念之也既聞命
敢避不文乃親走壩上邑君俾張簿牒從得備訊
狀蓋不佞真土疏而當事者已先防之矣又虞壩
不盡石也亡乃消息於河而不敢悉與之爭乎以
天之靈以中丞公之衷與神合是宜人力之不及
此然而人力殫矣嗟夫蒞民者眎一煦沫與鼓驩
虞聲此無政耳不足論脫使拊支節而爬搔其欲
剪此一時利也若舉斯民味昧而獨曙乎其大令
民如臥衽席上屹然而維城焉非百世而何茲舉
其近之矣顧事任難矣始而衆喙紛紛莫適為政
即定矣中道參差害利皇或與蔑而置之奚異則
民何與賴之有先事燭照臨機驚發節宣戎士之
力而勞之在信後又匪徒藉之人而大莩於明神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中

碑記

六

六百九

林因於山帑捐於公市無追呼野鮮私躡居者衍
衍復修田廬畦井行者相顧曰美哉道夷矣衆善
咸治乃獨錄之仁心為質故機宜悉當可徵會不
愆期神人允諧上下胥悅宜致此矣昔西門豹吏
令之引鄴水溉田也至今歌之不休而鄭國渠秦
人鍾畝寔名之然則中丞公其自有之哉是役也
於中丞公小小見半緒諸所為憲文武皆下僕僕
今守黎伯務寧武郭公今王公傳道副憲丘公荒
土分猷績施其弘前攝守計倅董君前判寇君今
陳君咸見勤勤而郡守馬公寔新下車更劈畫中
窾邑侯周君則綜計而終始之前簿劉守訓今張
簿千戶李鳳鳴苗國輔司禹百戶孫衍慶則皆與
奔走法得末書矣夫當塗者所幾幾於河業已樹
之章程要以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俟之方來俾
土化而石石埤而崇惟吾民不終罹於患哉不則
既備而猶捨藩在肩睫間一旦委之適然下寧直
墮前功旁動小人之口明神其式而臨之可泄泄
也凡慮石壩道長一百四十五丈上壩九道長

文旣綴厥錄矣仍系之以辭辭曰馮夷擊鼓在河
之游神人奉劍龍伯無怒温谿洛陰患殷苦雨靡
廉豐隆沕滴下土皓皓肝肝上凌星辰慮殫于城
矧也如民神乎沛哉胡乃不仁居者降凶行涂遠
遂我公明德弘續天命庶官棊忱亦惟特兢胡匪
卽安鞠民則慶瞻言恫身惠而爲政勞斲逸永歎
焉經營父事子來寔俾我生我心旣慰裡袂神明
萬鼎二廟牲牲案盛是馮是依巨靈施施蛟龍秦
哉風雨若時匪口悠悠長謀以思謀之旣成民則
何知誰囑誰于父母孔邇厥服是紹顯允篤始豈
弟君子神所勞矣萬福斯來豐碑可視

重修大邊記

明尚書文端公周經邑人

春秋中外之辨所謂謹者豈黷兵武勤遠畧哉亦
各安其分限而固其封守而已祖訓戒貪遠地而
於西北戍兵則有時謹備之論此高帝明見萬世
防禦之上策也列聖遵守選將練兵惟慎而鎮巡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中

碑記

七

六百七十一

其地者亦惟心上之心視機戰守焉大同去邊甚
邇昔之守臣蓋嘗於九十里外築小城曰小邊又
於百里有外築大城曰大邊其爲防邊也甚固歲久
各有傾圯繼守之人雖嘗繕修然寢爲風雨摧剝
又被乘夜窺穿於時修復之議雖篤而邊釁之惧
勞費之憚遷延弗舉遂使小邊僅存而大邊蕩然
矣弘治庚申邊外肆虐小邊之外據爲牧場而民
庶牛馬殺掠無筭出師以禦往往夫利當宁以爲
憂乃召僉都御史劉公宇于山東都督僉事莊公
鑑于宣府偕以撫綏其人民而總治其軍事協心
靖共法行威立窺犯者聞之卽遁去時辛酉歲也
劉公躬飾邊圉精甲兵之務而莊公及巡按御史
韓公春皆聽其議具疏陳奏上特從之仍降勅以
諭其必恤衆必慎防必斂其功公奉承精白於是
積財用調芻粟具畚鍤會調兵校壯庶凡六萬人
而分帥以督之者一百五十四員公復親蒞其地
憫暑雨時賞勞嚴限期禁侵暴而參伍以會之時
戶部卽中呂君賢督備於邊實多贊襄而按察副

使陳君寬李君惟聰布政參議王君璠參將楊君彪蔡君瑁以至御指揮劉江知府紀經綸或司需料或布營壘或糾奸弊或撫逃亡而僉事王君從禹則專事乎修築堡砦皆克竭忠効勤以獎其成焉工興于夏四月訖于秋八月仗天時之順乘人心之和成此數十年未復之功於四閱月之間可謂難矣其城之廣一丈五尺高一丈三尺其延亘起西陽河接偏頭關凡九百八十里其增置斥堠也百加增堡砦也六百有七十挑鑿坑塹也百萬高深形勢如岡如川而保障復故矣然公心以為未足也又採議作威敵之器兵器精製斥堠既密而堡砦亦嚴自今伊始庶其無邊患矣事聞上嘉勞之晉公副都御史凡與事者各賞有差副使陳君復謀諸知府胡汝礪曰公之謚邊也大矣不勒貞珉何以厲後乃具書幣遣騎使以謁于予予惟門析以待暴弧矢以禦遠以至山川扼塞之限城郭溝池之固皆設險守國之道也勞費一時安利百世諸君十之績不其偉哉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中 碑記

六

六百六

重修石嶺關碑記

明巡按 李光輝 邑人 御史

陽曲隸太原郡縣治在郡城去城東北一百二十里而近曰石嶺關北枕鴈門南控汾霍上黨諸勝最稱要害地自北兵款塞上晉之境內稍稍偃桴鼓聲者已二紀餘矣天雄魏中丞奉天子璽書秉鉞西晉申令約束一意與百姓更始三晉幸哉比歲備塞上度關而周覽興嗟見其歲久齧齧僅一瘠岡勿問拒敵卽譏察不任也尋聚三事大夫籌曰石嶺當太原左臂倘有邊警吾不知太原而南何恃以無恐爲今日計其輒城便諸大夫僉曰甚善檄下太原守趙君籌曰石嶺涸泉堊型滋費爲百年計環關皆山也莫若因石於山因灰於石下煩里旋踐更是徵其石城便中丞公采用之仍出幕府贖鍰佐其半與總督王公合策疏請之朝報可乃授陽曲徐侯量功命日鑿石伐木參伍程勞効能關之址延袤二百丈有奇城牒高二丈尺長廣崇厚視舊增三之一城門二州樓其

上角廬四公署一區若下櫛旁治營舍若千楹云
向城迤邐起望之則巖巖嶢嶢耳又傲曲人凌陰
之藏鑿石窟藏水者非一涸泉何患焉亟徙太原
銳卒二百人往簡下城將某統之居常畫守一呷
即有緩急輒出銳卒張倚角勢以制人而不制於
人蓋一人當關萬夫莫前者也自是太原左臂壯
矣假仍覆之以土簣攻之以風雨補葺崩損使戎
陽曲父老率子弟而無歲不城必不然矣中丞公
綏晉踰四載修烽堠築塞垣廣營壘以外則嚴城
忻州置汾陽建祠學以內則治後先佐大工者亡
慮數萬金至於將材必擇士伍必練軍需必覈具
封事中更僕未易枚舉總之建威銷萌之計所以
徹桑土而網戶牖者其照之也若懸鑑平之也若
特衡發之事業恢恢乎若游亦有餘地以故三晉
赤子不啻登衽席上而用紆天子西顧拊髀之思
詩有之吉甫文武萬邦為憲中丞公負命世材饒
文武者也今日庸功之奏何但憲晉邦旦暮入樞
筦運籌帷幄所筭亡不勝者非自太原售之哉是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中

碑記

九

六百五十一

役也經始於丙申夏之四月落成於秋九月初議
費金一千二百二十緡已而贏金一百六十緡制
用有紀工不告困事半而工倍之若侯者是才與
誠合者非耶茲復請為記不佞輝晉人也辱為諸
大夫所保障敬搢管記其略柄事則中丞魏公允
貞南樂甲第世家共事則左布政萬公象春無錫
人右叅政宿公度掖縣人副使楊公紹程岐山人
知府趙君彥膚施人竣事則知縣徐侯守謙河南
衛人俱進士
法得金書云

布政司關壯繆侯祠記

明按察使李維禎京山人

關侯祀遍天下晉其產也祠最盛葦門圭竇之人
甕牖繩樞之子無不肖像以事尊敬過於祖禰窮
里委巷三家之市率有叢祀賽具其在藩司者列
堂下在房西面與椽曹比屋余出入輿過之屢身
屏氣承乏攝司篆相堂左潰垣外斬艾蓬蒿度九
尺之筵南北十筵而贏東西六筵不虞無地矣已

相廢署柱石甃甃之屬十五可用不虞無材矣徙
而為祠二槐合抱當地中央倚槐北為祠門門崇
一楹廣容小扁三箇槐列門左右遠條及祠祠室
四楹廣容乘車五箇修容大高六箇前有軒旁有
廡中有堂自門及祠修四筵祠三面用垣垣有各
前左右三尺有奇倍之門以內闕匾如也門以外
地廣論視其內殺三之一東西倍四之一東為廬
處典守者舁蔽之西故有門東鄉通行者仍之使
禮曹管鑰以時故閉籍其鐘鼓爵鼎之數歲時朔
望謁款之儀定為秩祀余竊聞之禮經締萬端方
皇周浹不遺微小目巧之室則有與昨席則用上
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隨立則有序安往而不用
禮考史侯與昭烈布衣交思若兄弟而獨人廣坐
侍立終日其秉禮如此當漢之季天下稱萬人敵
即以馬孟起黃漢升夔喏宿將侯且耻為之下甃
盪無前迄乎於茲猶存生氣寧當坐吾輩旁舍而
况廁之刀筆吏次乎其不可一矣土神微者也南
面血食侯不加崇處非其所湫隘躑塵其不可二

湯由縣志

卷之十四中

碑記

三

六百九十七

矣鄉飲酒禮賓必南鄉藩臬體詎不尊有如鄉大
夫貴而賢者入見必攝衣冠出迎延之上坐侯於
鄉為先正於今為明神會賓客之不如其不可三
矣夫禮君子之壇宇宮庭也斯須不可去五禮莫
重於祭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祭神
之壇宇宮庭可苟而已安用禮為何以蒞官行法
教訓正俗而責小人之不隆禮由禮平安用君子
為侯聰明正直而一者也余為此舉豈敢私徼福
不欲以非禮事神耳又按蜀志羣下上先主為漢
中王表於漢帝稱盪寇將軍漢壽亭侯關某漢壽
地也亭侯爵也後人誤以漢為代以壽亭為封然
所由封亭侯用斬顏良解白馬圍曹操表請故漢
獻為操劫遷禮樂征伐悉出矯制非真帝意也惟
先主拜侯前將軍假節鉞事其在曹劉後歿而追
謚曰壯繆與穆通俗諱繆為略而不稱余謂拜與
謚出自先主侯忠於主其必靈承無疑至宋封崇
寧真君元封義勇武安王等威較昔雄峻要以侯
生不可奪志死不可奪名昭昭若三辰麗天詎假

二號爲重就史正辭因悉裁之而直榜其門曰漢
前將軍關壯繆侯祠顏真相曰絕倫逸羣諸葛忠
武與侯比負事主鞠躬盡瘁侯嚴重之采其書嘉
獎侯語知所歆也冠服或同王者亦按晉邸所藏
舊圖改定庶不踰禮以妥忠魂神其吐之乎夫近
世之事語尚在長老之耳將以余予詭非經也爲
具述本末就稽古
尚友之士而正焉

岷嶓重修龍王廟碑記

明參政 傅霖 邑人

岷嶓山寺之西舊有龍王廟殿舍頽敝不能待風
西僧道惺自河東來落髮寓焉每焚禮輒嘆曰蕪
穢若此神其棲乎會己巳先後歲旱故事旱則居
民禱祠下龍池注水無不雨至是屢禱不雨卽雨
且雹爲菑於是道惺謂曰年數旱干神怒也亟捨
財葺祠則雨矣聞者忻然各願出粟貲居數月積
稍贏道惺乃命日量工程物度材因者因之革者
革之凡二歲祠成中畫雲氣象神增塑龍飾以金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中

碑記

三

卷之十四中

碧外設柵禦肅然嚴赫其師慧義築臺於前高一
尋廣四之以擬神道道惺曰吾賴神威靈得衆生
檀施工以無墜吾願畢矣是歲雨暘時若禾稼登
雷出不震雖有雹不爲菑果如道惺言村民咸鼓
舞來薦牲酒酬神德云夫雨雹信係於神耶何與
僧言若響應也抑氣數有常祠之興廢偶與合也
儒者謂陰陽和則薰蒸爲雨陰脅陽爲雹神謀不
與矣釋者以龍飲江河爲雨剖水爲雹惟神其命
之夫是矛盾之說也孔子曰竭澤涸漁則蛟龍不
合陰陽龍蓋調陰陽而致雨王其御龍者邪又上
古有雨師祠或曰雨師卽龍王或曰非也然祀典
有功於民者祀之早乾水溢之主於神折衷於夫
子矣非廟食奚稱焉愚者惑邪說事淫祠智者則
忽之爲不足信上無示的慢神虐民以逞而欲特
和年豐也豈不悖哉余故僉論著之後之君子得
覽觀焉

三立祠記

明布政使 王道行 邑人

山西河汾書院舊有三賢祠祀文中子司馬溫公
韓文清公學使者擇秀才高等者百數十人講讀
其中萬曆間江陵柄國忌人議已以為多白鹿洞
學徒奏毀所在書院於是三賢祠遂廢神人失序
禮義以愆典學之官往往不得其職河朔魏公東
中丞節至晉陽慨然以興學右文為已任與先後
巡察祀縣徐公邵陽劉公金稱名德有合志焉會
諸生請復祠移學使者來春李公冠縣杜公勘詳
皆以為為度之便公重用民力咨于省使無錫萬公
郡伯膏施趙公計版築書土庸圖規制程期日度
可四伯鍰而集萬公括堪動帑銀並已所節縮奇
羨二百鍰考試支剩銀二百九十鍰不足魏公推
募府市租五十鍰劉公御史臺贖金十六鍰憲伯
廣濟劉公叅知新安甯公膚施白公東萊宿公憲
使肅寧易公岐周揚公贖金總三十鍰郡伯十四
鍰凡六伯鍰而贏晉王以五十金犒工鳩僱考成
不愆于素餘以儲典籍利器用豐餼廩居三之一
焉別駕滇南王君寔專工事為堂五楹扁以根闡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中

碑記

三

六百九十六

繚以周垣前起棹楔望之巋如也祠後為書院別
有記作於某年月日迄於某年月日凡幾閱月而
成遂空軒敞神人不相淆君子以為禮于是右省
齊河房公濟陽高公學使者黃梅汪公憲使安陽
劉公相代至遙觀厥成嘉與學士大夫更始請卜
日安主魏公曰政必正名禮先辨分考晉乘唐虞
諸臣列名宦鄉賢祠中如稷契殷周始祖先師其
子孫臣庶也可儼然據其上乎三晉名賢載在往
牒何止三君子宜更議于是汪公考古徵書采風
論德與諸公雜議得風后以下至伯夷叔齊十有
七人位南向名宦自叔向以下至我朝呂文簡公
十有八人西向鄉賢自董狐以下至薛文清公十
有六人東向萬賢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別為位
居鄉賢上魏公以為九題曰三立祠語不朽也每
歲丁祭籩豆牢醴之數視啓聖祠學使者主之是
役也為太事下計小費萬公故厥功扶祀韓賢以
為世法汪公有焉兩省前後諸公與德一心翼宣
文教盛矣至於率作興事則趙公衡卜上綱輿而

日來前命 歷城陶若今命洛陽徐君贊于下費也
而工勸愷 佛君子神所勞矣其諸君子之謂乎
事而巡按 海陵袁公至廣厲文學如魏公士益顯
順嚮風矣 萬公階諸公詣王子命曰書院羅材聚
而教之一 道術也先民是程生於斯宦於斯者祠
若干人不 可以無述夫書院袁公記之矣祠則吾
子道尊者 言信身習者事徵宜無辭焉道行謝不
敏嘗讀春 秋傳穆叔對范宣子曰太上立德其次
立功其次 立言是謂三不朽魏公有取焉故為是
祠而建祠 以從堅文克舉誠希濶之遇哉昔孔子
刪書斷自 唐虞今乃上溯羲軒下建近世何也取
諸晉乘吾 鄉之首善先猷也如風后治民倉頡治
字先天而 天弗遺其古之神聖人乎虞廷五臣與
龍交讓 精一執中之學見而知之肇開道統祖
于仲尼 集大成則聖具一體則賢或肱股王室
如至咸傳 說於仁傑韓琦諸人或經營四方如羊
古册包極 若我朝之劉大夏于謙其人或仗節死
義如關龍 逢張巡其人或修身謹學如卜子夏程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中

碑記

三

音

伯淳若我 朝之薛德温其人褒貶論述如晉之董
狐漢之司 馬遷其人是雖德有偏全功有大小言
有醇疵就 其所至皆可謂能立事見本傳文不具
列祭法曰 法施于民以勞定國以死勤事惟其所
遇可無媿 焉今之人猶古之入也莫不攸好德莫
不喜功莫 不務脩詞而能立者鮮則志不篤也學
不純也氣 不克也義不精也斯不可與立已故居
常自許皆 知慕仁義賤俗鄙堯行舜趨自謂近之
一涉紛華 易至流逸而失其故吾此可以責志希
蹤古人奮 然邁往一念少怠盡墜前功此可以知
學抱曾史 之行履築跖之庭能不攝不變可以占
氣傳經義 綜羣言辨士縱橫圓如轉轂莊列要
茫無涯涘 皆能發其藪而折其角可謂精義故曰
考諸先王 而不繆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豈非立
德立功立 言之準乎國家入安二百年釁孽浸廣
上習皆窳 學術多岐今日之所養即他日之所用
可不慎乎 明道先生紹不傳之緒文公繼之至我
朝文清公 又繼之宛然孔子家法頃歲誦習龐雜

巾間帖括 始同語 始後主 方况酒 需首以 取世資
本之則無 又焉能立 吾不意堯舜以來之道 脉旧
訛如此求 為賢相為名 臣為大儒 如附位 諸君子
其可得乎 又如一旦有緩急 如關龍逢 張巡 以身
殉國 將誰能乎 文學生於斯 聚于斯 能自得師 為
則不遠其 慎所立矣

三立祠記

明巡撫 吳 柱 武進 人

晉理學甲 天下明興 薛文清 倡明道教 風華漸被
太原舊有 河汾書院 為學士大夫 切磋地 江陵擅
政畏天下 清議議 已厲講學 禁鉗學士大夫 口便
其私書院 中廢見 臬魏公來 撫晉始 光復舊制 規
模加廣 大祠古聖人 斷自風后 至叔齊 凡十有八
人 鄉賢名 宦列左右 庶春秋 隸祀典 集弟子 員講
讀 供億取 餼餘 道化 鬱起 萬曆辛亥 學使者 苦試
場 漂風雨 始詳請 前撫建 考棚 移祠居 奧室 然遇
試則考舍 試畢書院 如故 嗣後 制紛更 名實漸 舛
訛予間詳 三立本末 鮮能道者 詢其址在 試舍後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中

碑記

三

六百六十一

余亟往 瞻拜 祠宇 湫隘 甚牌位 錯雜 無倫 次號房
傾圮 過半 作養廢 二十餘年 矣余低徊 傷之 不忍
先哲 道化 久湮 沒徽學 使者 袁君 議稍 廣其 制應
修葺 者修 葺應 整正 者整 正名宦 續增 入石公 璞
等凡 八人 鄉賢 續增 入高公 巍等 凡七人 事具 載
學使者 詳 不論 予不能 已於 言者 蓋深 懼後之 學
士大夫 不達 見臬 先生 建立 書院 與命 祠之意 邪
議朋 興禍 正學 烈也 夫古今 聖人 立萬世 君道 極
則必 稱堯 舜禹 湯文武 立萬世 師道 極則必 稱仲
尼立 萬世 臣道 極則必 稱臯 夔稷 契伯益 而
不求 至乎 堯舜 禹湯 文武 主德 衰為 學而不 求至
乎仲 尼學 術陋 為臣 而不 求至 乎臯 夔稷 契伯益
臣誼 替春秋 而下 世已非 唐虞 夏商 矣臯 夔稷 契
伯益 其心 則至今 在也 見臬 先生 之意 固欲 使晉
諸士 誦讀 寢食 其中 朝夕 與古 聖賢 揖讓 若曰 必
如此 而後 可鄉 賢可名 宦如此 而後 臯夔 稷契 伯
益可 至可 致吾 君於 堯舜 禹湯 文武 不愧 為仲 尼
之徒 先生 之望 昔諸 生與 人下 學士 大夫 重且 厚

如此俗儒們蓋管窺誤以書院為議論教性命逃
虛無益人家國事是何異試問朱者曰格致誠正
無救宋積衰也嗚呼小人破壞潰裂君子蒙其嘲
邪說惑世誣民抑何古今一轍耶雖然理學在大
地間如日月暫晦必明如江河暫止必行胡宗愈
林栗等能沮程朱於一時不能使千載下不以程
朱為君子江陵排斥清議拆毀書院不能使此書
院不復興起于見泉先生撫晉之口崔魏門戶獄
滋力與理學為難今聖人手闕陰翳宣昭至道不
能使日月終晦而不明江河既壅而不行余不佞
躬逢堯舜禹湯文武之盛官先生後闡明先生遺
意亦願學士大夫之宦斯土生斯土者相與紹仲
尼之道大阜夔稷契伯益之勲以再見唐虞三代
之治則天下萬世之福未有暨是余之心也夫是
余之心也夫遂為記

重修胡公祠記

明督學道 周繼昌 無錫人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中

碑記

五

六百〇一

今天下之設督學使也自宣廟始晉督學使之得
可籍記也自揚文襄一清始國制督學使特主一
方風教多出妙選以故其人後先輝映馳聲名理
助猷節氣文章之間者斌斌不易縷指而獨胡莊
肅松祠於公署之西偏祠建於世廟中去今五十
年所矣凡我子弟有事公署者亡不瞻禮而式拜
焉則公之德教漸涵人心可知也余視學之年謁
公睹環堵圯廢狀低回久之會試事孔棘兩年間
足跡兩遍全省不皇及今方息肩矣捐俸屬陽曲
張簿督而新之夫余于公雖越大江而居官鄉之
晚進羽儀匪肇自今乃今又幸依公之神而踵公
之武也是役也其以志仰止之風思歎嗣余而至
者草圮補廢知有同心
矣役竣鐫此以記歲月

築新城永寧二堡碑記

明 黃廷綬

陽曲縣治城西北二十里為新城里新城稍東二
里許為永寧堡公既以琴川詒築永寧即永寧堡

也其略且上方而語中先是永寧之役百姓曉然知大夫奉明詔以藩蔽貽我以安也且私相戒曰往大夫不輕用我非不用我以貽我以安之爲用也奈何大夫寔安我而我輩烏惡力不已出爲大夫用也里中爭負版築者蓋恐後期矣新城人亦私相戒曰天子以大夫貽永寧人安大夫豈其築一永寧而止以稱塞明詔必不然矣吾屬父老且扶杖跪大夫堂而請之大夫卽用我其亦貽我以安乎于是大夫則往謁鄭中丞而爲新城人請中丞卽檄大夫以安永寧往焉大夫慮事乃授陽曲君量功命曰平版榦稱畚築高則三丈有尋方廣可五里各門焉社倉一區以備祲且北防以佐異日縣官之急矢石甲兵之屬不下數伯計是役也大夫令勿民力是徵而民願輸二千五百金亡怨言官纔百金爲參伍犒民且營自乙亥三月歷兩寒暑而落成不愆于素落之日彼中父老更扶杖跪大夫堂而請曰往大夫安永寧今且安新城矣唯是不出阡陌而兩堡峙然爲晉民千百世計我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中

碑記

美

二百九十六

晉民其有賴哉此大夫之伐也敢爲大夫紀不朽伐大夫遂巡謝去之若不居也不佞某曰以余觀於是役而知大夫善不用之用邪何以故陽曲以一縣隸太原亡論賦役因重爲里中父老憂卽上而郡守上而分部大夫又上而鎮巡直指使者一切公私倚辨于陽曲我陽曲民不勝其因而往往適逃其間且重爲一二君侯憂大夫三載持衡部中一切議罷之與百姓更始以是兩堡之築百姓曉然知其貽我以安也此而不用其如自撤藩蔽何非不用之用大夫之善邪噫嘻此直大夫上直耳頃大夫秉節鉞登臨封狼居胥之上北覘敵情異日疆場有事則此兩堡者其伏也如堅左右壁其應也如張左右翼其錢墨隨敵而使之相救也又如捍左右手誰謂大夫用民而僅僅在版築間邪兵家譚曰善用兵者用其民自爲用不善用兵者用其爲已用用其自爲用者兵莫不可用大夫有焉某不佞敢持是爲大夫不朽伐大夫劉名漢儒中已未進七洛中人陽曲君伯名灼甲川成進

士關中人里中父老德之將與貞珉俱不朽云

三立祠增建考場記

明督學 王三才 蕭山人

嘗聞世將治大道招揭於學校而正議行世將亂微言激發於鄉塾而清議起正議相宜顯洩於文章其弊也為拘為靡尚範圍於道中清議相高隱託於性命其弊也為詭為橫而跳越於道外二者同途異致皆積漸使然非天之所造寔人之所設也太原之有書院舊矣初名晉陽書院尋以改卜撫治廢繼復為河汾書院又以權相禁革廢至見泉魏公撫晉大拓其址而增益其館舍祀晉古聖哲於前遂名三立祠云夫歲時不同興廢互異廢者何禁清議也興者何崇正議也人各有口誰能防川正議既明清議自息何興廢之通仍為哉予不敏承乏晉土董茲校役歲舉試事慮以建廠煩民力蘆葦洩漏諸生亦困於風雨節檄平陽諸郡割構幾徧而獨缺於省會未有定畫爰請於大中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中

碑記

三

云六百零六

承魏公公曰書院固多隙地就其傍可容數百席舍則增之便三立祠障其前迂迴以徑通非所以履中正而尊瞻視則更之便號房介在兩隅戶牖隔絕與試事不相妨則因之便下唯唯奉命遂集郡邑諸大夫議之經理因革悉稟大中丞指授務三立祠於深處洞開重門東西建席舍五十楹門皂房各三楹而廳樓號房悉如舊計費幾四百金取之歲考長物不煩民間半菽役既成遂然祠宇豁然衢路巍巍乎大觀矣遂進諸生而諭之曰此書院也而知所以建考厥意乎夫道者域也聖域而赴至域而止賢知者不得越於域愚不肖者不得損於域總之執於道而範於正是之謂大同明興廣厲學宮茲飭功令願以經術翼以傳註取以科目由此為正途不由此為異術夫豈不知古今有未發之祕豪杰多不竟之旨而徒拘拘者為此以正域也有能由吾道者玩索其中終身不能盡而不能者習焉安焉亦不失為中流已耳爾諸士講習於斯披藝於斯明旨具在督學使皆奉持惟

若束之寸有所欲騁而若歛之何至有爲詭爲橫以干交網者學校統持其衡而士習一稟於正端有聖矣或曰信如所言毋乃墮詞章而忘性命乎予曰不然夫子言文章罕言性命非性命不可言言文章而性命無待言也知者見之謂之可聞不知者見之謂之不可聞夫子何心焉聖之作賢之述君子之庸德庸言何莫非文章何莫非性命也爾諸生執經而窮理吐詞以抒心遵倫理而悟本原放之四海而心心可通率之日男而事事有據如日中天如川流地上下昭察躍然心目闡此以立言履此以立德擴此以立功卽古先哲所稱不朽何以加焉有如羣居方聚衆喙爭鳴厭薄尋常闕奇索隱矯枉者過正而矯復生矯逐幻者失真而幻更尋幻舉一切真實境界而悉付之冥漠之鄉乃號於人曰此性也命也嗟嗟既無文章性命安附色蘊俱空閃倏無主可與立之謂何始於清議而卒於橫議究且心喪道而道復喪世則書院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中

碑記

三

五百六十六

若爲之崇焉及使議廢者之得藉口矣故昔之政爲三立祠也示以正模也今之增爲考厥也董以正法也模以治之法以齊之總之域於正而止中丞兩魏公意相成而先後若相待也然則是舉也豈徒爲士民深慮不憚以一勞貽永逸且以正人心而端世教進於治矣謹叙其始末以記郡太守關君諱廷訪縣令尹梁君諱之垣經始其事而重役者縣主簿劉嘉賓亦與有勞并得書

創建儒學常平倉記

王三才

見前

夫造士必先禮義而禮義生於富足富歲多賴凶歲多暴自古記之故成周司徒之職合養於教其思艱圖易者乃其敷典和則者也爲上而寡廉鮮耻匍匐公庭搖尾乞憐以冀升斗則禮義之謂何顧飢寒切身稱貸無路方糶糶莫必其命而欲繼以禮義勢必不格則司教者亦與有責焉庚戌晉大禋卜董校役諸士子枵腹狂奔接踵乞學租有限而待濟無窮始而貧者至繼而富者亦至矣詳

詢之故蓋晉土高亢水澤不通一遇旱災焦土千里且山麓嶮巖勢難轉輸卽有產之家束手莫措貧富俱困勢所必然予惻然病瘵與府縣商之置田收租遇歲歉而不免賠糧養廉出息多拖欠而甚至喪本計莫若常平積穀便而苦無其貲查得空月廩糧一項原議作書院供億支銷向屬木道循環並無別項支用近來書院雖存而會課又廢本道不動分毫而該州縣視爲長物那移借用指射相蒙大率歲月轉長便屬烏有矣以學廩之美餘廣學校之儲峙於理其便孰與積於無用而耗於妄費也因請於撫院魏公按院劉公兩公皆報可遂遵行通省諸郡縣之良相與從史贊決議遂定據太原府開報自萬曆三十三年起至三十七年止計見在各州縣銀一千七百六十二兩有奇行縣酌議照依多寡不等仍留該府州縣作儒學常平倉本稍衰其最多者以益其最寡者其法於每歲秋成之後穀價三四錢內外卽行收糴豐時設法隨價倒換如遇荒歉年分穀價六七錢內外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中

碑記

无

音五

卽行發糴大約比時價每石量減一二錢止許生員平糴人不得過三石則上無賑濟之名而下得賤值之利貧富均需可絕此有彼無之爭而操縱在我亦無賠糧拖欠之苦且賤糴貴糴稍有微息日積月累漸以充盈或好義者因而增益推廣不出十數年之外可使諸生人食賤穀歲不知荒夫入亦各有心寧復利升斗而棄禮義乎或於風俗未必無小補云雖然立法易用法難儻收支非其人轉換不以時則勞擾侵漁虛冒溢損之弊種種百出不咎用之不善而反議法之無良則不久旋廢總之歸於烏有而已故先爲之示約大槩一不許差遣大戶以致賠累一不許生員包攬以致乾沒一不許借貸升合以致拖欠一不許委積多年以致朽蠹一不許收支失時以致久候若其隨便區處調濟聽之賢有司而每歲清查振刷尤在上人加之意焉庶人盡寔惠而法可久行耳恐吏胥多玩歲久漸湮謹勒石登記發過數目以便稽考後有增益不仍續註項下并書其始末以俟同志

之君

少司馬魏公祠記

李維楨

見前

魏人少司馬魏公兄弟三人稱才士而公名位最著初舉進士除荆司理時江陵當國有震主威又直父喪上自兩宮下浦四海輻輳其門子弟親戚鄉里知交借力勢駕人衆無如之何公危行言遜以廉知自將夸毗之夫望之色沮即江陵於公不可得親踈用治行高等召入京而江陵病劇不能復關政矣拜山西道御史無何江陵事敗削其子冒科名起家者上夙忌江陵專擅身死而言者攻擊之取幸於是拾唾餘壘斃虎紛然競作公疏論諸閣臣子與江陵事同罰異非公道無以厭衆心當事者憾之謫公判許州天下偉公氣節不隨人嚙笑如此尋擢理鄴郡南吏部郎光祿丞已爲少卿爲京兆納言所居有聲績而最後乃爲兪都御史巡撫山西兩滿三載考久之甫遷副都以父老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

中 碑記

三

言三

諸昆弟卒請歸養既歸以闕邊功晉少司馬公之撫山西也巨璫出領礦稅爲民鑿齒莫窮而礦璫爲甚公力持之璫亦反噬以激上怒而公又上書言朝廷得失譏刺宰臣不能輔導挽回使刑餘之人播惡天下上切責公慙而嚴禪者至設爲大不道語中公猶賴九廟之靈陰嚙不爲動以故廷推公入佐九卿不報而山西因得久覆公德字若西伯父母孔邇忘如燬者之厲已可十年既惜公去攀援號泣日千百人爲羣度不能留則相率醵金置地當國中爲祠祠公以志沒世不忘之思又三年而公卒所司具言公生平爲國名世其在晉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宜覈稽詳實以行旌異事下中丞李公待御康公而余不佞承乏攝藩篆哀集諸道諸郡將吏士民所陳述公狀凡數萬言數十百事以上兩臺大要謂公孳孳小民之依慈父嚴師交相爲用內治則除貪墨廉徵歛慎刑獄鋤豪強扶單弱飭紀綱正風俗自諸王以及縉紳閭里一切繩以禮法毋敢踰越卽有銖兩之姦無所不

偷魁市猾聞風遠徙一二狐嗥之徒口實曠推車
政流言熒惑幾構天亂下令捕索不崇朝而定又
爲復書院表章唐虞以來立德立功立言之賢爲
宮陳俎豆駿奔走風勸後進而督課士之秀者人
文蔚興外治則繕亭障築塞垣延袤千百里刁斗
相聞治器械儲芻粟足支十年悉捐其金矢之罰
以從事民無所與省司農餉數十萬禦敵善操縱
款市無諱而金繒不加益其餘力且以禦倭討番
爲天下倡人人誦功歸德而出於晉之外例不得
舉矣公取與嚴一介入其室蕭然如素士鎮重如
九鼎應變如轉圜知幾如上筮中情見貌始卒不
易如屈軼之指佞神羊之觸邪性定不移公家之
事知無不言言無不爲爲無不計遠大則皆未之
詳也又有公鄉人同事於晉以私智小惠于一時
之譽而得與公並祠竊謂非所以妥公靈已而左
丞鄴劉希曾爲余言夫已氏私以平陸蒲州稅媾
璫至今不入少府其所信任刀筆吏攘爲公取璫
千金而立券友人趙夢自文部復言其人行不齒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中

碑記

三

六首九五

於鄉璫之誣公也實彼嗾之且爲言官而受人指
使汚穢選郎之以清名者其同官用爲耻此何可
與公同饗血食于陳晉臬不一釐正之安用子爲
會公門人吳從道以祠無碑伐石屬余爲文余謁
公祠與夫已氏同門然不同室因爲牆蔽之中唐
有甍而別高大其門獨以公顏門之楣旣不失晉
人報功私意更不恃賢士大夫是非公論於義爲
允公名允貞字懋忠別號見泉大名府南樂縣人
舉丁丑進士生平自有國史家乘不具論論所以
更祠故云爾朝衆方議公贈諡請俟後之載筆者
余楚人也爲楚詞一章饗公 瞻戎索兮晉疆何
豺虎兮披昌民予遺兮膚剝牀中丞畫熊兮省方
左貂左騶兮扼其吭排閭闔兮敷腎腸清君側兮
無良畏日愛日兮逝流光蕪粵蘼兮無淪喪河汾
兮霍行功德兮山高水長客并州兮十星霜將無
同兮故鄉無以公歸兮劬以公亡尸而祝之兮國
中央簞食兮壺漿走謁款兮皇皇魂陟降兮帝傍
尚願茲兮悉嘗我有 大兮德靡爽均四時兮歲

僕僕以嗟魏大名兮
量宜爾下孫兮世發祥

蓮峰周公祠記

李維禎 見前

孔子曰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無能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母親而不尊父尊而不親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惟豈弟君子乎豈以強教之弟以悅安之故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他日日子產惠人是衆人之母也食之不能教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而况於師師不嚴道不尊易子而教何爲者以子產之褚衣冠伍田疇非常之原輿人誦焉然且母而不父而末世爲人師者垂事養譽法禁節奏芒朝慢措壹是縛誦其體裁呢嘔其聲氣以徇之抑或粗厲猛起奮末而不假道人爲之貫之積重之致好之哉吳周公始督學楚既督學晉恭敬以蒞之忠信以孚之慎謹以行之端慤以守之士爲一變矣士有墨尿眠挺商宇鬼墳之行瞞瞞然瞑瞑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中

碑記

三

六百五十一

然於酒食聲色舞知猜禍豪植而大強者投籍之斥逐之上又爲一變矣當臨校時數千百人分割而等異之片言隻字靡不雌黃如離婁之察秋毫易牙之別淄澠士又爲一變矣請謁不行強禦不避其文不詭於正雖寒峻必收其有束修至行亟收之其文詩謬雖貴介必黜其有穢德亟黜之羊續之問筭器之食終歲無敢造門不探籌而公不敦槩而曠不衡石而平士又爲一變矣教不能不播舉統類而應之無所擬恁如叩洪鐘大叩大鳴小叩小鳴鼷鼠果然之食飲各滿其腹爽然快心士又爲一變矣月奉幾何損而頌之母子相權士親老無所養貧不婚葬者於是焉資卽一几一席之費不煩里旅具爲區處藩王威命靈寵操一諸生如發蒙振落耳力持之以免郡邑長吏能教養士者甄異之名宦鄉賢久而湮沒其後人陵遲不能紹明者表章之士又爲一變矣故事三年一試公五年而三試無從事獨賢之憾進退因其所習軒輊惟其所當昔或拔之今或抑之昔或疵之今

或褒之無逆非無因謂上又為一變矣士不易
公頌笑之邑而莫測公陰陽之用尊嚴而強教當
今之世未有出公右者也然而士隱然若渠堰集
括之在於已也豪傑化之衆人愧之邪說畏之奇
表逃之禮然而然師云而云習俗移志安分移質
吟口名聲如日月挹其芬如椒蘭奉其言如圭璧
尊尊親親道蓋備焉不以比周來也不以夸誕有
也不以勢重脅也斬而齊枉而頌不同而壹非所
謂豈弟之化而師嚴道尊民知敬學之驗歟公考
最以數有殊尤之擢士度不能留公相與貌公之
像而祠之而謁不佞記其所繇夫生祠非古禮也
而禮有可義起者記曰天子所不臣於其臣者二
當其為尸則弗臣也當其為師則弗臣也夫以天
子之尊而臣為尸者其人即子弟行而儼然以祖
父事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音聲人也而以神饗
之視生祠何殊然則師雖生祠可矣與桑楚之居
畏壘日記不足月記有餘人猶尸而祝之社而稷
之俎豆於賢人之間公為晉師成人有德小子有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中

碑記

三

六百四

造日異而月不同功十百畏壘水深則洞樹落查
本崇德報功匪今斯今振古如茲公亦聽之矣且
祠非虛設也公即去晉士無有師保如臨父母出
入以度外內知懼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君
子以教思無窮皆是道也奚不可之有彼務悅安
而略強教者不講於師嚴道尊之禮豈弟君子之
詩胡不取公今日之事觀之也不佞是以記而論
之公豈其杓之人邪公名繼昌字文伯無錫人以
鄉試第一登
巴丑進士第

三功祠記

明兵備道

陳長祚

福建人

三功祠者巡撫萬公驛傳郭公與先大人血食之
所邦人歲時伏謁以奉烝嘗者也考之嘉隆之間
萬公以壯猷鉅望奉肅皇帝璽書鎮撫三晉經文
綿武安內攘外績可百世祀者晉之人有碑在口
有史在書不暇贅論去日攀轅赤子相與尸而祝
之宜矣若郭公則專督驛傳所職者與馬置耶之

大夫董學政以興起斯文為口任非有建
殺鉞之寄開府專制之權也乃與諸公公共繫去後
之思合祀一室若同功一體焉者蓋三晉表裏河
山夙號形勝輿區國初斥堠萬里沿邊設備最為
嚴密自正統己巳之後東勝玉林相繼失守藩籬
既撤與寇鄰矣嘉靖壬寅八寇太原邊患遂從此
始嗣是無歲不入蹂躪內地幾成丘墟穆皇初復
丁卯寇益鴟張復謀大舉以太原殘傷入無可掠
奸民趙全等教以省城南關編戶數千財貨畢集
且土城卑薄易破可滿載歸也於是率數萬之衆
次驪皮窰口分道入寇謀報至而遊騎力抵近郊
諸將為公以憂歸代者王公以防秋移駐寧武藩
臬諸大夫齋捧人觀相繼出疆惟先大夫與郭公
若守外逼內携人情洶洶有頃聞寇陷石州衆益
危懼或欲撤屋徙去或欲挈孥而逃訛言流傳一
夕率夜驚四五至晉國主亦怖懼不寧先大夫郭
公撫衆曰賊衆而銳此誠不可與爭鋒然吾有賊
可據獨不能守乎傳諭遠近避寇者盡移入城分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中

碑記

三

六百六十八

風軍民乘陣登陴郭公守內城先大夫獨當南關
一面衆皆危之先大夫直任不避出庫中諸守且
置內外又發金錢市酒脯懸賞罰以風死士舉砲
火以揚軍聲大都慷慨身先與便宜禦侮者靡不
相機觀變而纖悉具辦卒之敵偵我有備遂中丑
引去即未嘗對壘交綏令封豕長蛇隻輪不返而
金湯亡恙衆若更生所不至於倉皇瓦解者誰之
施也寇退大城南關高厚與內城等明年先大夫
與郭公相繼遷秩行晉士民謀曰賊垂滅南關已
久往歲倘城守不嚴關以內皆魚肉矣祀典凡以
勞定國與能為民捍災禦患者皆禮不可廢矧吾
情小人賴二公保障又情不容已乎相與擇地建
祠貌而祀之奉萬公居中顏其額曰三功祠一以
安常處順布德宣化為功一以履危應變保境安
民為功此去後輿情合祀崇報之意也然萬公當
無事之時惠行而被者易感先大夫郭公當有事
之日功成而感者難忘為萬日為先大夫郭公難
迄今垂五十年晉人猶津津以吻問即此見民心

道古今一日遺愛在人沒世不忘豈可以聲音
貌爲哉不肖幼侍先大夫每談及石州城破之
際南關城守之危輒咨嗟嘆息爲地方恨不知此
邦之人得全城爲幸遂侈以爲功而並列於祀典
也祠先建於西湖景水晶宮後移於東城天妃廟
察夏兵備西來聞諸故老邀拜祠下不勝感愴因
順民情卜地於南城外順城街重加創建擇戒僧
主焚燒工既成撮其事之顛末勒之貞珉聊以備
異日晉乘之書庶有采焉若先大夫當日樸樸作
人與二公生平過化則尚論者人人能言矣懼言
之爲駢枝也萬諱恭別號兩溪江西南昌縣人嘉
靖辛丑進士郭諱斗別號麓池雲南人先大夫諱
瑞別號文峯福建長樂縣人俱嘉靖癸丑進士焚
燒地若干畝坐產段至載在碑陰

巡撫題名記

明侍郎 張頤 邑人

國家內設六部都察院外設都布按三司以相維
持有事則命六卿之佐風憲之長出而巡撫彈壓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中

碑記

三

六十二

百辟安撫羣黎其位高其官尊其權重居是任者
蓋極天下之選也山西爲京師右臂北控沙漠西
阻大河朝廷宿重兵以備之恒設巡撫以總鎮一
方故都察院所以尊朝命而振綱紀聳觀瞻以嚴
上下也然而題名記者蓋有勸懲之道寓焉後之
居是任者據高位持重權一睹是石必思曰某之
政善可以爲法某之政鄙可以爲戒兢兢於衷其
專主安民之心油然而生嗚呼後之人視石其亦
有所警也哉

巡按御史題名記

明督學道

周

宣

蒲田人

國有史古也題名何義邪錄姓名序爵里備觀
史之餘也其爲用要焉今之人去古遠矣其觀於
史也如其善孰不企而慕其不善孰不唾而惡其
始善而終不善也孰不惕焉以懼其終善而始未
善也孰不闕焉以思况乘乎其後者觀其名述其
政而思大其所圖者聖然史職紀載斯之升降政

之得夫人之善不善許焉題名止於姓名爵里而已也非博而詢之其得而詳邪詢則詳詳則熟於心而不可解其爲慕與惡與懼且思也寧若是已邪故曰題名史之餘也其爲用要焉雖然奉只尺之命按萬里之遠上焉寄朝廷之耳目下焉肅一方之紀綱興一利爲陽之嘘有養之道焉除一害爲陰之肅有安之道焉進一賢賢之氣昌黜一不肖不肖之氣阻有勸與懲之道焉非直觀人也而亦觀於人苟觀於人矣而所以爲觀者可不備乎山西巡按題名記舊缺弘治庚申改臨汾內館爲今察院宮保周公記其事始及之凡八十人正德間有尋爲之者又九人紀而遺者二人左右離立觀者病焉今御史萊陽王公按部之踰月植良仆姦百廢俱興因舉以授提學副使周宣將備而書之既備爲著其說如此公名秀字士英甲戌進士宣字彥通乙丑進士前是方巡按御史也

布政司堂廡記

周經 見前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中

碑記

三

六首

君國子民肇而官職設矣禮制高卑序而貴賤判矣爵祿分多寡統治別重輕而等威物采亦以之異矣布政司下六部一等天子之德化政令承之六部以敷之郡縣而致之於民布政之職也然其等威物采既非百司庶寮之可同則夫聽事之署使非尊大壯麗何以稱朝廷倚任之重聳士庶趨奉之觀哉論小雅斯干之詩考春秋新宮之賦可以見矣山右爲古冀州地若太原則唐虞之甸服也漢唐以來皆爲巨鎮本朝宗親之府藩臬之司軍衛之帥皆於是乎設而布政之署在府治東洪武初卽元行中書省而改建者歲月之久荐至傾圮官守繼承雖屢繕修然亦補罅飾掩而已弘治丁巳益都陳君清爲布政使天台潘君祺爲叅政節用積財調食鳩工興大建之謀然後堂儀門外門及一二廡舍僅立而陳君陟都御史去且連值兵荒遂而停寢逮歲壬戌潘君遷左轄邊警靜謐而時亦豐稔於是復舉前議既請允於鎮守陳公巡撫魏公巡按藍公又審諸叅政任君弘杜君忠

畢君孝參議王君緯園酌事宜規畫制度役用諸
在公不以妨農費取諸帑藏不以病民抑其堂基
開其廡地不威而人從不迫而事集不手載而完
美堂之爲楹若干廡之爲間若干堙堦嚴正而廉
隅整飾棟宇峻起而簷阿華彩信所謂如竹之苞
如松之茂如鳥革而翬飛也已工始夏四月訖秋
九月方落之際而右布政使吳君文度參政曹君
鳳各捧除書來莅嘉潘君之能事而喜茲署之有
成於是相帥謂予爲文以勒貞石示永休辭不獲
爲之言曰昔人有記政事之堂云斯堂能議人非
能易人位夫堂木石之爲也胡能非人罪人哉願
位乎此者或戾於道有愧斯堂自爲清議所不歸
耳誠使登斯堂以發其政必正其身必忠其事必
執國是不以所畏所慾而渝於上有補於下有惠
如吾潘君之今日則於斯堂爲有光聲聞以彰顯
庸自不能外之堂胡能榮辱人哉潘君爲天台盛族
厥考松菴先生儒行甚高君承家學取進士官刑
部嘗陳時政十策爲士大夫所稱與及歷四川江西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中

碑記

三

二百四十六

以至吾晉開誠布公吏畏民懷故政務舉而廢墜
修若斯績之偉可頌也哉昔召公布文王之政常
芟其棠下後人不忘其德因愛其棠而不忍翦伐
况聽事之堂乎然則他日君應召去睹茲堂廡仰
慕君德不有如其棠詩人
之不忘乎故記之以俟

按察司題名記

明 錢溥

國朝內置都察院外置十三按察司以任天子耳
目之寄而表裏乎風紀綱維乎治道若山西其一
也山西在禹貢周職方氏爲冀并二州之域我大
祖高皇帝定鼎金陵山西在數千里外實維荒服
成祖文皇帝政肇北京開拓沙漠則倚山西爲右
馮翊之地凡按察長貳官非才而有風操者莫勝
其任近華亭俞公本由進士爲御史自山東副憲
陞使於茲刑清政舉一道嚮慕非才而有風操者
乎公謂洪武三年自僉事李公溫開以來永樂
中僉事宋公禮爲工部尚書呂公震爲禮部尚書

呂公望大理寺左少卿副使王公驥陞至兵部尚書正統中進封靖遠伯寇公琛為副都御史按察使鄭公辰轉兵刑二部侍郎暨諸有聲其任者多歷歷可稱釋今不書則前無所傳後無可考乃與諸佐貳謀揭於石而徵余言余謂俞公不忘前聞仁厚矣然開設自李公始而題名宜自俞公始雖然吾俞公之志不止是也漢刺史得察二千石即今按察使也賈宗在冀州升車褰帷以廣視聽蕭章在冀州故人守清河雖與私飲不廢公法唐李勣在并州以威肅聞太宗謂賢於長城皆有功其境者故論部使得人尚舉此以為準况公身兼其境職其任而不引而上之則後擬其倫指實議焉不懼甚矣乎故為記之而且諡諸其同事於臬者

新建太原府治記

明葉砥

自逾太行迤北抵雲中恒嶽盤其東大河墜其西環地數千里介乎周秦燕趙之間者晉之故疆而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中

碑記

三

云六百四七

今天子以封諸王所謂山西者也屬府州邑百餘計觀山川之雄遠風氣之綿厚城郭之堅完原隰之沃衍有因高節夷固外宅中之勢蓋太原為第一郡故國都所建藩省所治武衛風紀所司威於是乎在宜不與他郡等朝廷往往擇所守率難其人洪武五年秋山西省以守臣闕狀聞詔以朝列大夫同知平陽府事淮西胡公維進階中頭大夫知是府始公之至以清謹端正為治執吏民於大法剔蠹蒐弊離上官莫不嘉之公惟府治之廢也久矣托署他所地偏屋卑不即為圖以新厥觀於我國制謂何乃諏於衆衆口宜遂營於省治之西百步許辨方正位而通衢背崇墉拓基聚材百工偕作始於是年之某月明年某月告成聽政有堂退思有室推謙有廳賓屬有慕廡分六曹門設重扇與夫廨地倉庫典獄之所一如制式氣象聿新過者竦然若噴噴不舍去五月某日公移署新治而僚佐賓屬及群有司邦人比執事者交賀畢合樂以饗於庭

公曰意來汝衆余承天子命收此邦三州十九
縣之人人之利害休戚懸於予予敢不祇慎乃心
以荷天寵以敷宜聖天子德化而與若等事事乎
予誓自今凡我在位君子治若等入斯門行斯庭
以登斯堂者其尚洗厥心新厥德毋忘天民毋替
天職毋苟天祿敬念哉一或從欲以敗厥度藉令
脫咎殃於身獨不上畏於天而下辱斯地乎衆唯
唯而退皆相勵自慎且願立石以著公績示永久
爰屬記從事其竊惟皇帝既新厥命以禮樂教化
陶夫民守令於民爲最親故新民之效責守令此
宜公於創新治宇之初諄諄然誠於衆是將去舊
以卽新新其德以新教化新教化以新民俗豈若
務新耳目之觀聽氣體之居養者而然哉民俗既
新斯無負聖天子責任之重矣山西諸郡抑有闢
風而興者與吁今之爲牧伯得如公落落百數輩
參錯天下皆用心若是何愧夫古良二千石乎故
予不辭而爲之記若夫歷代之郡號官秩部屬疆
理廢置沿革則有郡乘在尚來者攷諸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中

碑記

堯

六百七十

陽曲縣題名記

明尚書

喬

宇

樂平人

陽曲爲山西省第一縣巡撫臨之藩郡隸之令於
此者朝夕經畫勤惕罔敢懈加以呼召迎送之繁
徭役供億之費旁午襍沓殆無虛日厥惟艱哉必
明斷以涖政廉慎以持已斯克舉其任矣汝寧張
侯景以進士知縣事精敏剛潔下車首問民疾苦
抑豪縱蒐蠹懸聲價赫然期年政化大行乃告於
僚佐曰內外諸司官署例有題名匪特識歲月紀
昔民而已蓋善善惡惡咸寓於斯自洪武永樂以
來前令凡若干人悉漫漶無所考非缺典歟爰稽
故牒載名氏及里出分年彙次而刻之於石以爲
來者勸於是都御史陳君邦瑞寄書予曰吾邑有
賢宰創立久廢之典願惠一言以記其顛末予因
漢朝廷設縣令曰親民之官寔以導揚風化撫字
黎氓之寄責成之厥職重矣第今爲令者往往弗
克自振輒談於出身之階梯其怠若職債若事者
皆是也嘗歷驗治蹟彰聞賢聲茂著者類各不同

以歲貢稱者百纔四五而已又奚惟乎上之人
所以待之者亦有等差哉士氣日舉治道愈趨於
下有由然矣是故書姓名錄籍址詳其履歷之由
俾觀者循名而指其人曰某與某也賢未必皆出
於進士也某與某也否未必皆出於舉貢也以賢
爲勛以否爲懲瞻視對越之間有不感動而興起
者乎張侯此舉其有裨於官箴仕範也大矣侯屢
膺薦剡將有顯擢他日嗣侯而至者諒非一途其
必體侯之心行侯之政慎修乃職務以第一流人
物自期待以垂譽於無窮則題名之舉庶幾爲無
負也豈但克堪繁劇踵前人之芳躅而已哉予故
因記一邑以告夫
天下之爲令者

陽曲令宋公生祠碑記

明布政馬諫邑人

今上御極之四年天下復當大計吏我邑令宋公
當再質成朝車將發士民傾邑出都亭擁道遮留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中

碑記

四

音字

者攀轅持轂尼不得行公亦爲之停車慰勞涕泗
交下若免赤子於懷者旣去而民思之甚於爲令
時都人士若諸父老宋官孫希科張步衢等數百
千人醮金爲公之祠經始於正月落成於三月祠
成肖公像以祀屬不佞諫勒其狀於麗牲之石不
佞諫邑人也知公善政最詳且覈敢不臚列以慰
邑人之思謹按公天性寬大平恕明習吏事官府
及民間銖兩之弊必晰規畫務爲久遠而精力能
推行之甫坐堂皇未及視事首飭吏胥於庭謂法
行必自近始吾安能手足呢若忍令我單赤豺虎
嚴若邪援筆而黜羣不逞者數十人雉門之內人
人若負冰雪矣乃稽賦稅故事催科無藝督賦長
黠里領之掠編戶而盜公家上下交困公不憚持
籌駁田肥瘠以爲緩急而次第徵焉聽民自輸取
盈不取羨民樂其無額外費也賦入轉溢平昔訟
言盈庭對簿者鱗集所上臺察監司大府移不可
勝數其受諸移亦如之公精法審斷剖決如流
中理解以故案無滯牘四封之外爭來暨成俗

自輟而與人之心豐求者罪之自是民無暴死者邑多
者勿問其心豐求者罪之自是民無暴死者邑多
鵬冠所部司吏賊曹下捕格甚峻公窮其淵數得
博徒之雄黠者十餘人重按之械繫以徇盜源清
矣自是抱鼓不鳴探丸之奸屏息閭左晏然已復
大祿道殫相望公便宜發粟佐以俸薪做富鄭公
煮賑法基布數十餘區分餉就哺者不足則勸民
協助得穀數千餘石全活數十萬人又以其餘分
給下農資之播種更獲有秋歲當踐更民以贏縮
自列者匿其情鈎距百端終有遺照公目爾貲可
匿爾田不可匿也手程賦書清弊覈隱戶無匿田
田無匿稅一切徭役以是為差民甚便之所部善
其法遂絜為令布之通省妖氛熾甚薄我都城當
事者就公畫策公周行北閭簡良家子而諭以禍
福部署登陴令之三申之五則人人如在行間屹
然山河之固矣藉令畿輔列城盡得如公者守之
賢於精銳十萬何必紛紛召外兵也他如遼者碩
為三老耆夫申明皇祖六訓以化誨其子弟而月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中

碑記

聖

六十四

且與博士弟子講論經術旁及藝文又公下車時
樹之聲教士民所共守者公之所以治陽曲而為
德於民與民之所以德公思公肖像以祀公者類
如此此可以規直道之在民心矣方今天子操吏
治拯民生親決萬幾循太祖世宗之法慎梧掖蘭
臺之選而治行第一如我公者當必首應明詔立
躋清華得盡言天下事以福天下不腆敝邑豈有
外焉則公雖去猶不去也諸父老孺慕之私其少
釋乎衆皆口審如大夫之言吾儕小人當禱祀以
俟遂書而勒之於石以垂永久風來替公名權字
滋平河南商丘人
天啓乙丑進士

督學袁公去思碑

明侍郎

張慎言

陽城人

國家既置太學於京師郡邑皆置學特遣學使者
督其事故十五國與太學皆國師也任重而道尊
氣運文章人心風俗皆於是焉在風移俗敝國家
之法度紀綱皆非其故獨有選卿奉之法兢兢焉

出上下相問夫士以氣為主造士者在作士之氣文章者士之生氣也廉恥者生氣之本也竿牘苞苴廉恥殆盡浸尋而至丙寅丁卯之間士氣盡矣造士之流弊乃至於此上下四十年升降之際蓋欲獻感慨不自禁云甲戌秋袁州袁公奉璽書臨晉之鄙于旌至止士習翕然往學使者一至奉例陳款科條畢具試事未半而色已倦矣士與主者志氣不相往來姑苟且故事冀一日之幸無論不肖者走百徑如鶩而士有苟且僥倖之意此其心何如哉頃諸生試役遠者未嘗見但見吾黨二三子虛往實歸氣靜而志恬若有所得而不可名試後先未嘗聞有正文體蓋士習塗飾功令如昔者紛紛頒布公與多士淵穆靜專而文體士習已潛移矣古者有胎教士大夫為博士弟子時正當胎息學使者固為之母是憶日者比肩連袂共侍榮戟之下彬彬皆君子曾幾何時率失足陷身不可問吾黨比年以來風俗靡敝識者心憂之公未嘗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中

碑記

聖

六百九十五

一煩聲色多士丕變善惡轉移之機何神速至於斯也豈不以人哉嘗竊論之父兄之於子弟情篤而法不嚴篤則溺不嚴則玩使者奉簡書飭三尺從事較尺牘於風簷寸晷法雖嚴而誼不洽帖括非小道也劇肝摧腎如累黍而合尺度焉針芥不投無以服才士之心若舍尺牘而他問以名器假人將無以塞囂陵詬諱之口况身實脂潤惟怯錚處狠繩人以孝廉方正剛大侃直之槩則已自覺其不情而人亦不信噫談何容易公已奉命督晉中學乃上疏極言諸監督使者當罷狀甚切直聖主未即報可業心俞之後卒如公言二子中之津津然瞻雲望日豈在條教號令哉記先是檄纒下郡縣皆腆臚奔走議為地不皇啟處比公至父兄子弟知交親故各寂然歛已約束而聽試焉此何以故試已無賢不肖如獲所欲得姬者顧影自憎無益嫖娼乃有怨鑑者乎爭自琢磨恥借齒牙况買刺且以貨取也握三寸之璽進退人才凜然罔敢干以私二千石而下無得關一語以延諸生

堂下宇欄句比冲粹恬
者雖貴俗居然廣文耳
授館致食臨脉諸生病
行下已即屏逐車騎造
者諸生入室問字蕭然
外無長物相視而駭退
經問難哉公奉朝廷之
聖賢之精神通帙指之
以百年名世之業侃直
奔競之習教之所係固
作士又在養士作直風
矣昔胡安定湖州之學
司請下湖州取安定之
余謂不然即取湖州之
往者奉例陳款而已得
年用有司言遷先生太
大夫責也諸生因感慨
書院廡下以志教化轉
夷上下各相喻於無言
所入幾何悉括以饋諸
謹致藥餌諸生感且泣
諸生諸生無一刻荒於
兩蒼頭供餽粥圖書襍
而相語皆太息豈必在
法洽以父兄子弟之情
志氣三年兩課之制期
廉靜之躬悚革後先愧
不重與余嘗謂學使在
草之機今者殆可謂養
最善宋慶曆始建太學
法以爲太學法至著爲
法然非安定則其法亦
如侍安定左右邪後嘉
學中允居太學然此非
後先升降之際請記其
移之機原無難易如逸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

中

碑記

聖

云後之視今亦猶今之
諱繼咸字臨侯乙丑進
州府宜春
縣人謹記

狄梁公譜系祀田記

明知縣

彭而述

鄧州人

縣之南治十里人烟可
里志乘所載父老所傳
以迎送出郊少憇古槐
綫之子姓而問之而蚩
少因慨古來賢達勳烈
曉姓字而異代而下求
香火之而湮沒不可勝
祖宗而子孫無傳者良
下檄延搜之不可得會
公以社稷之功再造李
後此理之常無足怪者
亂陵谷遷流橋枳尚有

代亂去太原占籍江潭
州而墳墓實在陽翟偶
不及者固多哉此公誕
緋衣蕃於聞喜陸氏張
嫌將相之裔屠沽亦壯
山得其一二苗裔而衣
風教關焉矣余於是榜
人拔其老成者二以報
孫矣夫一脉是傳卽衰
百世可知門地莫問又
悉其狀以告執事俱報
生賦采芹攔入梁公祠
稱弟子員爲梁公奕奕
來則固元輔吳公昔填
於三年前者也守寧公
大之可謂景行高山善
當世容有之而聞風興
起於聲銷响寂之後進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中

碑記

器

六

作一堂之想誠戛戛乎其難之矣間嘗取梁公之
始末而細繹之平生知已有二人焉其始則闢立
本而其終則婁師德也夫立本以觀過知人相公
於海曲東南之際至同平章事周旋左右數十年
則師德實薦之今公旣有專祠私意以二公木主
配享然千古具眼梁公自應虛席恐於主客禮不
類且已而此義不可不存也雖然彼當時梁公之
所爲者誠難耳夫女主也而太史兆之李淳風以
爲無如何猶以氣數委也而李勣等以爲此家事
也一言成之甚矣無賴賊之嘗試人山河也令非
公也而太原王氣不旣泐滅無餘哉觀夫帝在亮
州也甲子紀年胥天下而周矣而于公之相也則
微之嗟乎九月梨開徒占先春之苑六郎荷放幾
剗一姓之根牝晨鹿聚清朝之上業已盡化爲婦
人而瞿瞿國老拜手颺言返廬陵之駕於東宮振
鸞鳴之羽於一夢卽淫傳亦知其無可奈何而曰
還汝太子也公於斯時試岌岌乎危哉其不危者
僅介心髮耳先止有言曰取日虞淵浴光咸池此

功不待羽林五百汝武門下而後見也自東漢
進而事有可爲矣故君子直謂唐家二百八十年
之天下而世界於此一再開闢也然則非大乘菩
薩作忍辱行而謂小聖所能測識也哉今公去此
且千年矣掃片席地而追肖之亦嚮往有然耳而
登臨其際者鬚眉儼然其人斯在自雲自度桃李
不言公何以得此於後世哉則公自有所以不朽
於後世者而不關後世也於時中丞蔡公御史陳
公汪公與夫藩臬道郡諸長各蠲俸銀若干爲公
置祀田三百畝用以春秋時饗勿墜公緒噫既有
其孫則公之統系勿或湮也復有其地則公之黍
稷勿或墜也雖勲臣有廟載在祀典聖天子藉以
風有位爲後世勸者血食千百年而未艾固無藉
於此而此間生長之地巋然一室應與大禹泰相
季札伍員諸祠長存天地間而已矣詎不休哉嘗
試論之從來母后當陽社稷未有不搖動者而呂
氏武墨其最著矣然絳侯厚重少文而安劉氏者
必勃焉此在高帝時業已依此之矣故六軍左袒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中

碑記

巽

云六百九十六

猶易爲力至梁公則起家法曹非顧命可比而
襄縱博未免權術參焉而乃以善藏其用視子房
引四皓一事尚或過之矣似非絳侯所敢望也抑
觀於此而感慨係之矣人固不可不爲忠臣孝子
也夫顯名厚實擁權借勢以仕宦爲樂者止乎其
身沒則已爾至於氣燭蓋代而墓道無題或平生
所爲不堪正告後世令人經其地欲起九原而墜
之如此者蓋亦不少焉是誠不可與公同年而語
矣然則後之君子生此地者先賢在望儀型不遠
而宦遊此者奔走堦墀英爽憑依則師表之念亦
可油然而生已較之青史之取法不旣親切明著也
哉於是壽之碑以計所爲不朽此田者呼兩生而
盟之曰此尺寸土皆爾祖梁公之神所式靈皆上
臺之德意所宣布也若等象賢輩出以無墮家聲
恪守故土視此石若等不肖時有將欲割此田而
市之有如此石矣是誠強暴所不得而侵而雲初
所不得而貨者也君子雖貧小鬻祭器子子孫
庶幾勿替引之乎爰爲作譜系祀田記一時

具悉令後之觀者知所考焉
坐落四至與始事原狀

三堡記

彭而述

見前

直指陳公按晉之二年綱舉目張領挈袖振雀無
角域無弓狐無尾虎無張道有弗戢者視驄馬行
部有不率者視柱後惠文在隆隆乎保障也哉乃
於仲春防河之暇駐節晉陽栢臺取故乘而閱之
原本山川相厥形勢知其要害扼塞之所在萑苻
竊發為逋逃藪而鯁馬憂之爰立三堡其一則東
北之紅土橋也距省會可八十里許為孟壽孔道
上焦鹵不宜水民卜居難以故輜軒商旅之往歷
非聚衆不得以無事行而單丁隻騎屢屢見告矣
先是亦有以土房數椽築山麓石梁下可容十人
為若輩嗔怒不旋踵遂廢去則地勢使之然也公
曰此非登高望遠為久大基不可其二若三則坐
落城之西北為天門關為凌井驛兩處一道相連
互為首尾山之東盡為天門去城可五十里山之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中

碑記

巽

二十六百五

西盡為凌井可八十里山勢哈呀窳窳辨路一髮
夏日蓄冬氣陰森畏人兩崖山骨如輪困熊兕不
可名狀旁有深溝陷其脇稍上而為石梯層齒積
鱗可二丈計拔藤牽蘿為猿猱而上綠林諸君遂
依此為窟穴如狙伺茂草如鷲伏深林往往見販
夫市兒挾重貲輕鈔過此瞭者瞭攫者攫壑所有
而甘心焉得手隨道逮有司發兵擒捕而馬蹄莫
施腰間大羽無用而推埋之侶已入無何有之鄉
矣嗟乎自有天地便有此山自有此山而行李之
注乘以性命為嘗試蓋不知其幾千年矣公乃呼
縣官而囑之曰若吏此土以有此民也地方有大
害不殲隱禍不消彌噬臍何及長此安窮乎為一
一悉前狀如左余警寤曰誠如執事命但山形巉
巖狹斜斥埃難置亡命因之為利又無飛澗流泉
可以佐人烟火者誠劫徒之戰場而行人之陷阱
也明公當何以策此則取袖中三處圖繪而譯之
曰某處可以伏奇某處可以設險事如為之而下
能竟成則亦已耳未有明知其可為而相沿且

...爭者也且昔以此烽燧之毒無足重慮乎...
...之波瀾於蠶穴燎原之勢張於星火安在潢池...
...也伊可畏也且夫晉非無事之國也上谷雲中...
...塞外僅一牆之隔耳不必遠稽前代即如世廟...
...辛丑大同變起倉猝我叛軍石天節等出邊引北...
...兵擁十七萬衆自天城徑趨三關直抵太原焚掠...
...屠戮之慘古未聞跡其已事若得山之前後凡隘...
...口關喉之處豎以堅壘宿以重兵而山川形勢亦...
...復請熟胸中或出奇以截其鋒或犄角以扼其勢...
...或固圍以老其師則彼敵入者輜重不繼多損士...
...馬勢必不能深入而中宵北走矣亦安能直驅數...
...千里如入無人之境而飽載而還哉若此者非容...
...民不以畜衆非建威無以消萌則三堡之設此吾...
...所以再四圖維而於伏莽之戎小試控扼以俟後...
...之君子作全鼎一鑿觀云耳於是隨發贖錢一千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中

碑記

畢

六百五

五百金命奇嵐知州夏公與余董其事鳩工庀材
相度基宇計堡於凌井者圍約四十四丈高二丈
二尺寬夾六堡於天門者圍約八十五丈高二丈
寬五尺堡於紅土橋者圍約二十四丈高如凌井
天門而寬少讓各爲門一酌守兵於其上先是議
取標營兵丁每堡各五十名按月更番即以其職
之寢發定將領之最殿尋以舉事當酌其便其若
取本縣快壯之精勤者爲之輪戍之法如前而月
糧之設即以本身之工食給之但須總彙先支不
至仍如左右廝役者爲扣除爲那借而不得實惠
耳是則青衣絳幘之侶何必讓投石超距之能殆
隱然一堡一屏捍矣而又其勞逸安肆縣官得而
問之不時考核習練務令巡哨得法草澤奸宄蕩
然掃迹即爲若功猶是故態復萌拾遺滋害卽爲
昔罪庶幾道路一清而大平可想見乎况行之無
獎則他郡效之者必衆卽萬一外患猝生在我遊
足以戰而退足以守欲復如向者之逐狐兔于
野而探玉帛於囊篋不可得也此不亦望望清

之一法而久安長治之要務哉至於除溝之害則
者為政治法而復折其向來之梯以絕仰攀路其
紅土橋者名曰生民凌井天門者則曰安民曰全
民明乎建堡設防之為民也夫民吾民也盜未始
非吾民也民而失身為盜殲之惟恐不亟誠使
存之子計無復逞革面歸農其欲生而安且全之
也又豈有異焉是直指意也故因之公諱純德字
靜生湖廣零陵人起家庚辰進士臚傳前一日蒙
恩召對稱旨次日擢御史臺是年按部晉中苛嵐
知州夏揚名字宿實山東昌邑縣人辛丑舉人

修府學文廟碑記

國朝督學道孫 籀 嘉善人

粵稽宣尼至聖昭天常植人紀著道法之宗傳治
化之極閱三千年罔不佩戴尊親用以挽回世道
邇百川而東之胥於澤宮是賴
聖天子龍飛重道敦儒超隆六學甚盛典也但晉自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中

碑記

哭

六百五十四

兵燹之後講道問業視為緩圖美榭高墉鞠為茂
草恭逢大中丞吾師劉公秉鉞建牙照臨茲土目
擊凋敝亟事整釐首念郡庠鱣序之地湫隘沮洳
秋水時至平地江湖前此不無葺治乃旋葺旋圯
曾無卒歲之計若營度工用而支費不貲時講舉
羸鞭算無術公慨嘆久之乃首倡捐俸應者雲集
凡屬宇下自藩臬監司守令佐領以至學博紳衿
樂趨恐後爰以守巡二公總其成嗣以僉闔楊公
董厥目鳩工庀材蠲吉戒事木石陶瓦惟良惟貞
而殿庀而兩廡而戟門櫺星而泮池甬道暨明倫
堂及諸生館庖几榻既備既堅爰弘且遂丹雘藻
麗屹然大觀視昔之旋葺旋圯周克卒歲者固已
一勞永逸於是考正雅樂八音五聲一依律準綴
兆疾徐皆合節奏再觀時雨化成之美在聖域德
載口碑

朝廷方擬玉鉉金甌以備額問茲繡幡將發

懸兩袖清風適愜素願晉人士載歌伐柯之章式
廣九戩之什諸歌頌被諸管絃者豈直功在學

若夫祠旌忠烈自晉流光蔡及杜尚青燐
相築堰開一歷水利魯被轉理郵維沿獲獲安兵
輯民祥刑忌訟明會恤七懷孤招擄成勸率作百
廢俱與三公九列虛席待賢人德四和以兼擅其美
籍隸籍三吳曾以立雪雲莊濫題鴈以谷飲水思源
敢忘所自乃復視學山右重受提攜立學言學附
所聞見禮也自此多士經明行修流瀉樹駿咸曰
大中丞之方而門下藉實左右之者也行見勒鍾
鼎濟鹽梅以開闢元老為理學儒宗人才之盛不
其與三代並茂哉

改建河神廟記

國朝通政 裴希度 邑人 司參議

竊惟河神一祠舊建汾水之東坐坎向離以壓水
勢妥俯憑依匪朝伊夕奈其地卑濕土疏且沙淖
故河水善徙軍民患之而祠亦坍塌蕭蕭矣今我
清應運而興百川效靈萬象維新而
尊神一祠獨因循固陋日就傾圮豈所以默假靈爽
明徵福庇之至計邪幸我督撫劉老公祖念切保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中

碑記

巽

三十三

民靡神不宗因修河工必邀靈於默佑乃捐金鳩
工大興土木河工以竣而神祠已告成矣因時制
宜改廷更新坐震向兌面制狂流其大勢莊嚴則
人之跋而立也其廉隅整飭則矢之急而直也其
棟宇峻起則鳥之驚而革也其簷阿華彩則羣之
翼而飛也自茲香火綿延鎮恬波以垂百代威靈
赫奕呈樂浪以保千秋猗歟休哉公邪神邪人力
邪神功邪當共炳燦於無量矣

狐大夫廟記

國朝徵君 傅 山 邑人

木橋門壕南道右狐大夫祠蓋祀恭世子傅但氏
也故湫隘都會無別祠有司祀典輒比焉蕪然無
厥初歲乙巳曠有禱之應居人始謀報功略葺巖
之有殿有寢有垣有門係隨竟即不沉沉靈之來
也俞譔穆也西南百廿里實有狐山山嶽有祠麓
有墓云大夫及二子墓咸在焉山肆交城似山經
所謂狐岐山者也故傳交城為大夫故里云左氏
傳懷公圍寶緘大夫以不召二子故其言曰子能

江文敷之忠至今儼編晉地惠及蒸民者忠之也
也千百年來非學士家不知有周之名而周亦能
不令大夫之祀至於今不絕其一時所謂君臣者
又何足道方世子鬼見時大夫告以神不歆非類
其恣憚秦晉間耳類與不類歆與不歆顧難歷言
之而地襲日晉地人襲日晉人舊都舊國望之場
然即仁人之於桑梓可知矣

忠烈祠記

國朝地撫 劉弘遇 三韓人

粵惟我

太祖開國鍾白山黑水霧縷起東都斯時也龍驤虎
賁之士翕然響應及
太宗嗣位分六曹置翰林禮賢下士余得攀附焉
今上承乾起運混一區宇遴才分任使余於冀北參
知政事歷半載又使布政全陝三載考績再使撫
巡江南戊子歲姜逆猖亂雲中羣孽美兵三晉鷹
門內外悉無堅城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中

碑記

辛

六

天顏震怒赫然遣師用張捷伐遂爾底定先是師未
至而徇蕪輩開門揖盜者比比獨諸君三十餘人
堅壁奮戟致身不顧視死如歸真與賊洪同日誓
不俱生嗟嗟功烈亦云盛矣時余任江南聞之不
勝贊嘆以為報禮重入人深者先見於茲庚寅奉
聖書撫晉始得詳識諸君事實越歲

天子嘉其勤死事予贈廕隆祭茲此

朝廷報功之典獎勸之義若斯其至矣余蒞茲土敢
不敬颺休命以妥諸君靈乃謀諸同事曰非忠無
臣非孝無子歲久人遠思淹厥祀欲與諸子大夫
祠祀之言一倡而忻然樂助者醪千餘金以四百
金購基址四百二十七金易丹漆木石六百七十
一金給工梓塗丹纒負木石者遂大葺祠於省之
西垣其董役事共推能於驛道祀君視君首任焉
由是三月度工四月竣工不二時而觀成祠之堂
正五楹兩廡十楹中有拜廳三楹儀門大門各五
楹規模嚴翼體制咸宜會議香火需人復於西障
構退廳七間靜室三間延有上朝夕侍之又以二

一金置地幾徵其租以供祠祀蘋藻及養羽士庶厥成可觀而可久余因謂忠貞之報也
祖宗養士之隆所致也由斯為記開疆盛烈以傳天下後世樵童芸叟之口於不朽云

築城東壩堤建鎮水神廟記

國朝按察司 楊思聖

晉地當太行之右層巒窈谷周千里以就省會唯汾河是受春夏之交雨聚易奔其勢每汗漫旁决罔所顧惜而郭東為甚郭東南接雙鳳紫巘北接越霄李賓盟芹渦牧馬諸水合縱於陳家峪而侵軼我郭東之卑且屈也近則兼并我壕梁嚙我城垣奪我市廬疆畝而遠則被於龍山陽邑不獲耕以爨害甚烈矣舊設壩堤漸圯莫所障底癸巳水伺間衝突乃大厲民父老曰三十年間蓋再見之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中

碑記

至

五百

茲者竟春不雨以緩此厄也其意似姑以旱為幸代巡高公按部至聞之嘆曰為民吏者奈何使民反以旱為幸哉夫天道水旱每以民情通塞為符民情未申其雨曷降竟春不雨得毋為是亟捐俸屬閭司毛君為鳩工治堤而中丞白公之檄適至蓋二公不豫謀而心同也如此昔李陽水守蜀鑿山築堰立石犀以捍水至今其鄉誦功儼禹西門豹治鄴設渠溉田易澆為沃與河伯爭民命至今其地祝而祠之然此皆有司以任茲土以有茲功若直指持繡斧出體尊而聲振驅貪殘逆豪橫以復

天子命還為基矣何暇煩瀆詢民間疾苦而我公能不傳舍三晉視民如家其市廬如家之庖福焉疆畝如家之畦園焉壕梁城垣如塗茨墉牖焉於是百司咸勸共輸不怠工遂事成約三百丈餘陷者起斷者續散者聚蟠祝神鎮水嗟乎公之德惠固以餘力構祠宇數楹祀神鎮水嗟乎公之德惠固已為之鎮矣是其感祝當不特蜀水鄴豹已也民

傳世奇歌... 而歸名御史者茲復

日參井之分古晉所宇境有

責止振起扶偃墨吏解綬口

莫勿舉凡如此堤曷克縷數

神廟亦成與共終古隄作而

決似公

惠溥

耳而告海古古得

史聖再拜為之銘錄

遺鱗莫獲乃土自公

不夜相民莫勿憚政

壘石百堵築砂萬杵

雲隄成而雨水來決

寶賢亭記

國朝知府

宗

彝

大典

予作令劍江初拜晉陽之命私惟晉世子寶賢堂帖與秦板閣帖並博簿書之暇差得效趙叔文親觀錦溪韻會尋閒閒之樂比至斷石零落卧衰艸中先是大中丞白公屬司李王公炤干郡倅傳公鳴和於馬市壞園斷橋荒砌百費咨求予至亦復留心搜訪壁未完也昔讀少陵詩書墻壁之句以為或然及數視烽燹神物凋殘始嘆服詩以史名良不虛也民間不無遺本每欲臨撫足之念王獻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中

碑記

五

五

之保母帖手自鐫韞顏魯公書亦課家僮指剛刀法恐工不良弗類何敢冒積薪束蒿之誚為姜白石輩所姍摘邪雖然倘鐵畫有靈寒山能語會當延津復台為後之探奇攬異者所獲不則一鷺見味即存此斷簡片石亦庶幾古人護惜風雅之遺意也予損橐為之鳩工庀材創亭以覆之亭額寶賢存舊名也時則順治十六年仲秋之月是為記

遊金粟園記

國朝經歷

魏一鰲

保定人

金粟園故河東郡王作也戊子之夏偕二客往遊甫啓關而見有巍然傑出壯麗駭目者金粟坊也稍折而西砌徑迂迴桂藂軒與歲寒居相接高廠開豁迴廊環抱綠牕朱戶不減紗厨為昔日讀書之處扁之日西園翰墨林也由故道而之東橫架小坊粉題蒼雲塢籬傍竹樹交加禽聲上下風自林出花香襲人過此則蒼苔曲檻清日皆綠肥紅艷則羣花之盛開也向甫而登時作一園之冠者

院籟... 尚聲... 可誦也... 厥後為有... 斐堂與前相... 也對丹

秀出鳥... 道層幽... 位置鬼... 巧劃落... 天成或... 與空而... 玲瓏或... 坦腹而... 驟首俱... 堪呼凡... 下拜令... 人坐卧... 其間

想見當... 時歌兒... 舞女之... 所從遊... 樂而忘... 返雖平... 原十日... 猶未足... 為多也... 樓之下... 為金魚... 池中... 亘一小

橋垂楊... 密布濃... 陰四合... 水深尺... 許遊魚... 之往來... 出沒鬚... 鬣可數... 也又步... 轉而之... 深林槐... 角倒垂... 枯松

斜掛隱... 隱有水... 聲者為... 流觴曲... 水石棹... 依然當... 日

騷人墨... 客之酣... 飲狂歌... 地也坐... 未幾而... 見一怪... 樹

木蒼烟... 吳郡顧... 願筆也... 東望數... 畝開畦... 種蔬四... 時

之鮮無... 所不備... 一逕微... 通過錦... 雲鄉富... 春亭二... 樓

皆宜風... 宜月宜... 雨宜晴... 遊履告... 倦可以... 少憇於... 此

也凝睇... 遙望忽... 有岡陵... 葱鬱高... 如二丈... 許而其... 上

之樓臺... 殿閣映... 淹於樹... 木陰森... 之中令... 人作天... 際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中

碑記

三

六頁全

想曳裙... 而登草... 莽之內... 若隱若... 現為清... 涼界石... 西面而... 屏峙者... 為槐陰... 亭規模... 弘麗其... 間題咏... 如林

修鼓樓碑記

國朝督 學道 錢受祺 杭州

太原為... 狼孟古... 壤山川... 環麗號... 稱雄藩... 周墉設... 立樓臺... 百十有... 五中為... 鼓樓樓... 啓三層... 飛宇曉... 葉上

八門志 虛中燭浮 烟霧翠列山如畫 內駕恩

夜滿發聲 洞淵四應 復盤折從石上為三 大門中
必以時無越無數為都會作鎮也若乃趾高五仞
斯懸象耀兵振武於斯建威則是樓實國之吭喉
也故體勢嚴翼弁翰資其雄壯規模閱峻彈壓式
其聲靈寧第傳刻滿定晨昏高聚標以司夜云爾
哉大中丞督撫自公又安晉國績用有成恢廓絃
綱百廢釐舉繕城之役竣遂登是樓而諏謀之謂
城有譙樓以警眾也魯攝百丈俯瞰蛟虹則阿閣
并幹亦何以異且樓建自唐鄂公監之今千有餘
年而巋然踳踳非神物所憑依當不至此顧今稍
殘缺矣櫺檻半圯黝堊浸滅垣墉既飾茲弗繕定
是強表而厓裏也豈所以壯國靈屹鉅鎮乎爰召
閩司大俾繕義金捐於素役不勞民雕欄刻榻規
畫良工甃甍塗壁丹雘輝營於是薨棟翬張疏窻
綺結麗若崑崙之玉樓鬱乎中天之華闕氣象燦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中

碑記

五

六百三二

爛聯瞻雲煜則攬太原而挹雄圖不於是制勝哉
夫公之治晉謨遠而思深不為邊陲忘戶牖之計
不為小安汔可微久大之謀鼓樓據高臨遠既墨
險易盡在目中中原隰粵晦瞭然掌上則公葺是樓
也將自公而眺覽其上察利弊籌安危盱唐風之
舊蹟緬歷代之興衰所謂于蕃于宣而為
國家保障西上者未有艾也以跡庚公南樓譚詠梁
王北顧賦詩方之茂如矣維時左布政彭公有義
右布政王公舜年按察司下公際清守寧道法公
若貞巡寧道楊公廷錦驛糧道張公弘俊知府王
覺民同知賈彥孔通判丁贊育推官何訥陽曲縣
胡虞漢共襄是舉而宣力營表寶董厥役者則鄧
開毛鳳翔也例
得併書是為記

重修開化寺補繕藏經記

國朝拔 崔嗣達 邑人

凡物之成毀事之廢興代有污隆而不可朽大業雖
乘風會寧不係乎人事哉情西化人誕自周禮

一始歷千餘歲 至漢永平中始傳十夏當時四十
二章言簡義切 不稱藏藏具足矣一初西來不立
文字廓然無聖 何有於藏唐初法禁法師始求三
藏要文藏從茲 洪灝莫殫矣晉省開化寺貯有大
藏寺之開創五 代唐末莫禱所自一重修於天順
丁丑再重修於 嘉靖戊子迄今將百四十年寺舊
有浮圖于霄映 日四望無際夜靜風來鈴韻婁清
觸人幽夢無何 爲里人厭衆登臨且謂閭闔蕭索
風氣所關因之 撤毀當時有額顏曰鴈埕題名蓋
微曲江之遺今 茲不睹已五十餘年說者又謂時
尙澆濤科名不 振仕宦鮮色胥埕之由幾欲再起
而築室道謀可 爲太息時有全藏因闖變之慘僧
衆逃徙鄉曲離 散無籍無知取幅函爲帽飾委冊
卷於燼灰失者 過半而棟宇傾頽金容暗剥尙堪
見聞哉幸年來 天心示警人心思復
今上御極歲在壬寅督撫楊公捐資五十兩倡示鄉
閭因之耆碩衆 捐二百兩選材鳩工晝夜合作始
自大毀爰及左 右白衣眼光兩大士翼殿東西觀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中

碑記

重

五百六十九

音地藏雨大士配殿以至祖師伽藍天王金剛等
殿鐘鼓二樓山門僧室四際圍垣一切增新葺舊
次第就理然而 心力俱殫矣前此傾頽荒莽頓覺
起觀經四歷年 方克告竣其藏典缺失尙苦躊躇
楊公又復捐資 五十兩補寫經緝用成完册嗟乎
世代遷流風會 與時消息而教法感應代有振興
改革後方見輿 情惶惑乃聖宇寶函一時並起大
奇緣也至於感 生龍象再復浮圖人天勝業當望
夫後之賢豪者 矣不佞履晉多年目繫繕締鄉耆
欲垂久遠丐言 勒石不愧不文謹列其事如右一
時焜燿流美可 傳不言功德斯見功德也督撫諭
熙三韓人爰勒 貞珉用徵不朽焉其他施資善信
備載碑陰新立 住持頗飭清規經營繕寫每借其
力至從前剔歷 遠近因由具述自李梅云

報恩禪林記

國朝大學

胡世安

四川人

太原城東北隅 舊有裴侍御園亭一區今魏然招
提矣何以招提 也自侍御晉卿始侍御何以招提

也痛毋氏之殉節斯園不忍冥眺於斯且以告其
媿修宗教之夙志也甲申春寇薄晉陽范太常入
率子恩避跡幽所郡城不守矢歸寒泉是斯園保
有孺人命名者一朝孺人旌斯園者目千古矣今
其子侍御君招提之以資冥福化景物而象教賢
絃歌以梵音移閱適即精嚴仁人孝子之錫類固
淵溥哉于斯進衲子而定厥議以中三楹迎廢寺
頽像莊嚴其內殘段金身補鑄於亭後樓以祠白
衣大士而香陀淨業次第以舉復念太孺人從養
堂邑時感異兆全城其所謂太陽天子暨雲道人
者擬崇祀而未果周視樓後構殿故臺以居太陽
天子中楹之左築臺而廬之以居雲道人成先志
也是臺自後升而斗其前最後垣表有甃泉冽瀟
而芬汲者即太孺人貞魂所自託也侍御亭其泉
復則構淨室以妥先靈太孺人素敬佛故借茲法
雨曇雲用資西方淨土夫古人篤念父母於于澤
口澤所存尚終身不替愛敬矧潔身全德尤百世
不斬之澤係之乎此侍御所以殷殷而永思之也
諸善人嘉此舉欣然樂助而喜捨者不啻瞻雲就
日然斯園之有待孺人而招提也豈偶然哉余既
嘉侍御孝之能終而并慶斯園之脫浮穢而證勝
因也爰記其始末以告來者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中

碑記

庚

五百四六

狄梁公祠

國朝知府

周令樹

延津人

人臣不幸而遇國家之變不欲僅以去與死完其
身名而必委曲紆塗以求利社稷斯不得不濟之
以權然行權而不得其道或至遂喪其生平僥倖
功之一就而嗜利偷生之輩皆得藉口行權以陰
陽首鼠於邪正之間則權反足以隳天下之臣紀
上下千祀而得一狄梁公焉世皆多公能反周為
唐稱公為善行權夫公則信能權矣然非世人之
所謂權也世人所謂權者委蛇詭隨順而柔之則
而導之巧也藏其機關其鍵候伺隙轉出而而
之兩也此以語平勃之事呂后則近之樂而擬者

任術無倫公所下骨爲與不能爲而武氏之所以
嚴憚公與公所以悟武氏而安唐室者正以其不
出乎此何則武氏之才十倍呂后呂后一悍婦人
耳彼武氏者智足以籠駕盈廷之臣力足以束縛
天下雋雄而制其命而或將持之以巧劫之以術
譬則以卵投鍛耳唯公也正色立朝險夷一節當
官而行張膽而言不媚嬖寵以求容不避羅織以
服禍若揭朝陽之光以消積陰也若巨浸稽天而
喬嶽之屹立也易曰中孚信及豚魚武氏雖頑能
無信公哉惟其信公故光輔譖之而不黜俊臣陷
之而不死至賜袍製字以旌其忠宵小從之問自
安計而後鸚鵡之夢可一言而解姑侄子毋之論
可一言而悟也不然吉頊昭德輩豈無惓惓於廬
陵者而顧惟公之從哉人皆知公事武氏爲行權
而不知公之所以行權者固不以巧而以誠不以
術而以道也嘗論平勃之事與公正相反平勃飲
醇酒近婦人以自全而公盡忠補過嶽嶽侃侃平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中 碑記

七

六百五

勃以車馬黃金私相結驩而公廣援宋璟桓彥範
之倫羅列於朝平勃因密食其白事而公至面褫
昌宗之裘平勃值呂氏之死倉皇劫鄜商誑產祿
幸而得濟公及武氏之存從容開譬一言而還廬
陵公終其身事武后復辟之事功出他人而世未
有不諒其心乎唐者也令平勃而先呂后死天下
萬世豈有諒之者哉故平勃之權權而譎者也公
之權權而正者也後之行權者若狄公則可也史
言公太原人則太原之祀公其來已久今郭南有
公祠廢址荒榛壞垣碑版莫辨辛亥夏令樹奉
命來守是邦每公事道出祠下輒下車徬徨思所以
新之越明年秋乃克集事益斥其地爲殿及廡若
于櫺像設鐘磬之屬畢具城東南數里故有狄村
并命立石表其閭公無後擇其黑之一二讀書知
大義者使典春秋之祭惟公生五大節有世人知
之未盡者故論而列之俾後之人有以覽焉

望川亭記

前八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中

碑記

奕

六百五

其齊山沸而為泉
 噴而為瀑流而為溪
 濯翼之樓可以登跨之橋可以
 然無奇峰削壁使人躋險而忘
 上率及泉而止謁晉祠而休若
 此豈山之奇果盡於泉與祠歟
 名於遊亦不免歟壬子夏余偕
 祠綠陰漫天空水見底瀑泉挾
 其鱗墜於潭聲砰然洗盃聽
 也乃意謂懸甕之奇必不止此
 祠之陰以達於嶺十步一折得
 遙空澄明萬象在下麓墓罕山
 了殘照間汾川下裂石之口東
 祠下之水注於雙渠馮於平疇
 汾兩川之間綠野丹陂相錯如
 蒼然至是而懸甕之奇始盡客
 辨之知為古望川亭之墟乃謀
 工庀材旬月而亭成於是遊晉
 祠者稍稍登懸甕
 矣嗟夫山川之勝槩何常顧人
 奇者癖之士一丘一壑自以極
 曠觀則五嶽三山或同於部婁
 且秀也一泉焉翫之而忘疲一
 遊斯者自以為得矣而一登斯
 水流日生而月沒曠然有遺世
 向之所欣有不茫乎自夫者乎
 可以窮乎勝也夫孰能遺境以
 登望川之
 亭是為記
 其齊山沸而為泉
 可沿可冰可散可
 坐而山之頂乃童
 歸者以故來遊之
 不知有懸甕者然
 抑人之耳食而弋
 容再遊是山甫入
 雨而怒如素虬作
 之不知日之將夕
 於是捫葛踐苔循
 平地而休焉則見
 之屬如屏如案了
 南流抱故太原城
 斗折蛇行以入於
 繡隋宮唐壘極望
 復從草間得片碣
 諸太原令萬君鳩
 祠者稍稍登懸甕

重修太原郡邑兩學記

國朝按庫爾康滿洲人

自開闢來經天緯地御世教民
 不殫其神靈之資制六經敷五
 三統雲漢和昭回獨至秦周而
 儒以匹夫而為帝王師刪定替
 山陬海澨誦絃講肄人人習鄒
 大典歷代舉行以冕藻之尊循
 國朝按庫爾康滿洲人
 之事聖君贊相無
 教典謨訓誥質文
 麟吐玉書魯國一
 修功在萬世至今
 魯之書若夫臨邛
 此面之禮二仲金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中

碑記

堯

六百九六

某特遣宰臣主獻煌煌乎崇儒之盛事八晉陽
 省會重地膠庠禮制亞於成均廟貌崇崇華棟重
 祀郡邑兩學鼓鍾相聞道聖人之門者幾為言哉
 歲戊午夏月郡學西廡坍塌毀教授李方薰上其事
 郡守趙良相請之巡撫大司馬士公爰命陽邑令
 戴夢熊先為相度報曰是學也久失塗墜烏雀巢
 其楹魁隤噬其趾頽垣敗壁為風雨之所撼搖蓋
 不獨西廡為然矣司馬公愀然思有以整葺之選
 而度其費安出僉曰省會上庠為全晉之所則做
 合五府三州九十四州邑之長吏積黍為環聚以
 成培大工可立就也公曰此太原一郡事耳何得
 以將作費煩我介衆爰謀之方伯穆君暨前觀察
 監司諸君彙資倡修太原守貳及二十五州邑之
 牧宰墮力勸助余自抵任後亦勉為捐葺董其事
 者戴令一人而已締構經年購棟桷陶甃埴墁陝
 下丁之聲晨夕加勤朽腐者易以堅良傾仄者加
 之匡直頹圯藜莽者重為建造由櫺星戟門以迄
 大殿廊廡堂齋庖廡啟聖祠文昌閣名宦鄉賢諸
 祠美輪美奐丹堊炳麟又以其餘范鍤鏤輦礮石
 磨礮甃砌而兩學之泮池堦城一望改觀暨郡學
 之文明閣邑學之聚奎樓余并捐資獨葺卑還暈
 香焚楮幣以告成事因命余為文記之余曰學校
 興新乃方伯及學使者之事也穆君劉君咸曰明
 刑弼教載在虞典其母以前早已祀先聖先師矣
 周四學之制而知孔子以前早已祀先聖先師矣
 夫四學右為瞽宗祀學祖第虞庠祀舜夏學成學
 祀禹湯東膠祀文王皆稱先聖又取當時左右四
 聖成其德業者為先師追孔子出而唐虞三代之
 道統咸歸焉漢之高光章帝俱以大牢祀之猶在
 闕里也魏正始開始祀孔子於辟雍以顏子配六
 朝之庠序因之周有周孔兪祀者唐貞觀中用僕
 射房喬孫議嵩祀孔子復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
 同顏子配食開元間始躋上哲復圖畫七十子及
 先儒像於廟壁命朝士分為題贊尋追謚孔子為
 文宣王弟子皆為公侯伯宋咸平間有詔欲追謚

孔子爲帝議者以周止柄王孔子不當加帝號遂
止咸淳間定四配之禮躋顯孫氏以補十哲元皇
慶間以宋儒周程張朱司馬邵呂諸賢從祀明嘉
靖間用宰臣議易像而主改大成至聖又宣王爲
至聖先師孔子神位入

國朝以來表章聖學典秩備至未之有易也夫政與
道無二統作君作師一也至孔子爲萬世帝王師
六經微古開奕代之太平所謂賢於堯舜生民未
有者誠非九旒八佾所得而尊奉也第孔子轍迹
滿天下而獨阻于適晉登太行觀回車處行道皆
慨嘆焉然春秋一書於文襄悼公世霸之業晏加
讚羨聆息陟之操河水洋洋之詞其意蓋未嘗須
臾忘晉也今日者賢序重新禮明樂備遥望平陽
蒲坂豐芑鎬洛皆在指顧間祖述憲章之意不大
慰乎且也獲麟之後卜子夏設教於西河之上三
晉之學上皆敦尚本業篤信聖人此河汾將相司
馬涑水薛文清之理學所由繼起晉地人文攀龍
附鳳至今不絕菁莪之造士願不重歎是役也計
工作之費用中金五百四十餘兩戴令夢熊獨捐
資三百二十餘兩此固邑令之錚錚者而且與文
教崇儒術三晉人文之蔚興一端在是乎合金誌之
是爲記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中

碑記

卒

云六百五十一

重修教場記

前人

教場之設與學校相表裏凡以云教也古先聖王
既聚天下文章爾雅之士於學宮使親師擇奠陶
以鍾鼓琴瑟之和生其孝弟讓廉之美外此而有
勇力才技之人又非學校所盡得而羈縻也夫學
校不得而羈縻則天下勇力才技之人恃其跣跣
躡治以求勝而天下且囂然愬多事矣於是或編
之什伍以備前驅或附之類壁以俟登進乃營立
教場時簡練而觀射焉使天下得勇力才技之用
而勇力才技之人亦皆精其業以希應干城之選
教場之設典綦重哉太原古甸服地礪山帶河名
卿大將代不乏人而教場風營於汾之濱因廣原
之野脩櫟習之舉明有尚也

皇清定鼎先被八荒崇文右武三年人見進文市爾
雅之士而實與焉旋復集勇力才技于教場開其
騎射命中之巧選舉與文事均故教場之地前有
將臺中有演武堂後有供役積器之所頗歷歲訖
久下無荒煙蔓草之悲且此地不專爲之有司而
營繕無人其盛衰興廢又與學校均况越在西郊
汾水轉徙靡常甲寅乙卯間近逼垣基不沒者數
版邇來稍遷而西以故地易傾圯惟都闕間操練
士卒於其中此外則過而問焉者少也將臺堂室
因弛爲碎瓦頽垣矣大司馬士公開府晉陽凡禮
樂兵農之績次第彪炳又以政治之暇興廢扶衰
於兩庠殿廡門垣樓閣首倡厥謀各官共襄厥成
已重葺而改觀復憫教場之卽於榛莽也因其舊
址率僚屬捐俸而鼎新之於是棟樑哀挽之撓折
者瓦甍皆城之破缺者塗暨之浸漶不鮮者木斲
而加丹墻聖而加彩無侈前人無廢後觀遂令數
十年風雨飄搖之場一旦復葺飛矢棘之舊公之
併據非淺鮮矣演武堂東舊有關帝火神二廟皆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中

碑記

全

三五十三

有關於武事故僉爲重新吾因之有感焉古人肇
造必升高以審其面勢降下以察其土宜且考之
日景階之卜筮而後鳩工庀材爲久遠計非苟焉
已也後人暉於後古猥以寧人息事爲辭而使在
昔創建日益以弛以致人文不振武備不修如學
校教場比者豈少哉余於是服公之用心周至也
自時厥後絃誦者鼓舞皆公賜也省括者踴躍皆
公惠也矯矯虎臣將與我戡髦士僉儲而脩邦家
之選豈但侈輪奐之美觀新一時之耳目已邪然
重繕教場而予必諄諄兼學校合言之以見公之
揆文奮武其職也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事有
似賒而實急者此類也歟是役也惟公倡之總戎
周公方伯穆公藩副焦公督學劉公又從而贊襄
之予時備員廉訪亦與有微力也至於不惜費不
辭勞始終仔肩補所未逮則陽曲令戴夢熊也工
既竣司馬公命予爲文記之予既於學校泐石雖
謝不敏兼服公衣袂之戒用心爲周至也因濡筆
而爲之記

會城四路義學記

國朝知縣 戴夢熊 人 浦江

國家以民社之任授之率牧諸凡風俗之淳澆教化之失得胥於是乎寄之雖然此非長吏所敢任也周禮以鄉三物教萬民統之於大司徒以在外則方伯典禮學憲衡文造士以迄郡邑膠庠莫不有秉鐸者尚其事焉為長吏者何敢越俎而問之然使風俗未淳必致訟獄滋興耕鑿之民罔知有急公奉上之義因是而與墜教化以附於道人之狗路亦長吏所不敢辭也余自丙辰殘臘抵晉陽邑務旁午剔逋賦綜爰書日不暇給詢之父老知吾民務本力穡或携貲為賈術而閭訟詬誶之風未之弭也爰於簿書之暇註解六論剖剔傳勸仍於編審之日集遠邇之丁民面諭以忠孝輯睦之意未幾學憲以賓興校士檄縣行童子試諏日掄選與試者不及三十人余懷然曰晉省文風之彫弊有如是哉夫晉周右文之國也當重耳之為公子也廣而儉文而有禮故其選郤縠為元帥說禮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中

碑記

空

六百五十三

樂而敦詩書迨及漢世以王彥方之德義而折節於太丘之門有唐自狄梁公而外若王右丞白少傅皆起家太原勝國時猶有周莊懿周文端及龍池王方伯父子博雅擅著述

本朝定鼎以來巍科接踵而今者絃誦廢弛勢必莫棄詩書其弱者博飲漫遊強者將習為拳勇器訟顏俗之波靡安有砥止余私切杞憂亟思興舉義學以勸導之業具文請之各憲臺批發查議如詳允行爰謀之學博李君方篆文君擢斗相度會城之空閒隙宇於東西南北四路建義學四所皆擇其爽塏弘邃可容弟子數十人者每所延名流為臯比其脩脯廩餼皆余捐資自脩不擾民間絲粟會城絃誦之聲彬彬如矣李君文君及邑諸生顧而樂之請余記之貞珉以垂永久竊考慮庠夏校始於闕里玉書之前古帝王無日不建學教民也

天子崇儒講藝亦既設辟雍以儲國子上舍士兼羅郡邑之茂才聚之東膠三載一人比而晉省處

田之中人蓋惟魯沿唐風之儉陋所頌法者陶朱
計倪之書而不尊鄒魯之書今置爲里塾俾得橫
經鼓篋由是習俗變遷咸願搜宛委之藏而恥不
辨伏臘金根之誤或亦扶世振俗之一端也余觀
晉水之發源於懸壘也有善利難若二泉流爲二
池渡分爲三河而後始灌漑諸村此大易之所謂
蒙泉也故豫章干霄始於由藥崗陵魯累成於一
簣合義學中之子弟嚶伊帖暉未幾而采藻采片
策名天府亦有土壤成山柔條蔽日之象焉吏斯
土者色舞神飛敢自擬於國橋之誨鄭子弟邪雖
然子弟之率教亦甚難矣屈指烏衣英雋莫若江
東而王氏豈盡琳瑯謝庭亦不盡芝蘭玉樹積書
以遺子孫子孫不能讀古今所同慨也今惟萃合
省之子弟歸之環堵披沙揀金剖璞成玉當必有
美壘之材連城之寶出焉至於發蒙振聵尤賴諸
名俊之敦恭桑梓朝夕勤誨庶窳惰者皆成善器
焉若於省務殷繁矜財萬狀脫粟之不給而爲此
越俎汗漫之事亦惟會城父老諒余苦衷率其子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中

碑記

空

六百五十三

弟泮礪上進無負余區區作人之志而已因援筆
而爲之記

建藏通志版籍齋小記

前人

壬戌之春學憲劉公以纂輯山西通志告成頒示
下邑夢熊爲晉陽小吏當體解之所期會旁午未
能紬繹討論鼓吹休明無寧茲部署縹緗經營黎
棗而樂與厥成也者抑何媿哉惟是版籍縱橫塵
封土漬際百餘年之曠闕煩數載之匠心豈舉廢
誠難而毀成獨易歟夫晉之有乘由來舊矣宜其
陳陳相因經久而弗失者也何每經纂輯文獻無
徵甚至購覓民間僅存四叙雖兵燹之後散失恒
多亦由度貯慢藏而重其朽蝨也方今

聖天子車書一統特纂通志以垂萬禩烏可令九區
方域文物典章時有湮沒也哉彼典守者誰乎非
司上者之責耶夢熊於是乎滋懼謹就頽宮之編
捐資鬻材構屋數楹惟務期其堅固燥繁而不貴
於華飾識其墨板之甲乙而存貯焉苟有同心慎

其故閉勤其補葺則續此纂修者又奚漫漶之足
慮邪粵稽藏書之典中秘有蘭臺石室天祿麒麟
世家有東璧西堂書倉墨守然中秘重於天府世
家貽於子孫雖慎密則同而公私則異今夢熊飲
水茹葉六載於茲矣第知職守之宜為無不勉
竭廢若子孫產業之計未嘗一念蓄諸胸中如郡
邑兩庠教場傳舍賢祠義學等類悉皆輪奐聿新
其於藏志之地敢不汲汲然尅期創建而貽後人
之羞乎卽未足仰窺蘭臺石室之光而較之東璧
西堂規規焉以貽厥子孫爲事者竊未可同日而
語也於
是乎書

重修狄村官廳記

前人

晉陽爲省會重地故名臣將相附翼攀鱗後先代
起余自丙辰冬分符至此瞻懷曩烈憑吊其山川
里居未嘗不感慨流連而於有唐狄梁公尤不禁
景行嘆息也夫文皇之起自晉陽也英畧神武何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中

碑記

畜

澄六百三十七

帝軒皇涿鹿矧貞觀之治禮明樂備自可媲美成
周乃鸚鵡之妖卽產於文水天耶人耶何禍福倚
伏間不旋踵耶賴有狄公懷英亦產晉陽踐台輔
履虎尾觸龍齋取日虞淵還之於扶桑昕景之上
此亦冀并地靈開闢以來不恒有之大業也會城
南十里故有狄村爲公聚族屬之所今其第宅無
存子姓散落獨有荒畦古木繚繞太行之雲次則
公廨數椽供節使停駐而已余隨各憲臺往來遊
憇見廨宇飄搖不支風雨慨然嘆曰惟我公之毓
秀於茲土也力能再造乾坤今者館舍荒頽罔克
塗墍如職守何爰捐貲橐鳩工戒事於是頽垣敗
壁以迄穰棟之朽腐者締構重新仍顏其門曰白
雲飛處豎片石於道旁曰狄梁公故里志不忘也
工旣竣操辦香薦公蘋蘩退而修不文之辭記其
緣起夫人臣之効力於國也若工倕之作室無一
事不極其忠飾焉公初爲并州法曹望雲而思親
舍斯豈須臾忘里門者旣而以僚友州老請代赴
絕域錫類之孝又未嘗恣恣里門是卽以鄉關雲

或信格於... 刺豫州平... 奴婢者五... 老哭拜於... 七百餘所... 虎口復奏... 而媯檀趙... 信遙服已... 稷臣哉夫... 者疇不去... 史不絕書... 承翠裘之... 故姑姪之... 公之愷切... 而匡復之... 門桃李老...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中

碑記

奎

澄六百三

名臣將相... 諸葛盧謝... 迨平泉午... 是村恰在... 何必肖子... 一氣相承... 南之堂構... 軼事勒之... 郵亭候館... 也是為之... 記

重修圓通寺碑記

前人

佛從五印... 之餘燒空... 之運厄也... 聖天子垂... 頌駁駿乎... 兵與非崇... 度流傳象... 劫火黃金... 方今... 御世三教... 極樂衆香... 尚於無為... 鹿苑所在... 同瓦礫之... 王昭其靈... 是招提梵... 晉陽為古

并州名郡在青牛而石白馬金碧爛然獨城北如
 關之外有所謂圓通寺者日久碑埋無能稽其創
 建之始而詹才剝蝕棟宇凋殘蛛網塵封鞠祇園
 於茂草且其地為軒輶憇息之所停車撫軾徘徊
 於蒼苔碧蘚之間嘆蘭若之有幸不幸歎余承乏
 首邑竊不自量慨焉有補偏救弊之心以事必先
 其急者願皇皇然而未建越數歲受命於列憲舉
 凡庠序遂墜教場書院靡不次第畢修是文武之
 道備而後又於方外國政育本末事有先後者哉
 於是庀材鳩工計修佛殿大士殿各三楹東西兩
 廊暨山門月臺各一座環堵周邃風雨攸除不立
 異以增新不惜費而遺舊兼築煊揚以娛晉接之
 若停工雖弗闕而輪奐之觀瞻其改意音輪之入
 震且置世界於微塵納須彌於黍米布金百頃不
 為廣縱橫方丈不為隘果何有於區區補葺為哉
 然而非敬無以生悟非信無以集緣惟我佛佑
 國佑民默奠海寓百千萬億昇平之祚侑靈妥祀詎
 可忽乎如作夢初泡影露電觀斯固於迷禪之說

矣余則
 安能

建立義學並置瞻田記

國朝教 授 李方綦 曲沃人

蓋聞學校之興廢風俗之淳漓繫焉是以古者國
 有庠鄙有序州有塾鄉有學所以化民成俗至深
 遠也然非吏茲土者留心教養振德音才亦不能
 蔚興文教而化被遐邇二晉首邑陽直在古稱甸
 服焉其聲教漸洽既久秦晉諸儒多往來於茲家
 絃戶誦比屋有可封之俗迨歲月頽易習俗移人
 問當年絃纓聲不無少減矣邑侯戴公於康熙丙
 辰冬來令是邑下車後即以教育人才為首務次
 年科試屆期念邑中與考童子寥寥不滿三十人
 乃為之愀然曰陽直古巖邑也何人文之衰微若
 是揆厥所由母亦地瘠民貧急謀生而廢詩書故
 至此歟雖然父兄之教不先則子弟之率不謹民
 不知學司牧者責也爰就學宮而與謀時余方秉
 鐸陽直因得與同訓文實翁同榮未議而義學於

是乎立焉是為丁巳冬十月望後一日也其學設
有四區東則橋頭街地藏庵南則白公祠堂西則
三橋街忠烈祠北則七府營普光寺治其空宇為
學舍為講堂延邑中名士可為人師者為之師乙
卯副榜徐振基君東廩生安紹堯居南增生陳夔
君西廩生聶珙居北每季捐捧廿四金以充館穀
俾民間俊秀無力延師者咸得各就近地而受業
焉然猶慮後來者之不我繼也復查城西北趙庄
屯古城村有先報隱地二頃四十四畝八分五釐
新開隱地一頃五十八畝盡歸義學以正賦輸官
以餘租入學其地有稻地白地二色東至小河南
至汾河西至民地荒灘北至夾堰老渠此稻地之
四至也白地靈星不及備載本村高崖南有場房
三間隨場地一塊又查出三給庄更名屯地一項
四十五畝憲因墳地三十九畝五分莊園墳地三
十一畝向屬閩弁承業輸糧今已奉文回籍併令
義學承管具詳申請上臺皆允茲役也上不虧
國課下足贍生徒立法之善謂非經久無弊者哉夫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中

碑記

宅

音三

天下事謹乎其始乃可要乎其終故馴之以自然
而謀之以積久此有道者之所能也今觀戴公之
為庶幾於此矣行見其俗之良則刑罰措其材之
成則寬興鹿鳴得其士其為法之永則中材可以
守其入人之深則雖更數世而不變為教之極至
此鼓舞人心而人不知其從之豈用力也邪是不
可以無記

重建文昌閣記

前人

山右襟山帶河參井分野為唐叔虞徙都之地太
行發脈自罕山聯絡而下結為太原郡治亦古今
一大都會哉間嘗讀地理諸書有云氣當觀其融
結理必達於精微晉陽之雄自古甲天下夙稱人
文淵藪比年以來人不多發發亦未見綿長堪輿
家遂舉而歸咎於氣不融結是說也信者半而疑
者半余獨謂堪輿家言未可以盡非也夫發福攸
長定是水纏汝武為官富厚必然水繞青龍風鑑

之書往往足據乃今晉陽汾水西流視會城殊絕
環抱之勢而三門逼窄五戶不關實有脉盡須防
氣絕地卑切忌泉流之慮故識者舊於東南巽地
建立浮圖作隔水護托關關汾流之法夫巽地天
乙方也因汾流入首輕微不能回龍顧祖是以借
此護托以挽文運之衰但未識當年何所取意雙
建浮圖使文筆化為畫筆以致科目漸減甲第弗
長故後之精於風鑑者又復於東南近地建立文
昌高閣作移步換形之法嗚呼水去砂飛鎖鎮夫
宜不有斯閣誰與關關無情之汾水而扶厥文星
也昔年久傾圮文運日敝邑侯戴公以迎送節使
之役數過其下見夫蒼落樓折墻壞址頽謂此巖
然一閣實關文運不急修葺職守之謂何爰捐俸
倡始一時司道郡守諸大人僉樂輸以資不逮共
計三百餘金公之力居多焉是役也始於己未秋
八月望日迄於冬十月二日厥工告竣嗚呼氣脈
在地轉移由人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焉者公之
謂哉自茲以往水遠之滋化盡筆為文筆吾知晉
陽人士蒸蒸蔚起科日蟬聯甲第雲仍僉曰微我
父母薰侯之挽回地軸曷克致此余也備員廣文
亦與之樂觀其盛焉是為記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中

碑記

突

六月四日

建立義塚記

前人

古者鄉田同井死徙無出鄉間有徙者徙是邑而
已易之井曰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又曰往來井
夫井而曰改曰往來者徙也徙無出鄉亦猶之乎
不徙也云爾故惟以井田養民安有為客者惟其
往來井亦安有客死者自井田廢而養窮則不得
不資養於客客而不得歸則不得不鬼於他方夫
至鬼於他方而遺骸莫瘞旅魂無主誰其恤之晉
陽自兵荒以後客之死寇死兵死疫死饑寒者比
比矣即土著之窮民雖經三十載培養生聚猶有
死而委諸草莽者噫白骨盈野青燐夜號傷心慘
日寧忍見聞邪邑侯戴公愀然嘆曰是棺暴露孤
魂含悲坐觀熾穿鳥啄而不為之所思吏斯土而

老漢然視之於是卜地東郊之外建為義塚前此
雨瘞雲埋之觀俱得入土以為安即至棄骸遺骨
委諸道塗溝渠之間者亦罔弗拾而掩之猶慮賁
任無人疇肯憐道旁骨而厝之土因復為之延僧
專理仍置地若干畝以贍緇流庶幾後此委棄之
骸咸得所安不至有白骨如莽陰房火鬼之慘嗚
呼掩骼埋齒載在月令凡百君子誰為敬而念諸
戴公獨能以不忍人心行不忍人政此豈尋常俗
吏所可同日語哉瘞骨之餘公乃進冕者而屬之
曰禮記有云衆生必死死必歸土骨肉斃於下陰
為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
之精神之著也今骸骨雖已入土而滯魄游魂鮮
所超度得毋發為焄蒿悽愴仍哀號於風雨月夜
乎爾其為我建醮以解脫之爰定於每歲中元之
日誦經懺悔俾無主之孤魂共資佛力以超出三
途是又所謂現宰官身而為說法者矣余嘗緇閱
古史所載西伯仁政有曰澤及枯骨以觀戴公庶
幾近之且夫不忍於死者未有猶忍於生者也余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中

碑記

堯

六百三十五

故樂為之記
以志不朽焉

重修八蜡廟並官廳記

前人

稽古祀典曰法施於民曰能禦大菑能捍大患皆
得立廟祀之謂其有功德於民故報本反始不忘
其初也晉陽城東南五里許舊有八蜡廟一區廟
傍建有官廳長吏以時迎送節使於此云歷年久
遠風雨飄搖胥淪夷而為瓦礫之場者二十年於
茲矣往歲甲寅余秉鐸陽直以祀事至其地不勝
慨嘆彼時具詳申請而前邑侯邢公慨然捐資修
理於今僅八九載又復傾圮如故嗚呼廟宇弗飾
神將奚依幸仙華戴公奉

命來命是邑不二年間百廢具興而蜡廟官廳遂一
時並新工既訖余乃為之記曰蜡之為祭所以報
本反始息老送終也自神農伊耆以下蜡祭之禮
皆所不廢夏更名曰嘉平商曰清祀周曰大蜡蓋
此實與山相為終始故歲十有二月聚萬物

蒙享之一曰先嗇二曰司嗇三曰先農四曰勸表
暇五曰貓虎六曰坊七曰水庸八曰昆蟲摠以報
先嗇而康田功不可闕也茲者蜡廟既修神有憑
依季冬之月公率先農民舉蜡祭而祝於神曰土
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夫然後
勞來農民以慰其終歲勤動之苦吾知上膏敷榮
則禾黍暢茂疻妨既饗則螟螣不生自此大有屢
告必將屢不絕書矣且公之葺斯官廳也豈僅爲
迎候節使計哉考之月令孟春則命田舍東郊修
封疆審經界相丘陵之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
所植以教導民於仲夏則出行田原勞農勸民毋
或失時於仲秋則趣民收歛於孟冬則割祠於公
社勞農以休息之今官廳近在郊關之內公以其
時出舍於茲省耕省歛蜡飲勞民胥於斯地行政
施惠焉則官廳之葺直與蜡廟之修同一報本重
農之至意寧曰此不急之務也哉余旣服公之修
舉廢墜而又喜公之將大有造於斯民也故爲之
志其事如此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中

碑記

七

三百四十一



西縣志藝文下

列傳



戴夢熊曰凡為傳期於適肖其人而止否則溢美過情何所取焉陽直春秋來二千餘年其間名公鉅卿豈盡無傳可考蓋弗肖其人君子不取也夫人可傳而文不足取藝文中弗載即文可傳而人不足取藝文中亦弗載今特採人與文可並傳者錄之亦安用多為志列傳

狄梁公傳

明督學

袁繼成 宜春人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下

列傳

一

云四百八十二

狄仁傑字懷英并州太原人為兒時門人有被害者吏就詰衆爭辯對仁傑誦書不置吏讓之荅曰黃卷中方與聖賢對何暇偶俗吏語耶舉明經薦授并州法曹參軍仁傑登太行山反顧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舍其下瞻悵久之雲飛乃去鳳府察軍鄭崇質母老且疾嘗使絕域仁傑謂曰君可貽親萬里憂乎詣長史高仁基請代行仁基時方與司馬李孝廉不平相與曰吾等可少愧矣相待如初稍遷大理丞歲中斷久獄萬七千時稱平恕權善紀范懷義誤斧昭陵栢高宗詔誅之仁傑爭免數日授侍御史拜天官侍郎持節江南吳楚俗多淫祠仁傑一切禁止奏毀千七百所止留夏禹吳泰伯季札伍員四祠而已轉文昌右丞出豫州刺史時越王兵敗支黨餘二千人論死仁傑釋其械密詔悉謫戍邊初宰相張光輔討越王軍中恃功多不法仁傑拒之曰亂河南者一越王公董卒三十萬以平亂繼使暴橫是一越王死百越王生也光輔還奏仁傑不遜左授復州刺史徒

司空馬天授二年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武后謂曰
卿在汝南有善政然有譖卿者欲知之乎謝曰陛
下以臣爲過臣請改之知臣無過臣之幸也不願
知譖者名已而爲來俊臣所構捕送獄俊臣引置
對曰大周革命草木一新唐室孤臣惟其一死反
是實獄乃少緩判官王德壽教引平章事揚執柔
仁傑曰皇天后土仁傑爲如此事頭觸柱血流被
面德壽懼而謝之乃以筆書帛置褚衣中好謂吏
曰方暑請付家撤絮子光遠得書上變后悟遣使
案視獲免通天中契丹陷冀州河北震動擢仁傑
爲魏州刺史俄轉幽州都督召拜平章事張易之
嘗從容問自安計仁傑曰惟勸迎廬陵王可以免
禍后欲以武三思爲太子仁傑從容言曰文皇帝
櫛風沐雨親冒鋒鏑以定天下傳之子孫太帝以
二子托陛下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無乃非天意
乎且姑姪之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
後配食太廟承繼無窮立姪則未聞姪爲天子而
耐姑於廟者也太后曰此朕家事卿勿預知仁傑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下

列傳

二

五十九

曰王者以四海爲家四海之內何者不爲陛下家
事况元首股肱義同一體臣備位宰相豈得有所
不預知乎因勸太后召還廬陵王太后意稍寤他
日又謂仁傑曰朕夢大鸚鵡兩翼皆折何也對曰
武者陛下之姓兩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則兩翼
振矣太后由是無立武承嗣三思意召帝還宮詔
仁傑爲河北安撫大使時民多脅從於突厥賊已
去懼誅逃匿仁傑上疏請赦詔可復召爲內史太
后幸三陽宮有胡僧邀車駕觀葬舍利太后許之
仁傑跪於馬前曰佛者戎翟之神不足以屈天下
之主彼胡僧詭譎直欲招致萬乘以惑遠近之人
耳太后中道而還曰以成吾直臣之氣聖曆三年
辛年七十一謚文惠追贈司空封梁國公仁傑好
面折廷諍后曲意從之呼爲國老而不名太后嘗
問仁傑朕欲得一佳士用之誰可者仁傑對曰文
學臨籍則蕪味味道李嶠固其選矣必欲取卓犖奇
才則有荊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宰相才出太
后罷柬之爲洛州司馬數日又問仁傑對曰前

東之尚末用也太后出已遷矣對曰臣所薦者宰相非司馬也乃遷秋官侍郎久之卒用為相又嘗薦夏官侍郎姚元崇監察御史桓彥範代州刺史敬暉等數十人率為名臣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為國非為私也袁繼成曰唐史載則天時南海貢集翠裘后以賜昌宗一曰后命梁公與昌宗雙陸以裘為賭昌宗連北公對御前褫裘謝恩而出此或君子駕馭小人之權然事瑣屑不足為公輕重妻師德則薦用公者也后問公師德知人乎公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已而知為師德薦廼嘆息出嗟乎公其輕擠人者妻公雖盛德豈能包容公哉女主牝雞司晨惟恐臣下朋謀謀已后問意不可測公內協寅恭外示同異使信任不疑卒之五龍群集取日虞淵后固人公機殼中不覺也易曰包荒不遐遺朋人得尚乎中行梁公有焉

周文端公傳

明端簡 鄭 曉 福建人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下

列傳

三

二百五十一

公名經字伯常天順四年進士父瑄字廷玉陽曲人宣德乙卯貢士初任主事歷陞南京刑部尚書致仕寬大詳雅脩髯長身善論議守官廉故鄉無田宅可歸寄家江寧卒謚莊懿贈太子少保公歷官翰林至春坊中允侍奉陵東宮講文華大訓東宮每起立拱聽內官言太子勞公宜跪請東宮坐聽公不從弘治二年侍郎禮部條奏皆傳經義改吏部靈壽人以大明川民田獻太監李廣戶部執議不得允公會諸司奏竟奪田歸民八年諸大臣以災故上言屬公草疏請早視朝勤聽政節侈費省遊幸止貢獻斥樂戲一事語尤切直頗傳踪跡此疏出誰耿尚書曰疏名首吏部裕實具草公又曰疏草本出經即有罪罪經十年陞戶部尚書凡諸王請河湖稅錢執不與中官出南京織造者請長蘆鹽八千引鬻兩淮准給事中官鹽銀二萬兩又執不與中官織造浙江者請諸竹木稅又不與上說公言并停織造大同缺戰馬鈞陽請出太倉銀市馬公曰糧馬各有司補訓六部不得相壓兵

給事 戶部官非刑罰 是公言吏命太僕銀市
錢輸太倉公曰國用不足請盡括諸省稅役金
織造賞賚齋醮土木費益廣不節乃欲括天下財
盡歸京師給事中言非是中官傳旨取太倉銀三
萬兩為燈費公又執不肯發內靈臺奏增酒掃卒
當給月廩公再疏竟不與修清寧宮調役山東七
千人公曰山東歲歉民貧民不可輒動請以戶部
羨銀顧役壽寧侯家有賜田河間有數頃詭賜額
并得傍近民田又千餘頃又乞畝加稅二分公曰
河間地多沮洳歲無常收頃因久旱即耕退灘一
遇淫雨遂成溝壑苟指目前輒增畝稅貽累貧民
轉為流徙且王府賜田畝稅二分外戚不宜獨優
又聞茂陵妃家私田與民田比一切還民壽寧侯
家不宜獨異疏三四上會雄縣有以退灘地獻為
東宮莊者上念公言擲其奏抵罪十三年致仕康
陵即位起南京戶部憂去正德三年又起禮部卒
贈太保諡文端公初在清散光三十年編摩校閱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下

列傳

四

六五十二

有文章名及授政務揆宜應變剴裁不滯屹然有古臣風

侍御傅公需傳

明 鄒元標

公諱需字應需號兆野山西太原人也舉丁丑進士與予同出山陰朱公門公丰神凝重不妄言笑同儕翫度者輒厲詞色拒之予私計曰夫夫端人必能為國家有鉅履鴻相親莫逆于心未幾而予以狂言杖闕廷瀕死辱公顧獲有加予竄夜郎去公亦拜成陽令尋丁母憂補華亭令兩地皆南北劇邑公一切以廉靜鎮之咸陽極饑與梁士民歌誦而在華亭革櫃頭苦諸巨室賴以生全保護穆如清風所稱神明宰近之矣以治行高等召入為御史一巡倉漕再巡蜀批卻導窾恢恢游亦其所條次國家便宜狀皆其巨者西蜀有巨帥以重金嘗公公以柱後惠文紉之債帥望風解印綬去其溺職者即尚虛名不少貸竣事還朝聞仲兄病遂請歸仲兄瘡而伯兄藩參公中計事公義迫於中

疏云昔足... 方痛心疾首... 功令臣兄何罪... 兄不如罷臣... 公職一級公議... 久且貴也以計... 銓臣至尊寵也... 者亢官可罷兄... 近尊卑不計公... 喪闋... 分門剖戶至通... 一法其餘粒焉... 至薄一切倫常... 薄視公何如也... 迭奏怡愉... 公者旦夕引領... 遽謝世悲哉夫... 惟此真常一念... 念耳公此一念... 念即起古先諸... 名碩大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下

列傳

五

六百五十二

儒絮德比... 忽中寒病不能... 岡公立起聞母... 夫飲食之公孝... 孝親而能敬長... 曰我儀圖之仲... 氏不別立孝友... 三極之維紐也... 哉我國家以孝... 載公前疏者否... 傳伴司世教者... 至矣而知孝友... 亦為政言孝友... 家真磐石爛然... 雖齋志沒百世... 亦當興起奚論... 勲名哉

王少叅傳

明順天 萬自約 邑人

公先姓味名震字潛浦世其號也其父承德翁有豪俠氣重然諸公其伯子初爲諸生試輒高等已邪舉鄉薦第四余偕升越明年余爲次兒聘公愛女癸未公舉進士今諸城諸城瀕海有逋稅往輒敲朴足之公曰吾家貧而苦我民哉然邑多大姓公廉其豪不少貸卒爲所中改襄城人曰肱折而醫良公其有懲乎乃公卒不懲也時御史大夫辛公在秉余辛公門下士間謁問狀辛公曰吾佳令也後聞之歲稔公開廩糜之身輒駕行野設鬻食用是活萬餘人時試諸生捐俸起奎樓作人蔚起三載民深德之公何辛公罷公僅遷南大理評事民遮道數日乃去入留都時鄒南臯公有人倫鑒獨雅重公往來不厭諸如涪海陳公謙益揚公輩皆爲莫逆已改計部司庫事庾災祝融糧壞數千石部公驚欲責守者沒陪公引罪謝且設法足之收強半煨燼又調出籌卒不失額人以是多以最入京師承封恩卽爲二尊人具服歸里蹠進堂下主爵者才公推寧夏兵使又改河南傳道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下

列傳

六

六百九十六

故事藩臬于臺使前無敢縱談公未艾而髮鬚半皓不作假態遇事倡論不阿臺使及中丞曾公謂傳道才可兼備兵便疏于朝部如議河南傳道兼兵銜自公始踰國游般遠出監司拂衣去難代者公行攝馳車至因從史臺使露章至上遣使譙王王欽跡不出因戒左右勿犯公也進參議守洛下與礦使聯署竟公任稍戢亦素聲厭之耳直指某跡陝州守公知守亾他解之辭稍直已行部公逆謁又紆違竟劾公當調語多萋菲公卽日束裝歸意適自如嘉言計偕公令上章復姓得旨下部議如請易陳而王公更名曰辰字子呂號映冰焉承德翁頗不憚公跪曰陳恩一世也吾宗自世也不及大人而正之百世謂何翁意解計上直指公又劾公當罷主計者知公竟止謫級調公喜曰吾可以長有吾親矣翁開七奏公簡諸親奉翁堂上率子姓羅拜上壽甚都太安人亦七奏謝友人以諸婦從如公人謂王氏冠裳之會萃一時天翁嘗愛諸孫擬久同居公謂財五家物也可常保乎宜折

中僅足婚嫁耳公自罷歸禮呂祖祠極虔夜夢
得下泄聞值翁大變體素肥毀甚晨將修經事
然夜視者謂寐也乃大寐哉其見夢語頗怪不具
梁所著詩文清逸有致多削稿不存公生嘉靖乙
卯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距卒萬曆乙巳年十一月
初十日也得五十一耳逸史氏曰公天韻弘粹道
義淳心艾而尚赤子耳內行淳至而下言脩也幼
慕沮溺芬華中無所艷自奉外無剩物家藏不問
數而不言廉也自今歷藩服展布纏纏雅操大體
而不言才也向使逢世竟施可暉前人乃年僅儉
人位不浮器寧詎遇奇哉亦世希有知者故時
而沈歛時而據梧天
全神全德機杜矣

王次翁傳

明李攀龍 濟南人

次翁子使君道行弱冠擢進士給事中尚書六司
寇省中余時為郎亾何使君補鄧州余尋出為鉅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下

列傳

七

六百零六

鹿郡明年使君遷魏郡比二千石往來二御史臺
若部刺使必值使君與使君相勞也雅已聞次翁
為人翁名尚智字哲夫陽曲人嘗補郡弟子員不
就以賞徵幹掾省中十餘年除薊之義豐驛焉驛
於京師東北諸邊為孔道次翁乃簿正厨傳善使
諸走約客至當銜者蓋三年所馬車捷於羽檄使
者應乎烽火未嘗一日詰對幕府矣再遷比地之
比峽關北漢障塞尉議客出入明年棄官歸太原
鬻度君已舉於鄉時奇中俸纔二金矣曰腆矣一
抱關吏何功於上也尋從使君鄧州使君問政未
嘗為質焉旁引成事而已及使君遷大名乃輒下
敢復問政曰吾何能從兒子輩數數操郡長吏事
乎翁魁梧美髯長者久不眎產而長翁善賈及翁
撫長翁子則無不若已出語人曰兄子某病則吾
中夜不能寐然有過又未嘗不譙讓之豈為第伍
氏哉即晉陽長老亦言翁淑儻伏視仇家若不可
祥者幸如祐不著於唯眦里中緩急翁輒與居問
然計畫之耳不必人入嘗施焉以故甲中曲聽翁

請言事不賴金矣余猶記使君在鄧嘗使人於諸郡徵當候太嶽祠官者狀時祠官方貴幸余所為候輒不與諸郡同人以報使君則使君從鉅鹿使君所為次翁屬在鄧也後使君從大名遷鳳翔太守移蘇州太守禦倭城下寇竟失利去稱治行第一云次翁雖不跡在即在驛塾諸驛在關塾諸關一日越人喪生者傳過之罷矣翁輒奇焉延使使君幸業為之有室蓋三年以裝去次翁所為使君以故弱冠舉進士不十年三為大郎跡曩俸筭中二金誠腆矣廉吏何不可為哉余為世之君子重與人為善也誠日暮途窮奪然後罷逐然後去斯笑之矣至無所為而棄官則又去而極之曰是先奪而圖罷先逐而圖去計之彼者也是實計畫無復用之而竊輕富貴為名高者也是恐卒不可測姑為自避以緩人之跡我而將以復進者也不知計即狹亦徒為罷去耳身既隱矣安用名高愈避而跡愈著夫又遑恤我後乎是三者故皆不出於患失何世之君子重與人為

陽由縣志

卷之一 四下 列傳

八

六百五十六

善也余觀次翁棄官歸時年未五十一抱關吏耳此三者何以稱焉

韓義夫傳

明文周 經 邑人 端公

義夫韓氏鐸名代之繁峙人其先自陽曲來徙族最盛詩書簪組自宋元迄今不乏祖某性至孝於可以仕而以弗忍違親養隱居終身義夫能世其德目不多讀然負氣尚義人有過面責之雖頭齟頰下輒言論齷齪皆不外道理訟不平者來質一二語辨之莫不悅服去事有合義而人以爲有禍患者則毅然身任之無難色故爲其伯父陝西憲副公所奇愛憲副公致仕家居義夫事之如其父憲副公亦不一日舍義夫家事非與義夫計者不行繁峙僻在五臺山陰地險阻而人多質實憲副公家聖水臨滹沱既遠邑城復絕鄰並苟有寇盜之虞烏能守望而憲副公家居數年不聞焉豈其人之盡忠亦憲副公之廉譽素聞於人人也歲值旱荒

冬季劫憲副公家推門垣乘火執刃鼓譟而人
家人驚悸奔竄獨憲副公在室義夫居與憲副公
頗隔越聞憲副公被劫即驚奮起詈家人曰人無
孝義禽獸不如鄉人六月急尚相援救况在至親豈
可委棄倘或遭禍何而獨生遂踰數垣赴救行且
呼盜曰衆君可憐財產任爲爾有第母傷我伯父
至憲副公室方見羣盜環刃逼公義夫遂怒狠執
大挺逕前殺數人盜全口憲副公與之敵插繫兇死
盜去人吊焉曰賊勢兇甚汝不畏作菹醢耶曰吾
知有吾伯父爾伯父在吾雖死何恨憲副公竟無
恙爲之上章於朝請如著令以義夫旌之爲世勸
自是鄉人咸稱之爲義夫而不名云

二烈婦傳

明侍郎 張頤 邑人

烈婦趙氏名慧寶字文姬山西太原右衛中所小
旗旺女長適太原府庠生蘭景昌奉事上下不愆
於禮度內外宗族皆稱其賢未幾景昌疾烈婦侍
左右飲食自奉湯藥親嘗朝夕告天祈以身代戩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下 列傳

九

六百六十五

而景昌卒烈婦乃盡歛其粧奩於其姑曰夫卒妾
獨守空房恐啓穿窬心復給其母迴家曰可爲夫
辦祭也母諾烈婦伺間遂自縊於棺側時年十八
殯日雙棺並擱而行見者哀之成化七年有司以
其事上詔旌表其門曰真烈復其家鄭氏名淑英
太原左衛前所人父鑑頗讀書烈婦爲女時每聞
其父談節義事輒曰是不難適太原前衛百戶陳
義成化癸巳義卒於邊烈婦遣人迓其喪歸具棺
浴而歛之撫尸絕而復蘇者數四勺水不入口者
七日口吾前已約吾夫矣死則同歸不可背也且
吾無子則物留何用乃盡散諸族人復爲長孀施
諸佛前曰願結再生緣也其母及其親族百端勸
諭不聽遂自縊於房中若干晉王殿下聞而憐
之遂以綵段太史氏曰人之所欲莫甚於生苟見
理一毫未盡雖丈夫猶不肯舍生取義况婦人女
子以柔弱之質生於閨門者哉其從密執死捐軀
殉義略無纖芥顧惜之心非志氣素定禮節素明
烏能若此想其投縵之時天地爲之感日月爲之

晴鬼神爲之而烈婦必死之志古之凌霄漢薄太
清煥然與故泉太河之氣其爭光於斗牛間嗚呼
烈女願爲此傳遺鄉人俾烈婦凜凜然生氣恒在
、非日間使爲人婦者如有所勸則烈婦雖死而
有不死者存嗚呼婦人所立
如此則號爲丈夫當何如哉

府尹萬公自約傳

明 王文蓮

當萬曆十四年而先生給事刑科也則劾罷大司
農名兆者朝野固已踵起日攝先生而聲直走赫
赫寰中外已歲丁亥請歸太原且二年而復改給
事戶科也其道愈勁其所中繫愈以當隱情無逃
於是復劾罷兩都御史一尚書及翰林學士黃某
者是時上方精覈吏治不啻縣軒鏡夏鼎於妍媸
而電威阿鋒迭運於懋和體牧間故嚴罷尚書等
以懲密僚嚴罷一學士以勵士氣上意若曰吾罷
諸臣籍以荅忠貞而吐蹇諤及安宗社而已先生
意亦若曰吾以是秉禮芸世道庶幾驅鷹鷂而集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下

列傳

十

六百五

鳳鳴無他腸耳已而例遷陝漢中僉事去蓋當衝
者寔高先生義而亦重忌先生名意不能無左於
國計也先生安然居之日均王臣也育言責者宜
以言責臣有官守者宜以官守臣吾曩始者任一
唐合邑疲而民貧奸醜變態孔出毛毳吾力能屏
除而平蕩之今雖奪吾密地猶執鉞而臨也奈何
不可以爲政耶吾安敢效漢臣進退不早受命顧
促促耕耨力請出入禁闥必不得迺始偃然就職
耶於是叱馭任事而一切嚴罷淫蕩不軌及巧狎
執事卽無益以害有益者戒有司所供金銀物玩
悉非故府典程徒重爲法紀濫觴耳諸如修鐵引
灑聽其言洋洋盈矣而實皆騷擾之窟甚衆及濫
訟長刁巨蠹潛奸俱不當情法爲郡邑稱苦種種
立掃而淮席歸之其獨傲視治唐尤備云先生居
二年餘聞上亦常感而陰念之曰曩劾吾左右及
學士某者其人安在會時稍少後思仇漸曠遂轉
先生尚寶少卿已又遷光祿卿副先生益憤激思
所以塞圖報國命者不一則力匡上事者哉修措

費期樽節以完民。屢膏自實，享外其不得已而舉者，量悉半減之。光祿市會而都邑富者，率多以貨緣藉免而貧民無力者，則終身役役至有操四壁立以應事者。又諸商解納并王欺者，相關爲奇貨，亦或巧設乾沒，獨肥則公私交累，踵如也。先生復爲之極力籌心，各項貢取務擇廉吏從平持收而分派，尤兢兢不枉自是。諸商出入光祿亦自帖然相安，毋虞匱覆酷及已也。政譽驟起一時，庭臣率亦有折先生以爲往事，激言果肯身律也。而忌者亦用差息矣。歲丙申海外不靖，屢犯我屬國而司馬懼且出多端，叵測遂絕遠慮，意許封貢幾可無勞於兵。先生力爭其必敗，遂上十事議出而司馬亦竟讀之心服，其灼灼無爽然事已成，不可悔矣。無何遷南省太僕卿，副復北調如其官自世平成以來，文學士大夫不復問戎馬矣。卽當其官如傳寄焉，其良敗常操于醫獸之口而符印淺深聽之胥吏而貴人幕客又且持其進退而邀金錢以示謀肥一境者，違違不可勝數。先生曰：彼主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下

列傳

工

五百九十七

馬者網何疎，相馬者網何密耶？於是身以程法法以程人，蠱窳傲息，請謁謝絕而太僕無惆悵於空名矣。屬州縣民爲馬養者，務善調劑而兩便其間曰：母令馬瘠，因以病民，亦無令民疲，愈爲瘠馬也。州縣吏其有馬政與民政偕者，則務物色當而立書賢與能，上聞然卒不以此受一私饋，士更相與重其無染已，復拜太常，拜京兆而京兆廉宇已燼於火，其時又大內方急，素珠寶等項日甚，課切責吏民左右，惶懼無以當意，每託名節儉而中寔損耗無已，其內入也苦墊，外入也苦胥，甚且有入貢者，什而無出償者，伍流而凡一薪一穀之求，卽家饒萬金不數歲月無不令人輕水火，甘丘壑，其有微脫亡命則東西南北不可爲向而父子夫婦甘萍解骨折矣。祖宗徙實根本，謂何今復且且蠶食無息而坐令茲天子咫尺沐浴地，舉目蕭然，悲扼就死地，恐非本固邦寧之大計也。先生曰：今日者其寧舒於民乎？無論爲室辦材，出公費爲國計，估出公平計，必令一物一市一市一當，其有官緩急

猶在民緩急而公私毫不執偏重都人士計得免於毒始則交歡口誦以爲得京兆若此永譽而流祚反是者古之君子務悲焉而矯之意相與如先生而後可乎意相與如先生而後可乎夫使果可矯而悉如先生先生亦可安焉於茲瞑中矣

李節慈傳

明舉 尚時彥 邑人

李節慈者胡氏女也笄而爲蓋巷公配公諱維翰別號崑湖幼業儒究心刑名精律例竟以蕭曹起家然長者之性委曲爲人求生謂寧失不經無害下辜也考竣授陝西藩司理問上臺知公名遇疑獄輒付之民庶絕不寬蓋得天醇良資之內德輔相豈淺哉節慈于歸奉舅姑惟謹終身不衰從之秦公治吏事弗違家政凡束芻簞食縷絲細務俱綜理有節文下逮減獲稱情中禮裕如也初舉女從官期年再在公遽損館舍節慈携弱息拊靈牀泣繼以血千里間關蕭然一榻望斷樹雲安所作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下

列傳

七

五百五十一

歸計諸臺憫公廉而死也界之賻始扶輓旋風朝雨夕披荆躡險時有萑苻載道其不料虎頭入虎口幸矣抵家襄厥事外家欲奪之志節慈曰未亾人不難以身殉先君地下徒以子遺一女耳姊姒中尚皆無子安知此遺腹不爲李氏一塊肉也皇天后土高曾考妣實聞斯言如仍弄瓦矢死靡悔矣舉丈夫子爲茂才君芳桂持以泣曰天報善人乎仁者必有後也茂才長其姊亦出閣節慈連治婚嫁事了方茂才學語時母口誨句讀年舞象出就外傅夜則機杼與吟唔聲相比寒燈明滅相對愁絕孰如若母子者一日爲先生壽乏資斧茂才讀書至無逸篇母以指工易金終廢無逸不敢讀讀則泪涕交頤弗禁太息茂才受母訓荷諸父提命恪遵師說蚤采芹食上士饑闈中續屢爲主司可賞識以數奇不售遵養待時節慈絕不介意貧賤思難其甘如節法平宋公來會茲土聞式其廬曰志堅者儀秦失辨晉楚失富賈育失勇如節慈人亾子腹綫緒終始全之紅顏白首如一日志堅矣

門爲當世勸且以待天章之寵賁云按古有君
薨世子未生之禮植遺腹朝委喪天下不亂名分
素明民志定也竊因之有感焉士窮乃見節義當
平居無事之日言忠言孝慷慨自任真若可信一
見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凡夙昔所矢棄之如遺
庸罔念聞者皆是也夫楚楚丈夫猶若此何易望
筭黛之倫定矢匪石堅冰霜取決於未生之子迄
代終而有成乎節慈之難有百倍於孝子忠臣者
矣余爲列傳以備晉乘氏蒐采焉若夫德厚流光
大啓于公之門者則自有茂才君在

都公傳畧

國朝 傅山 邑人 徵君

未申冬春間秦晉先後亂河東西間絕一時守禦
死事臣事蹟皆無所聞而開封都公實以才畧官
兵備榆林太原門下士陳謚皇皇詢訪公存亡憂
形於色蓋知遇之義也訪之於山曰子亦聞吾都
先生存亡何如者耶山初無聞也曰試言子之所
見知都先生者而爲子決之謚曰謚知先生居鄉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下

列傳

三

六百六十六

有慙名山曰何以言之謚曰諸鄉大夫之所習爲
者先生有所不爲人咸以爲拘故汲長孺之名歸
焉山曰死矣謚又曰謚知先生之服官惟知有朝
廷山曰何以言之謚曰先生居晉時有某生者貧
爲先生舊人先生愛之嘗許作養之生一事懇先
生先生正色曰諸生何得遽與此坐曰小事先生
曰事無小朝廷之法在焉吾安敢以朝廷之法私
吾舊士焉某生遂巡復進曰事惟小欲敢自以其
罪之誣卽微某言亦出如此則罪當入耶先生曰
爭無小卽罪亦誠誣卽入非朝廷之法出亦有朝
廷之法諸生何得輕與此吾安得以朝廷之出人
者而爲故舊士出之其再勿言謚是以知先生服
官知有朝廷也山曰死矣謚曰何以言之山曰慙
死知有朝廷死謚曰何以言之山曰一切全身保
妻子之臣直不知有朝廷故無事饗富貴有事却
肩縮頭以逃先生惟知有朝廷故人之所爲先生
不爲人所不爲先生決爲之則慙之名之所由歸
乎獨不爲先生之官旣慙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下 列傳 古 六十四
不及按察司者正以其明刑肅紀府有諸不法事
司具得而糾察之故不令與二司同朝防微杜漸
之義也何朝廷爲或云闈且以違朝廷制構公勸公
朝公曰朝廷之所有我不敢無朝廷之所無我不
敢有揭會典示之卒不朝闈亦憚公無所構未幾
巡按御史某構學使袁公監司官不敢一顧袁公
公獨時時過袁公館與周旋之卒以斯怒御史坐
計典鑄公職云嗚呼噫哉又袁公赴部鞫貧無贏
資公發橐裝三百金遺之未嘗告人也

王獻明小傳

前人

太原搢紳先生如山所親者則獻明王先生嘉言
虛舟錢先生文蔚皆非近代所易有王先生昆仲
八人先生長諸弟稱之爲老大真樸傲簡好道求
燒煉之法老而不厭游宦二十餘年貧不任辦美
衣精食然亦性不屑此時有宦途人所饒書儀者
諸弟過之輒棄去不令至七大手遙語老人是某

人詭者我適急用老大寫報書與之我荷去了也
老大笑而頷之曰荷去時去如此其常山生平不
登官人之堂敬先生風以事拜先生先生所居大
房在橋頭庭堂牕戶不能得紙風鳴嗚然索客坐
椅子不得有成對者二張也好圍棋終日夜不倦
亦亦用心信手談耳陳生謚言曰過先生棋索卓
子卓子殘毀不穩喚小厮不來自起繞地尋支高
木瓦支之定對奕食時中出小米飯二碗黃鹹菜
二碟過對謚云客待食則食些我蓋不敢讓謚亦
頗怪之何遽爾爾及看先生食甚香美不介意以
是信先生之貧之真守西安嫌郡之煩劇苦求調
簡得寶慶喜曰是中出丹砂未任察罷傳山曰王
先生晉人也今之人何足以知之顛樸厚而高冒
秀目鬚冉冉得風如古道士

節烈裴氏傳

國朝 布政 翟鳳翥 聞喜人

裴母太恭人者太原裴念源封翁之繼室侍御希
度之母姓范雍熙居士之女也少雍熙公授以小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下

列傳

五

登六百六十六

學孝經女誠等書即解大意長通詩書手錄修身
範俗格言繕作女鑑尤工女紅并游細事勤習器
平喜言古閨秀幽貞事雍熙公曰是女也而士行
者及笄歸念源先生執婦道事舅姑孝處妯娌和
御僮僕肅身任操作為家人先內外胥就紀綱佐
念源先生學試輒冠軍念源先生積勞成疾方永
訣欲自盡以殉時侍御未成立諸子女尚在襁褓
爾未亾人引妾心井中水波瀾誓不起之句以矢
茹藥和丸教侍御於癸酉甲戌聯捷成進士初宰
堂邑即以功令官箴慎刑恤民潔已報國告勉未
幾寇警戒嚴日存亾視此城勿以內顧二乃心卒
保完堞時有夫人城之稱侍御入主工部政專改
御史又曰入司喉舌出司耳目勿墮越為先子羞
侍御兩巡漕鹽凜持風紀直聲震柱下遵母訓也
直指以貞聞方議旌表甲申寇薄太原城將陷推
幼孫避城東園指井水曰井不死以須今今又雲
須呼老僕以幼孫付之投井死噫井中水之奇其
應在斯乎侍御時在都門聞變奔歸收東園為寺

曰敬忠志毋節烈也噫太恭人霜守三十年知書克家譚子成顯官以貞特闈年六十有八矣即不死似亦無虞竟死之以節始以烈終斯可謂完人矣古史女傳能多觀與魏掌科象樞贊曰不生不可以托孤其生也節不死不可以成仁其死也烈維節與烈終始無缺恒嶽汾流精神不滅彼號曰男子讀聖賢書而弗能引義以自決誰則巾幗而誰則鬚眉耶

傅徵君傳

國朝知縣戴夢熊 浦江人

徵君傅山字青主一字公他別號石道人世為山西之忻州人祖霖登明嘉靖壬戌科進士歷官少參父之謨以明終碩彥衣被學徒山其仲子也少參通籍後寓居太原因隸籍陽曲云山生而穎異讀書十行並下過目輒成誦少參極鍾愛迨長學益該博凡古今典籍諸子百家靡不善古文詞臨池神似二王晉之人重焉且精繪事每擲管寫意各極其妙又以餘力學岐黃術善醫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下

列傳

六

六百五十九

之名遍山右罔弗知者方山年十四即受知於文太青先生十六歲於庠為督學袁袁山先生深所器重時先生擷取晉士數十人俾讀善三立書院中山與焉後袁為直指誣奏下詔獄山以諸生詣關訟寬海內因是無不知有傅山其人矣迨袁誣既日出督九江屢遣使召山山終不往甲申歲賊李自成犯闕懷宗殉國山遂棄置青矜為黃冠侶時而遨遊平定祁汾之間不則坐深山閱釋典戶外事弗問也性至孝居母貞髦君喪卧苦枕函飲粥不茹蔬者百日友愛諸季先人遺產為其弟蕩費殆盡無怒也及弟沒遺孤尚幼山撫之不翅已子年三十餘失偶絃不再續康熙戊午舉博學宏詞屢辭弗獲抵都門復以老病懇辭未就試乃歸後授中書職銜山不欲違厥初志僻居遠邨惟以醫術活人登門求方者戶常滿貴賤一視之從不見有倦容里黨淵戚有緩急視其力而竭其心與人言依於忠孝謀事要於誠義雖足跡不入城市而達官士夫騷人墨客欽其名者率汗直求見莫

得一面以爲學焉所著有世史十三經字區等書
行於世戴子以余始至并州即聞有石道人云後
詢之其人乃知卽爲青主先生夫先生豈今世之
士哉當其懇辭徵辟余具籃輿款段力爲勸駕先
生黽勉就道而終以疾辭尚志高風介然如石石
道人之名信然乎信然乎在昔周黨王霸劉茂王
烈名垂漢史今先生似之太原何高士之多也况
其托迹山林俗吏罕識其面而願獨不鄙夷余憶
應召之後以長箋見奇纍纍數百言慮其衰老不
復能把握也惓惓之意溢於言表亦何幸哉蓋先
生之品固不待文而傳抑余雖不文其待先生而
傳也耶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下

列傳

七

登三百三十五

序跋

戴夢熊曰序之為言次也或序其事或序其文亦各有體焉晉陽人文之區著作林立何體不備豈厥序跋美不勝收煌煌乎大觀也哉茲特擇其純粹精者登諸簡編亦史冊之一先也志序跋

寶賢堂集古法帖序

明晉世子 朱奇源

予高祖恭王幼好法書初之國時太祖高皇帝賜前代墨本甚多曾祖定王蒙高皇帝命中書舍人詹希原教字書故詹翰重於當代是以祖憲王暨父王俱嗜書學數世以來無問古今但字之佳者兼收並蓄所積益富予於視膳問安之暇亦留心於古人筆墨間每令侍者取古今名人真蹟法帖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下

序跋

六

五百三

張於左右終日睇視潛玩一旦恍然見其方圓法乎天地動靜類乎山川其轉摺回向則若日月周旋五緯出役其恣張放肆則若龍跳虎躍鳳舞鸞飛或如端人正士劍珮森嚴朝於法官或如仙人野客跨鶴引鹿游於山林其高致逸興淋漓揮酒於筆墨間姿變橫出千態萬狀不可形容使人終日相對殆忘寢食於是取魏晉以來諸家字帖凡心之所欲者或臨或模自幼及今不下萬餘紙遂頗識古人用意處間有以古今去書奇帖來獻者或點畫之是否刻鏤之工拙亦頗能辨其真偽或得真者不啻隋珠趙璧終日把玩不忍釋手遂成愛書之癖日積月累前後左右森然充拓於几案間者皆古今字書也性樂乎此他俱不能易自笑如蠹魚出入書中終老足鄉矣一日因與侍即張公順都御史程公瑄論及淳化帖世不多見後雖演為諸帖然多得彼失此如蒼頡字之祖也孔子聖人也而帖或不收或不取宋書以為盡廢唐人法度然如蘓黃米蔡書入神品結體精密有過

古彙逸之傍而不失範圍豈可少耶又不知漢魏楷法在唐後廢去彼取此是殆不然要之一代高人自有其見但取其字之工妙以見一代人物之用心自有其不必軒輊而為去取也因取淳化絳帖大觀太清樓寶晉諸帖并我朝以書著名者不下十數家暇日同參政王進副使楊光溥僉事胡漢揚文卿擇其尤者命生員宋灝劉瑀摹勒上石蓋為十二卷其次第先後字之多寡與諸家不同者因所取擇耳每一紙出輒刻意校其一為一書之以否雖昧於鑒賞不能盡如古人之用意然較之諸家亦頗精矣因命之曰寶賢堂集古法帖置之齋中以留示我後人非敢傳於士林間也嗚呼三才之奧五經之旨王化之端緒道統之源流俱賴文字而傳豐碑鉅碣照耀於山川高文大冊震駭人耳目俾千百世之下高人韻士撫摩愛玩之無已亦頓字書而顯則其所繫不其重歟雖然前人亦疲精神棄百事而學書者為喪志孔子下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其所自云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下

序跋

九

六百三十三

正祀考序

明督學 閔 煦

任丘人

正祀考者何考諸晉乘名宦鄉賢從祀者正之也名宦者何宦斯土有功烈駿名者也鄉賢者何生斯土有懿休可範者也夫宦有賢名賢稱鄉好亦既取而祀之矣何為而考正之也夫正者正其人其不正也不正者正以其未考也惟考之慎斯正之嚴正之嚴斯祀之當祀之當斯淑慝辨淑慝辨斯鑒戒昭而人思勸此聖王鼓舞萬世之機也刻之者何懼其久而消且湮不正者或得以濫與也斯舉也述邇太古邇逮我明貴自公孤賤極遠逸太上以德其次以言苟禪名教咸庸考定否則報享無由感風世無紀彙祠為糊澤以世存名山實著禮自情通者又紛紛於其間嗚呼正其不可已也

八仙景山李公來按茲上者謂文廟通觀二
祠穆然興感議下文所司校讎裁定照不殺宜論
郡邑長咸具祀帙以告於是搜冥摘隱覈真按特
加浮黜偽思為典禮助茲用告成職當序諸首簡
蓋仰而嘆曰猗歟休哉祠典之制也聖王所以曲
以勞定國能禦大菑能捍大患五者作則固至嚴
且重矣非此不在祀典夫祀之言事也匪誕匪瀆
事之道也誕則弗任瀆則弗敬况夫孔子之祀也
東漢末初始有關里之舉厥後釋奠用八佾軒懸
之樂儀文漸盛則知二祠祀典闕而未講久矣洪
惟熙朝撫運煥圖創新洗陋正號定儀典禮大備
尤於庶位簡蓋從祀諸賢經法奕休百世莫易宗
廟之美當時且謂得門而入者或寡則今之祠而
祀也可無俟於正不考而識也哉故治國如示諸
掌必在明郊社禘嘗之義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
者亦自飲食將奠帛之餘也在昔法施如響堯勤
事如舜定國如禹禦捍如湯文武已等而上之後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下

序跋

序

六百六十八

有作者雖必不可企而齊令德膚功昭昭暗記於
禮皆在考正之選矣論世推澤辨名度實比禮洽
情固有前人之章程在或說僻以蔽臆附自私非
不彀所敢知也然則三皇泪于醫師軒轅謬于算
祖太公辱于武夫又後世之所異而憾者禮樂以
俟君子其孰任之况夫八蜡之列雖猫虎有功於
人猶不忌報至尊既祭之末且及於燁肥翟闈之
徒苟祀典所與者烏敢以訾議之耶是故祀名宜
以重功也弗沒其德祀鄉賢以貴德也弗隱其功
詳於古公論弗可遺也略於今盛典未敢僭也一
得自限尚有採酌未精而疎略之者幸賴高明增
損之爾噫嘻茲考也風化關焉由今視後有能興
起焉若知風所自庶無負倦倦崇祀之美是景山
公嘉惠意也不彀將冀觀厥成焉爾又何贅

正祀考跋

明祭政

潘

高邑人

祀何以有考也以正祀也祀何以正也以詔遠也
於乎祀之義大矣先王所以和柔百神而萃聚夫

下之道莫有加焉者也今天下郡邑春秋祀先師於學宮而先賢之身傳乎道者從焉先儒之羽翼乎道者從焉制也名宦鄉賢之有祠也雖非祀典所秩而稽諸禮文則協矣故祀名宦以報有功也所謂法施於人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災得大患之類是也祀鄉賢以褒有德也所謂鄉先牛沒而祭於其社之類是也報有功也者所以勸有位也而非有功者得祀曷勸焉褒有德也者所以勵居鄉也而非有德者得祀曷勵焉禮裁於中而義取於辨此正祀之所以有考也抑祀或非其族曰淫而考或類其實曰繆淫則乖典乖典則不程繆則無徵無徵則不信此祀之宜有正而正之宜有考必矣稽訂必傳諮詢必真參伍必同詮擇必當至公也疑者闕之以俟久而論定至慎也既久而博而真而同而當者增入之後之君子之責也至公至慎之心無二也吾晉山川翕合朱子以爲得天地中正之氣堯舜以帝禹以王晉文以霸當時應期佐命之士雲龍相從樹立瑰瑋固多生於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下

序跋

三

漢六百六十六

斯宦於斯而祀亦以一類者從其重者也是舉也代巡景山先生李公主之督學水東先生閔公成之後之生於其鄉宦於其地者獲誦是篇而發高山景行之思以功德著名於時者未必非二公力也宣子聘魯而嘉典禮之獨存孔子從同而傷祀宋之不足二公此舉於乎盛哉

刻復古指南序

明知縣

周末春

金鄉人

未春昧事會城之明年有入計之後旋會諸上區畫諸事直悉如農之有畔謹遵之可幸無罪而歲事稍豐民重犯法而輸賦易于是覺捨攘之日較少于前間進諸雋士而月試之詢以風俗之嫩慝治理之緩急諸雋士謝不敏而委諸縉紳大夫于是就鄉之縉紳大夫而願有請也曰予自惟謏謏者而猶闔室也竊聞沃土之民淫淫則忘善瘠土之民勞勞則思善今民下知勞而淫心舍力奢溢僭濫俗敝矣若之何復之諸大夫其有以振我乎諸大夫唯唯曰惡儉即奢徒敝之風也去奢崇儉

長史之經也。若侯之有問也而願以請况問及之矣。省會男子不務蓄積數金之家盡炫耀于服飾之間。叩其室無有也。婦人白髻而妖服不蠶不織而習于皆。東聖母一廟。每朔望則婦女走之如鶩。婚嫁而競裝宴會而崇侈。物力耗矣。又其舛者居喪有僕僕之苦無戚戚之容。踣其筋力以供不經之費。而家乃蕩然矣。始猶天潢之裔。帝寵闕廢而今遂濫觴也。言之太息。挽之無由。亦且奈之何哉。永春復請曰。所言數事。請自今與之更始。所不從吾令者。抵之法。其有廖乎。顧移風易俗。非俗吏之所能為也。束之法。而民不從。適滋玩耳。禮禁于將然之前。法禁于已然之後。諸大夫得無意乎。諸大夫驟然而笑曰。有是乎。君侯之可與言更化也。夫國奢示儉。國儉示禮。禮之美。在此一舉矣。于是退而取儀禮諸書。互相參證。自國朝集禮而外。罔不攬摭其駭耳目。不經見聞者。不載焉。自冠禮以至交際。凡十款。明白簡易而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下 序跋 三 六百五

又繪之以圖。俾便觀覽也。諸大夫之心苦矣。書成惠永春一册。且以問名。于是遍拜謝之曰。諸大夫竟不棄而發予之覆也。夫風會日流。俗漸澆。訛民搖搖如適大澤之野。愈趨愈迷。乃唐臣封德彝魏徵于古今升降之際。互相辨論。而上卒從徵言。徵之言亦既效矣。今之未始不可復古也。則此書為之指南也。于是僭名曰復古指南。諸大夫曰。復古公府之所有事。若指南則吾豈敢第吾儕為士民表。勿先蹈于奢爾矣。

府學石刻聖像跋語 明太原府同知 楊士魁 蘭陽人

古傳昔者執政者。過煙驛梁。具馬嘶仗策而不進。遂得此石像於橋之下。乃唐吳道子筆也。至正辛巳。廣東宣慰都元帥僧家奴摹刻於廣州學庠。歷傳已久。予於忻州王進士家獲瞻斯像。精神儼然。如生油然起敬。語所謂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信可想見也。因命介山郭海重勒于石。以傳不朽。

府學石刻聖教序跋語

明給事 劉儲秀

字至於晉晉至 於王王至於行已極矣黃庭蘭亭
措也荷華札艸也路已俱刊矣行如聖教序獨可
缺乎哉故今陽 曲崔尹廷槐以詔原生循模諸員
珉而布諸學宮 云或曰儒釋不同崔曰取其書不
取其人况非是 莫好即此是學其即程伯子主敬
之意

刻韓昌黎文章正宗叙

明給事 李希洛 邑人

史稱韓文公先 生文章佐佑六經故朱考亭氏不
借餘力考異韓 文然則先生之文可以廢乎洛未
注時安於其文 有私好焉而未能有悟也及舉癸
進士踰歲出 宰昌黎昌黎為先生自出之地其
先瓏存焉私心 竊喜得遊先生之鄉相與邑之士
人追尋古跡諷 誦其文亦一樂也逮入昌黎時方
兵歎困悴可惻 况以政學其傷實多而又何暇於
尋勝師卷以酬 初心越明年秋洛之率志營職既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下

序跋

三三

六百四十二

且久而邑務亦 稍稍就緒雖未必親民之康要之
逃且斃者或寡 矣始以暇日借邑之士夫陟仙臺
山望東海以壯 厥觀時見巉巖峭壁嘉曲殊狀絕
頃孤圓群峯俱 下而先生之先瓏隱隱出城之南
若相拱顧然洛 乃喟然嘆曰何其怪且奇也其先
生之惶惑萬狀 不可追視者乎世以昌黎稱先生
而昌黎以先生 顯名於天下後世豈偶然已哉因
以他日闢治其 先瓏使遺丘斷碣不墜於草莽中
復於先生之祠 稍加修葺而課讀一二人士於其
中乃以韓文正 宗授諸梓俾資習之汪子可詔董
請有言洛因為 之言曰世稱韓柳以文云爾然其
文雖並稱而其 傳不同也蓋時方絕學先生奮振
無所沿襲大有 闡明故起衰濟溺宋蘇軾氏不靳
許今觀性道之 原不可謂不見道矣而翊蔡功驅
繩孽非有用之 實乎諫佛以息邪干時以行志又
何自任之重也 若先生得依孔氏為之陶鑄即顏
曾不敢望安知 不與游夏軒輊哉諸士子先生之
鄉人是不可以 不讀其書不知其人孟子曰不可

故因文而及其行焉諸士子其知尚友乎汪子曰刻正宗不刻全集何也嗚呼言即經義即道孔子也下此雖群賢不能矣而况未遊孔氏之門者乎此先生之文西山有選焉然選之而命曰正宗示可宗也其亦庶乎不矣孔氏之正者也諸士子試讀焉而求其選者何居不與選者何居則所以尚論先生與其所以尚友先生者皆將思過半矣此洛刻正宗之意也夫此洛刻正宗之意也夫

刻明德堂詩序

明布政使王道行 邑人

晉王殿下移書於王大夫曰不穀從諸賢豪長者遊晤語移日疊疊忘倦今節鎮魏公大察劉公暨藩大夫萬公白公寧公臬大夫劉公易公揚公皆以詩見贈而諸王和之予效顰為二章將刻以傳之為序王生謝不敏卒業諸詩則吾黨自兗州以下又若干人咸臚列後陳雖窘步讓工亦一時之盛也嘗讀史見梁孝陳思二王以文雅見稱一時侍從之臣如鄒枚劉應並羽翼唱酬足表同遊之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下

序跋

三

六百五十一

盛國初大封同姓分王諸藩陳殷置監皆天子命吏而臺卿直指遣自殿中共然臨之蓋不欲以吏事損南面之樂所以全其尊重而貽之燕閒也然深居高拱目不親書賢士大夫日相阻遠非博覽探丸吹竽蹴鞠何以銷末日寄興於當年哉縱耳目之娛違節宣之理欲拓聰明觀久遠難矣王春秋時盛好古右文所遇名公皆風雅之選雖吾魯素稱雅魯亦津津然興於此道王皆引為上客不以隱顯殊異視梁孝陳思以放紛矜伎積譽履危相去逕庭矣今而後願王日懋乃德遠乃聽聞期媿美於間平茲錄當益富泱泱乎大風哉世表西河為諸侯師國未可量也

桂子園集序

明按察使李維楨 京山人

太原方伯龍池王先生者舉嘉靖庚戌進士於時同舉三百二十人而先生最少甫勝冠已甲鄧州佐大名知蘇州為員四郡治兵使者衆知陝西觀察中州稍遷蜀方伯坐忤黨路歸蓋平流也

而先生爲大名蘇州時善歷子李干麟太倉王元
義兩先生兩先生方少年以文章自命鮮所許可
而獨推轂先生先生奏其詩若文兩先生讀之灑
然色喜也然先生文章稱稍以政事掩而晚好談
名理則歷下已謝人間獨太倉在其推轂先生益
甚而先生方與里中耆德爲洛下香山社無復宦
情矣先生治園城中栽桂數株日婆娑觴咏其下
四方常布騷雅之士薦紳冠蓋能言者數過從先
生遊所爲詩若文日益富而郎君商丘令哀之凡
若干卷先生自名之曰桂子園集而楨先大夫故
同先生舉稱年家子又與商丘共事茲土也則委
之序夫楨惡能序先生集哉昔者太倉誦先生治
吳之政矣其言曰外理而求事爲事役而不得其
要領外事而求理則於事生厭薄而中竟累知求
事於理而理障求理於事而事障而亦卒不得其
妙先生虛心澄慮而順待之不在事先不在事後
觸境生感天則自見融迹爲道與道兩忘先生之
所以爲政即其所以爲是集者也意授於思言授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下

序跋

五

六百五

於意言妙而自工意盡而遂止不雕刻以傷氣不
敷衍以傷骨摺拾博而師匠高合而爲篇離而爲
句摘而爲字莫不有法度致味存焉而先生則神
與境會倏然來渾然就矣先生以文章爲政事以
政事爲文章文章政事各臻其造歛其華而噉名
之士自失焉其取重於兩先生也有以哉先生集
成而太倉已修文地下世誰相知定斯文者楨重
遠商丘之指而序其大凡如此此非楨之言而太
倉先生之言也

慕隨堂稿序

前人

晉爲唐虞夏所都二典三謨文章萬世之祖天地
精華醞釀宣洩自西徂東故有中原爲維江南爲
雖之說明北地信陽中興大雅百餘年間西北詞
林蔚起余所睹記晉人蒲版兩襄毅張文教山陰
王文端故不疇用文學爲呂高平常評事汾陽臨
汾孔元兩左丞陽曲王右丞簡氏何中丞櫻山祭

意使老萊兄弟王郡伯皆而人皆有集勝其驍騎
中源矣而最後見藩伯傳應期公所為慕隨
手澤稿者其氣完而流其骨勁而清其格整而
約其語修而縝宮微緝緝不謬古人而無摹擬牽
合之病無餽飭粉黛之習與諸君子相提而論尤
之班固傳毅伯仲間耳公文名不甚為人知亦不
受人役既沒而其子明經兄弟始葺而行之余稔
公宦業滅不盡其用乃所結撰可傳若此可想見
其人已晉之先有王仲淹者歷數古人文傲治誕
辟急怨怪怒滔繁捷虛之屬不一而本原人品為
纖誇貪鄙淺詭小人按公之文與其人合令仲淹
氏而在詮叙品第其在約則深與四君子之林乎
寧巖曰言貌之機也身之文也余讀公文益信知
言知人道相通矣堂所以名慕隨蓋雅善士季為
人故余因畧舉古今
晉人序集之首簡云

三立祠名賢傳序

明 巡撫 吳 姓 武進 人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下

序跋

三

六百五十二

晉舊有三立祠余既新之祀古聖人自風后以至
叔齊凡十有七人寓賢卜子夏等三人名宦自叔
向下及續入石公璞等凡二十有七人鄉賢自董
狐下及續入高公巍等凡二十有四人與盛矣學
使者袁子於祠祀七十一人者各著一傳傳成經
余點定乃為之序曰士君子修身見世道先正乎
趨舍趨舍正乎始後猶或波焉始趨不正能善其
卒古今不一二見故士君子立有趨舍之則猶射
之有鵠然祠之以三立名蓋約天下於必趨之鵠
而防其軼也德功言三者皆足不朽而功與言之
不朽猶附德而立宋廬陵氏之言曰施於事矣不
見於言可也修於身矣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
也由此推之德不足以居功功不足以居言言不
不本乎德言滿天下皆辭譚唐人稱文章章必曰帶
柳功業必曰李郭然以柳州之才臨淮之烈不得
與於斯典者非無言與功也其所以居言與功者
未盡善也今諸傳中唐虞三代尚矣自春秋迄國
朝上下二千載士大夫之產晉百仕晉者經緯繩

辨數難更僕而其文章德業之盛得與斯典者僅
七十一人揆諸祀法固已凜乎嚴之袁子於此七
十一人中又爲之論贊通類顯微各推明其所以
玉不掩瑕檀豈疎繹或擬袁子之論古人太刻余
以爲論古人不刻則其望今人也必不厚袁子之
爲此非無所云而然也苟有其德雖以侯師聖之
蕭然布衣曹月川之終身首飾配食宮墻物無異
議苟無其德雖巧雕月露名炫金石與柳州臨淮
等以畢變稷契之道視之則亦不免浮靡苟且之
譏而已士大夫居聖賢之鄉志古今之業由七十
一賢之論著邇見泉魏先生當日所以建祠之意
明體致用懋乎華實言與功可敬天壤不朽何則
趨舍之則定修身見世之道光也詩不云乎高山
仰止景行行止又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余固
因序三立名賢傳而於晉士大夫與士大夫之仕
於晉者有厚望焉

三立祠傳序

明少詹事 楊世芳 蒲州人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下

序跋

三

六頁全

予晉於河汾書院建三立祠祀諸前賢之生茲土
寓茲土及蒞茲土有德功著述可紀以傳者曩時
但以木主稱秩祀其於諸賢已事撮定成書詒諸
來禩若有待焉歲久祠亦且漸圯諸生來遊其間
者靡所觀仰會大中丞吳公來撫茲土過寇保岷
教寧之餘與督學袁公謀花材鳩工新其祠宇已
又輯前諸賢行事合於祀者爲傳析者合之闕者
補之去取舛正之義例炳若手自裁定旣成不遠
千里示余俾予小子有言予也晉之鄙人也願安
能辱茲役然邇也嘗學於舊史氏竊觀茲事有合
於古之道者三一曰通古今一曰輔法教一曰昭
法式疏通知遠謂之書教而易之言曰君子以多
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以言乎畜則廣矣大矣苟
存乎畏遠者而畧其近者有志於道者之所弗爲
先民有言大人之志不可見也浩然而同於道故
太上不異古今其次不異海內今且有人於此上
自邃古迄於今代相與稱述比德上下言若接論
行若比肩斯不亦令德者益以尊焉

子或曰通古今
史之為體義取
褒貶偏記人物
但有彰美古之君
子或秉德若
猗或善節危身
或匡主夷難或稽古
侯後神農虞夏
以來諸人或紀
或否靜言思之而
與得其故而後
之人躬淵騫之行
建將相之業擅
人文之譽者亦
徐侯夫論定而
用所監徇將使代
遠愈著守實愈
榮跡隱愈彰正
人侍焉淫人懼焉
故曰輔法教前
賢所撰郡書為
族實繁陳留耆舊
汝南先賢益都
耆舊會稽典錄
非不爛然往代
顧其為書或多
溢美間又詳狀
邦族略彼官師夫
為來者義也揚
子曰明星皓皓
豈華知也錄往以
勸我所在顧可
闕諸故曰昭法
或允蕪之力也與
茲志備事以作
師而虛位以待
乎其後之人論
人者與入若田
之張於野而又
孰能飾之孰能
飾之夫惟無飾
故古之道出焉
吳公佐聖天子
揆奮大化武戡
禍亂文定黎庶
而袁公於諸士
模模而範範經
人俱師兩公者
人品政蹟不愧
古之人相與樂
觀厥成維予小
子有言為愧為
恐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下

序跋

天

六百五十一

語曰蓬生麻中不扶而直其將為蓬也夫

三功祠記序

明推官唐公靖宣城人

余小子公靖識闇而生晚甫釋鉛槧即理太原刑章間於文獻徵往哲尚有典刑可儀也夫晉潁邊當嘉隆之際無歲不戒嚴民竭蓋藏以供軍興不給內復苦於郵傳諸徵調幸天以三公惠晉合羹而調停之波臣响沫即賴尾忘勞始得一意共乘輓而不虞於奔命也昔造福於晉甚厚亡向而萬公去去去而石州之禍作矣噫以小蘇之民而絳方張之冠人情洵懼其勢殊急而不得不寄干城於陳郭兩公乃其時陳公所督者學也藉令托詞校士而避之河東上黨間郭公且不免以孤力而事去矣聞之古大夫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然聞亦規事宜擇便利而後動乃公毅然身率諸士民獨當南關一面倡堅守之義寢虓闕之謀諸所解畫在在按紀律賊聞之悉望風解

夫晉陽竟得賴以無恙故為萬公易為陳郭兩公
難而為陳公尤難之難者崇祀春秋血食萬祀固
其宜也唐公靖曰余耳父老談欽貢以前事使人
病倅軍旅之寄二大夫實身任之田禽利執金湯
增險苦心哉禦災捍患者乎而其運籌且一稟於
督學使者儻所稱博俎折衡質有文武者非耶既
而解辯獻琛幾五十年民安樂利則當時保全之
功居多焉余聞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晉生靈千百萬
之不魚肉於寇者伊誰之賜乎今陳公與萬郭兩
公並祀名宦矣然萬郭之後未見大發其祥惟是
陳公有子曰培所先生者來觀兵樓煩從三老之
請移祠南郭勒貞珉以紀其績是謂得能子而益
彰者乎第大施未竟佑啟後人垂帛銘旌行且懿
錄國史於不朽區區者抑以侈晉業可也

觀風試牘序

國朝廵撫白如梅人遼東

嘗讀陶唐虞夏之書輒掩卷而興曰卽何不斯世
同遊哉奚風之隆也迨領節山右兼撫雲中噢咏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下

序跋

堯

六百字

之餘恤荒蠶賦峙煥敵千繕工訓俗周覽山川關
塞憑帝王之故都溯圖書所自出遂下教諸郡邑
觀士風士爭濯磨就質計綏柔三載民沆小沐始
敢以文事觀成然自

清興以來撫茲土者曠焉未舉雖余不自量而勤勤
廣勵樸衷宜多士之奮袂操觚畢然各暢厥懷也
較衡卒業雪俸示旌拔其充而授梓焉卽無論高
等者彬彬乎名符其實綽具雅風其所不能盡者
亦尚茫茫然足備輜軒異日之采因思風尚醇澆
與化移易故晉文霸而冀邵开卜子師而河汾重
子長子厚之詞章文中文清之訓述與霍狄司馬
裴文之勲業皆乘時彪炳卓哉文風之孔嘉實惟
士風之純固矣則余又有進焉士生堯舜禹之鄉
尚論稷契諸臣之際會苟精一乃心而颺言亮工
邁德將風斯沕穆微第好樂無荒克稱良士而余
且藉附以人事

石之證矣多士
其茂圖之

甲午科同門錄卷序

國朝知 閩 瑤 邑人

文頊正至今日而倍亟士求售至今日而亦倍難
余猶記昔年作諸生時每科闈牘出必合十五國
而鉛槧從事至南國文輒洞心賦目健美不已蓋
其文多恢宏博大才情橫溢學識高奇卓然開一
時風氣今年秋承乏內簾之役分房較士得卷五
百有奇竊意其中必多佳篇異構如疇昔所羨將
收不勝收者乃竭十數日目力心力句櫛而字比
之庸庸者無論已餘者強半皆韜光歛彩規行矩
步求所為洞心賦目足為天下大觀者殊寥寥乎
難之而予未敢遂已窮搜細採始得彬彬合式者
逾廿册然其中奇正互陳新古兼收在本意但主
憐才初不欲輕重軒輊於其間也而因限於額遴
中者僅正副十有二人其得赴春官者則集中諸
子九人而已噫嘻諸子亦知之哉其見棄各册儘
有奇偉新麗英英命世之篇而皆以字句失檢咨
嗟置之惟諸子文咸清純全美推敵再三無廢可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下

序 咳

三

六百三二

索斯得入彀非偶亦非易也槩閱闈中諸牘較畧
年賞心之文迥然有間用知

功令炳如日星下惟操觚者必凜然悖違是懼緣是
斤斤限短幅遵朱註彷彿先輩絕不敢逞奇炫才自
醜躍冶之愆故其文多趨平妥一路即間有一二
天姿駿發矯然獨立者又果以纖微疵類見別荆
門文頊正不至今日而倍亟士求售不至今日而
倍難哉而諸子者方且以器可應運學足維風嚴
然脫穎而出連翩青紫則進棘闈之文而為
大廷翰苑之鴻章進應選之技而為經綸黼黻之大
業總以醇乎其醇原本經術而崇尚道誼者為典
要其於立言立德立功其庶幾乎蓋
功令之所飭者禁其詭癖而欺世非欲其不學而無
術也則澹洽古今練達治體拜獻足以贊
皇猷厝施足以恢儒效實
慰予樹六事君之懷矣

裴侍御澹明野鷗詩序

國朝尚 魏象樞 蔚州

余太厚後進之士也得以系梓諸文晉卿先生者
十稔年矣先生平日究心性命之學燕邸每出過
從輒抵掌而談余亦傾耳而聽若詩與文會未嘗
一語旁及之者竊意風雲月露玩物而喪志終非
有道之言也歲丁酉冬余侯補無事閉戶抄書先
生携澹明雜俎文集屬余評次余唯唯謝不敏去
迨成之秋又出詩草名澹明野嘯者問余序余作
而嘆曰先生才高而立身也靜學富而著書也晚
其為詩也必有得於修詞立誠之本原者揚抗顧
不難耶既而卒業先生之詩見其渾然以涵者海
岳之氣也湛然以清者冰玉之質也鑑然以和者
金石之聲也卓然以大者臺閣之象也持此四者
以驗其中之所得真燈影之取爾如一登臨也江
水湖山嶽廟海市之什丘壑在胸化工在手詩中
有畫矣一紀述也土門華宅長平京師之味上下
古今慷慨悲壯詩中有史矣一寄興也漳水迷樓
聞蛙見鷄之句嬉笑怒罵無非文章詩中有刺矣
一贈送也寂寞懿侯榆林中丞懷寧澤野歌令海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下

序跋

三

六百七

若諸作大義微言肝膽相照詩中有諍矣一歌哭
也司寇別駕之篇指劍光而泣下招提風水之賦
聆雲影以腸迴令人不忍讀不忍不讀讀之而終
不成聲者詩中有淚矣嗚呼情至矣惟先生從靜
中體認不斤斤依傍蹊徑又復晚年沉鬱而出之
忠孝隱約之旨居多焉摩詰而後此道在太原者
屬之先生無疑况詩言志志者發於一日而信之
天下後世者也誠顧名而思澹明之義先生之修
詞立誠無一而非性命之學也余固知先生之詩
有所得也

重刊三立祠傳序

國朝督學道 劉 梅 故城人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穆叔如晉
答范宣子世祿之夸詡也見泉魏先生撮以名祠
後之人顧名思義求至於穆叔之所謂不朽而已
矣余何言哉余何言哉孔子曰天下有道則行有
枝葉天下無道則言有枝葉臨侯袁先生於祠祀
七十一人考其行事總其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下

序跋

三

二十六百七

無技藝之詞而上紀前哲下規來者其明也
 傳神訓何遠余曰三編闕先人之不巧在是尚益
 快散佚大雅淪亡縱使七卜一人儼然設主於飛
 甕駕閣中俎豆樂歌春秋不廢恐無以妥侑育聖
 昔賢而一一稔其本末俾瞻禮者毋有玩心况自
 萬曆辛亥請建考棚移祠與室至今遷就因仍徒
 致嘆於棚濫祠褻余不能別請改建復還故宇非
 涸快悒者久之因取先生傳斷手自訂緝捐奉授
 梓自有熊風后至伯夷叔齊為一卷卜子夏段干
 木田子方附自羊舌大夫至見泉魏先生為名宦
 一卷挂彥良蔡忠襄附自董狐至真子曹先生為
 鄉賢一卷辛文敬自東谷附錄舊日記序備考為
 一卷寶賢堂跋附凡例十有四首祠考志創始志
 興復也次丁祭志典禮志感興也次書院次考棚
 志作人興廢舊典宜光如之何其改作也次列傳
 志微言大義眼光筆力前無龍門昭訓典也次古
 聖次名宦鄉賢志人代先後不僭不濫雖多寡互
 異猶及史之闕文也次諸位卜子再續名賢志信

從信疑則闕以俟博物釐定也志神人位置各得
 其所則次三立堂志晉府藏蹟則次寶賢堂志袁
 傳失傳訛者正冗者汰缺者補錄名篇詳本末則
 次刪贅次記序凡五閱月而事竣嗟乎晉理學甲
 天下躬行實踐如文清薛夫子指不冉屈余幸躬
 履其地聞風私淑不能窺見萬一然竊聞夫子提
 學山左首以朱子白鹿洞學規開示學者當益湖
 廣銀場時手錄性理大全晨夜玩讀不倦及著讀
 書錄又曰自朱子後性理已明不必復著書以此
 知夫子倡明理學得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真諦余
 視學山右碌碌無補私謂三立祠名賢一書確有
 以彰往而迺來不揣固陋用附四言於未畧短取
 長寧譽無貶而於唐虞三代若臯夔稷契巫賢巫
 咸輩仍未敢妄贅一詞蓋經傳所習見習聞前人
 言之講矣惟名宦鄉賢余不能也於言者如詩人
 之賦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俾後之君子立德立功
 立言成期至於不朽云爾余何言哉

鐫補寶賢堂帖跋

前人

余按上太原獲觀寶賢石榻竊歎晉世子之好書法與梁太子之註文選其賢一也夫帝尊處厚不聲色狗馬是耽而惟朝夕古人以視溺富貴而戚貧賤漠然風雅間者賢不肖相去雲壤况其生長深宮者哉文選下百年卷帙橫溢宇宙昭明為不朽矣寶賢歷年未遠揚已亡去十之三四又以知彫而下者器也有形者必敝天地且然矧托跡金石者哉雖然世與世相沿人與人相續寶賢廢自闕寇屢遭兵燹荒臺馬樾井竈溝垣皆龍飛虎跳鐵畫銀鈞之炯炯者宗君彞登其完塊合其殘編為亭以覆之而發以壁之內外是誠寶賢功臣矣顧一齋既味何如全鼎皆嘗余方思摹勒以補宗君之不建竊慮砥硤混玉久而併亂其真一日共陽曲令商畧則竟命工刻石先獲我心急索觀新鐫五十三塊宛如舊本在日雖肥瘠方圓鈞起轉側不必一一神肖後之學書者玩其新益珍其舊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下

序跋

三

五百五十九

陽曲之功不在宗君之下也簿書彙集之餘而能留心風雅如此陽曲其賢矣哉昔人以五百金市千里馬之骨而千里馬至揚原七寸許水火未遽剝蝕夫安知神物之不刻合也陽曲購之不得又復摹勒其亦市千里馬之意也夫令姓戴諸夢蕉浦江人

補鐫寶賢堂帖跋

國朝徵君 傅山 邑人

古人法書至淳化大備其後來撫勒工拙固殊大率皆本之淳化逮至有明則有肅藩之淳化仍其舊名卷次不少變更周藩之東書堂晉藩之寶賢堂則稍有顛倒增益今此三本並行人間沐帖無勒無丰采肅帖豐肥濃態側出晉帖圓秀適媚出周肅上二玉鈞勒尤為精妙獨獻之授衣一帖不及肅帖遠甚然肅本此帖亦不及汝刻也故老或傳載取絳帖之石而昌之以寶賢之名往聞諸府中若尉言取庫中分藩時所得絳帖鈞之上石按

此帖於潘師日

或謂為潘嗣馬帖蓋潘氏世居

絳郡故也單炳文考論最為精密曹士冕甚服其傳於其所謂東庫本下注謂潘所居石分而為二其後絳州公庫得其半於是補刻餘帖是名東庫本由此言之石在宋代已分為二晉藩又焉得載而取之且寶賢卷次與絳帖差互非絳帖之原石可知單氏謂大令復面帖面字右邊轉筆在石空缺處新絳無右邊轉筆第七行行書止字新絳作草書心字今寶賢面字不缺右轉止字不作心字鈞之絳帖之證一曹氏言宣示帖報字右邊直畫向左鈞起夢字下夕字微仰曲今寶賢鈞起仰曲皆與曹氏言合鈞之絳帖之證二又謂宋僖帖多燥筆今寶賢此帖猶有燥筆鈞之絳帖之證三且其自序亦言取庫中淳化及絳帖鈞之謂鈞之絳帖者為是石經亂不全棧樞蠹壤僅得七十餘塊其廿餘塊有得之東門人家水竇中者吾向稱此不全本為寶木遲至汝翁令君采烹解之暇流覽感慨於兵征催科鞅掌之間興及銀鈞鐵畫乃延晉水段生絳鈞補鐫勤五十三塊而頗欲還其舊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下

序跋

三

六百三

觀迂人且以為不急之務非夫風流醞藉孰能若此者乎老來諸緣牽率一切皆斷惟水墨積習未除復此勝舉但有贊嘆全者不全不全者全時節因緣虧成之際正自爾馨但此工速成當再因搨本而端晚修飾之與寶本神彩不遠即名寶賢寶本亦可使曹氏見之不知快當何如定不作武岡新本觀也寶本余別有說此不贅

鐫補寶賢堂帖跋

國朝知縣

戴夢熊

浦江人

寶賢堂集古法書勒石於有明晉藩世子而原出自絳帖其臨摹之真贋鈞補之工拙責主傳先生論之詳矣若夫遊雲驚龍風檣障馬實為世所珍尚迨我

朝鼎革之際石多散失順治己亥間郡守宗公司李王公搜奇探勝得於斷壁頽垣者二十餘塊而石終不全觀二公託序有欲求民間遺本臨撫之慮工弗良胃積薪束蒿之謂會當延津復合之

夫滄桑變易物有興廢岷山之碑與沉淵之石其猶有復存者乎則是白璧之完不可恃也方今聖天子右文重道薄海內外油然向風金石遺文隻字貴於拱璧而寶賢一帖獨有玉碎珠沉之感豈非缺陷事耶余簿書之暇遊心翰墨因訪求藏本舊榻捐資給廩延邑諸生張敏臨摹鈎勒鐫之上石計補五十三塊而全帖以完復捐修亭屋十間以蔽風雨之剝蝕雖鐵畫銀鈎工拙參半識者自能辨之嗟乎傳之久而不易磨滅者無逾於石積之多而不爲物所忌者莫過於書然而聚散升沉亦有定會况乎金玉貨貝人世之所欲得者而欲恃爲長久則過矣遂因序而並及之

雜著

戴夢熊曰志重藝文凡有關於政教風俗者既彰彰可考矣他如疏記詩賦外若箴若辯若議若書有典有則含英咀華不無可紀但篇牘繁多義類靡一因列雜著以備博物者覽焉志雜著

冀州箴

漢楊雄

洋洋冀州鴻原大陸嶽陽是都島裔皮服孱浹河流表以碣石三后攸降列為侯伯隆周之末趙魏是宅冀土靡沸炫沍如湯更盛更哀載從載橫漢典定制改列藩王故治不怠亂安不怠危牧臣司冀敢吉

在階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下

雜著

三

四百四十二

戒子書

魏兖州刺史王昶 邑人

魏詔公卿舉才德兼備者各一人司馬懿以兖州刺史王昶應選昶為人謹厚名其兄子曰默曰沉名其子曰渾曰澣為書戒之曰吾以四者為名欲使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夫物遠成則燕必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哀是以君子戒於闕黨也夫能屈以為伸讓以為得弱以為彊鮮不遂矣夫毀譽者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人或毀已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已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已無可毀之行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反報焉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

教命

南北朝王沈 邑人

夫德薄而位厚功輕而祿重貪夫之所徇高士之所不處也若陳至言於刺史與命於本州達幽隱

之賢去觀純之估立德於上受分於下斯乃君子
之擇何不言之有直言至理忠也惠加一州仁也
功成辭賞廉也垂此而行仁知之專何故懷其
而迷其國哉後生不聞先王之教而望政道日興
不可得也文武並用長久之道也俗化陵遲不可
不革革俗之要實在敦學昔原伯魯不悅學閔馬
父知其必亾將吏子弟優閑家門若不教之必致
游戲傷毀風俗矣

晉祠銘

有序

唐太宗

夫興邦建國資懿親以作輔分珪錫社實茂德之
攸居非親無以隆基非德無以啟化是知公侔分
陝奕葉之慶彌彰道洽留棠傳芳之跡斯在惟神
誕靈周室降德鄧都疏派天潢分枝璇極經仁繡
義履順居貞揭日月以爲躬麗高明之質括滄溟
而爲量體弘潤之資德乃民宗望爲國範故能協
隆焉神贊七百之洪基光啟維城開一匡之霸業
既而古今華運舟壑潛遷雖地盡三分而餘風未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下

雜著

三

六

混世移千祀而遺烈猶存玄化曠而無名神理幽
而靡究故歆祠利禱若存若亾濟世匡民如顯如
晦臨汾川而降祉構仁知以棲神金闕九層鄧蓬
萊之已陋玉樓千仞趾岷閬之非奇落月低於桂
庭流星起於珠樹若夫崇山亘峙巨鎮參墟襟帶
邊方標臨朔土懸崖百丈蔽日虧紅絕嶺萬尋橫
天聳翠霞無機而散錦峰非水而闢蓮石鏡流輝
孤巖宵朗松蘿曳影重豁晝昏碧霧紫煙鬱古今
之色玄霜絳雪皎冬夏之光其施惠也則和風溽
露是生油雲膏雨斯起其至仁也則霓裳鶴蓋息
焉飛禽走獸依焉其剛節也則治亂不改其形寒
暑莫移其操其大量也則育萬物而不倦資四方
而靡窮故以衆美攸歸明祇是宅豈如羅浮之島
投嶺南遷無陽之山移基北轉夫以挺秀之質而
無居常之資故知靈岳以標奇託神威而爲固加
以飛泉涌砌激石分湍縈氛霧而終清有英俊之
貞操任方圓以成像體聖賢之屈伸日注不窮類
芳猷之無絕年傾不滄同上德之誠益陰潤懷水

春當冬鏡陽巖引滿冬結春昔非疏勃之可方豈
瀑布之能擬至如濁涇清渭歲歲同流碧海黃河
時時一變夫括地之紀橫天之源不能澤其常莫
能殊其操信乃茲泉表具帶仙宇而爲珍仰神居
之肅清想徽音其如在是以朱輪華轂接軫於壇
衢玉帛豐粢連箱於廟闕綱緼靈氣仰之而彌高
昭晰神光望之而愈肅潛通玄化不爽於錙銖感
應明徵有愈於影響惟賢是輔非黍稷之爲馨惟
德是依豈筐篚之爲惠昔有隋昏季綱紀崩淪四
海騰波三光戢耀先皇襲千齡之徽號膺八百之
先期用竭誠心以祈嘉福爰初鞠旅發跡神祠舉
風電以長驅籠天池而遐掩一戎大定六合爲家
雖膺錄受圖彰於天池而克昌洪業寔賴神功故
知苾苾萬頃必俟雲雨之澤鬼鬼五岳必延塵壤
之資雖九歲登年出乎播種千尋聳日本籍崇基
然而不雨不雲則有炎枯之害非塵非壤則有傾
覆之憂雖立本於自然亦成功而假助豈大寶之
獨運不資靈福者乎故無言不酬無德不報所以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下

雜著

三

二十六百九十六

巡往蹟賽洪恩臨汾水而濯心仰靈壇而肅志若
夫照車十二連城三五幣帛雲委珍饈山集此乃
庸鄙是享恐非明神所歆正當竭麗水之金勒芳
猷於不朽盡荆山之玉鑄美德於無窮召彼雨師
弘茲惠澤命斯風伯揚此清塵使地祇仰德於金
門山靈受化於玄闕括九仙而警衛擁百神以前
驅俾洪威振於六幽令譽光於千載豈若高唐之
廟空號朝雲陳倉之祠虛傳夜影式刊芳烈乃作
銘云赫赫宗周明明哲輔誕靈降德承文繼武啟
慶留名剪桐頒土逸翮孤映清颺自舉藩屏維寧
邦家攸序傳暉竹帛降臨汾晉惟德是輔惟賢是
順不罰而威不言而信玄化潛流洪恩遐振沉沉
涓廟肅肅靈壇松低羽蓋雲掛仙冠霧筵霄碧霞
帳晨丹戶花冬桂庭芳夏蘭代移神久地古林殘
泉涌湍繁瀉砌分庭非撓可濁非澄自清地斜文
直澗曲流平翻霞散錦倒日澄明水開一鏡風激
千聲既聽清潔載想貞忠濯茲塵穢瑩此心靈猗
歟勝地偉哉靈異日月有窮英聲不墮天迥可遠

神威靡暨萬代
千齡芳漱永嗣

檄西楚霸王文

唐梁國 狄仁傑 邑人

垂拱四年安撫大使狄仁傑檄告湖州西楚霸王項君將校等其畧曰鴻名不可以謬假神器不可以力爭應天者膺樂推之名背時者非見幾之主自祖龍御宇橫噬諸侯任趙高以當輔棄蒙恬而齒劍沙丘作禍於前望燹覆滅于後七國墮圯萬姓昏原鳥思靜于飛塵魚豈安于沸水赫矣皇漢受命法穹膺赤帝之貞符當四靈之欽運俯張地紐彰鳳紀之祥仰緝天綱鬱龍興之兆而君潛遊澤國嘯聚水鄉矜扛鼎之雄逞拔山之力莫測天符之所會不知曆數之有歸遂奮關中之翼竟垂垓下之翅蓋實出於人事焉有屬於天也雖驅百萬之兵終棄八千之子以爲殷監豈不惜哉固當匿魄東峯收魂北極豈合虛承廟食廣費牲牢仁傑受命方隅循革攸寄合遣焚燎祠宇削平臺室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下

雜著

三

三六〇九

使蕙帟銷盡羽帳隨煙君宜速遷勿爲人患勅到如律令

桐葉封弟辨

唐柳州 刺史 柳宗元 蘇州人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少弟戲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邪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者爲之主其得爲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爲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况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爲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日克况號爲君臣者耶是直與小丈夫歎歎者之事非周

公所宜用或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

狄梁公贊

宋文正 范仲淹 姑蘇人

天地閉孰與闢焉日月蝕孰與廓焉大厦什孰將起焉神器墜孰將舉焉巖巖乎克當其任者惟梁公之偉歟公諱仁傑字懷英太原人也又系之曰商有三仁弗救其滅漢有四皓正於未奪嗚乎武暴如火李寒如灰何心不隨何力可回我公哀傷拯天之亾逆長風而孤鷺遡大川而獨船金可革公不可革孰為乎剛地可動公不可動孰為乎方一朝感通羣陰披攘天子既臣而皇天下既周而唐七世發靈千年垂光噫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當

愛菜說

明廵撫 楊 澄 射洪人

盈天壤間皆物也物各有所取人各有所愛古有愛蓮者有愛菊者又有愛牡丹者是皆因物性相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下

雜著

四

六百六

類玩之以適情焉至於予獨無所愛乎所愛者何亦惟曰菜而已彼菜之為物不擇地而產不因糞而滋不枝以蔓叢生密比如鱗不妖以艷孤立雅素似朴其色青白白而不汚非姚黃魏紫之可以動人其味苦淡淡而不厭非牛羊犬豕之可以適口當彼王公大人列九鼎羅八珍此物可有而不可無貧儒俗士一簞食一豆羹此物可多而不可少是貴者愛之賤者亦愛之貧者愛之富者亦愛之同視蓮之愛周菊之愛陶世人之愛牡丹不亦拘乎且菊隱逸之陶愛之蓮君子之周愛之繼此愛菊愛蓮者誰歟牡丹花之富貴者也愛之者衆無怪其然予非惡彼古人之愛而反愛此菜誠以菜之產也不擇地有似予之苟安不糞滋有似予之寡合不枝蔓有若予之愚直不妖艷有若予之朴素色青白而不汙可以勵予之廉隅味苦淡而不厭可以助予之清苦是故無貴無賤無貧無富菜之所有食之所有也隨取而有隨用而足非若瓊國之色芻豢之味可貴而不可賤可富而不可

貧倚於一偏不常有而日多也予故愛之深而嗜之不已朝斯夕斯接之於日警之於心資之以養生延齡清神寡慾節鎮大夏劉公知予酷好此菜也命工圖之以示予予亦愛此圖不忍卷而懷之俟其說樂與上大夫同事者共噫噓嚙同予愛者何人倘肯同予愛不可不知此味不可使黎民有此色汪信民曰人常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青哉斯言

關壯繆侯贊

明布政使 王世貞 太倉人

嗚呼故主之誼表於奔袁討賊之忠見於許田樊城一師炎燼幾然前有衡操後有伏權天耶人耶公則奚愆精誠所鬱金石失堅川停嶽摧風車電鞭君臣大綱如日行天我懷威神頌公萬年

又贊

前人

嗚呼篡漢者瞞也成瞞篡者權也瞞名漢臣也實漢賊也權陽瞞敵也陰瞞翼也公批屹於前而不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下

雜著

四十一

五百六十一

虞姦于腋七軍甫滄六師遂厄使永安之恨不在許昌而在公安建興之師不出樊城而出祁山安樂之賤與歸命之璧而相後先惜哉雖然不以間關而廢兄弟不以離亂而廢君臣其時如者山嶽澄如者川流而炳如者日月星辰嗚呼此其所以亘萬古而猶神也耶

挽司理韓默庵

明都御使 陳璧 邑人

西風蕭蕭兮東山之陽有宅一丘兮千古茫茫先生之文學兮桂籍傳芳讞兩郡之疑獄兮厥聲孔彰擢魯藩之理刑兮休命方將何彼蒼之多忌兮俾人琴而俱亾西風蕭蕭兮東山之陽

迎澤橋銘

有序

明按察使 李維楨 京山人

晉城左仰而右下東北城址俯視西南樓櫓若高屋建瓴也城三面惟南郭數千家之市市有少城而所部東南諸名城大都冠蓋輪蹄輻輳不絕南門樓曰迎澤下有木橋當雨城間歲久地設溝澮

水注墜中没人咫尺邈若河漢樵蕪不入細民無所舉火魏中丞李公敷治橋易水爲石無憚一勞小費務垂久遠維慎時疆守巡兩道事與參戎劉君國光閩帥謝君極王君世卿太原守關君廷訪丞董君大化成龍倅陳君鉉陽曲尹梁君之垣簡兩營之伍士與邑健兒備邊番休者庀財分職左右先積土障流水且以通行人然後鑿深築堅以次層累而上爲三門其上平如砥欄楯翼之脩百有一二尺廣二十有五尺高十有五尺而巖石蓄深三之一闊四月而憲使孫君承榮還治率作訖工以覆中丞名之曰迎澤因其門云徒杠輿梁古爲王政今著於律卽窮鄉下邑莫不宜然矧茲都會近在几席勢據喉舌者哉前人因陋就簡今極樊壞而後圖之甚矣舉事之難也中丞撫晉功所宜紀太常考景鍾垂青簡者何限茲役雖細要以葦故鼎新非一手一足之爲烈也諸執事以慎與聞未議使志其故勒石而樹闔閭中用詔後人銘曰城則有隄隄則有梁此物此志聖作金湯河山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下

雜著

聖

六頁七

表裏故都晉陽南面而治萬邦之方石梁翼翼示我周行如虹斯帶如漢斯章微哉荷荷匏涉葦杭靡捐靡厲靡漸惟裳日之出入作息有常來者熙熙往者穰穰雨何滢淫水何蟠坊割縣崇期館穀風亢湯池增深金城增強善建不拔其德乃長維石具瞻令聞令望永言保之敢告同功

夢心記

明給事中

李希洛

邑人

李氏希洛曰庚戌八月既望予夜讀孟子至牛山之木倦而隱几夢有朱衣人從外來顏如渥丹七竅未鑿自稱混沌子俯首揖予而言曰若識我乎予曰否朱衣曰老耳著言尊我象帝子雲草玄贊我靈根漆園放議名我法府范氏談學箴我天君可以識乎予曰否朱衣曰瞿曇滅我孔偁以禮不害制我孟排以義耕石田而播焦谷微程氏幾無生道可以識乎予曰否朱衣曰人皆舍我子與求之人皆戚我茂叔泰之人皆小我子厚人之說於考亭經於希元吾名遂益顯可以識乎予曰否朱

衣曰我贊天地生成萬物中涵神明成備衆理形雖一物量彌八埏吾有子五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仁生而剛但足以長人常堯之時以好生佐帝雍雍熙熙古稱極治義秉氣浩然曾邛馬諫武王耳俄首陽之下至今存也禮爲人有威儀言動可則仲尼嘉之令孔鯉學焉其苗裔爲張載氏教授關西人人自立其功居多智聰明特達守正彌固留侯師之從赤松子遂去免疑于龍準晁錯得其遺書以囊盛之及七國發難服朝服而趨東市不善用也信誠實不欺四子依以終身曾參取友日省其身厥傳至今不絕吾有二友曰大本曰達道初以自輔已乃退省其私收斂謹肅不敢佚志二友其吾之良知乎吾役使雖紛皆聽命於此猶慮少失防閑寇或竊發乃專惺惺使閑出入我遂安處中官澄然無事矣此吾世家可以識乎予曰彷彿矣隱耶仕耶朱衣曰我無依倚單瓢萬鍾我有存主獨善金生初人皇御世去智黜聰我多知識棄而不庸遂安意寥廓棲身靜孤日遊太宇弄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下

雜著

望

六百九十七

瓦餘暇對窓草玩盆魚以爲娛瞬息愆和卽切厥觀之勿藥有喜無所事扁雖性獨不受放猿馳馬岐路卜羊歷皇帝王伯之世治亂興衰吾無與焉至宋元豐隱士有收春肺腑者以經綸起我遂持四字以往奉神宗御筆蓋肝膽啟沃憂樂共之視移粟濟涉爲不公陵尉易守爲不恕久假爲不誠履錯爲不明非吾徒也吾少而志學聞精一之旨危微久判無是累矣雖天地變化草木蕃息孰非我之能事顧安石用事動我以利吾義不苟容遂請老于丹壑至今耿耿未昧可以識乎予聞之所然色喜遂應曰是耶非耶無乃赤子時曾亦與偕者耶相失久矣幸復初好願終教之朱衣曰吾與子天合于聽私意人引去不守其舍鬼關邪徑千里背馳迷於嗜欲之場惟志毅懷居逐慕人爵方寸荒矣間有志士時或援止比之匪人實繁有徒故卒莫之勝吾於平旦嘗覲汝于靈府旋復失之乃今于役鬼神不知竊爲子謀與其聽私意人孰與聽我我與私意人蓋同行而異情夫方堯田者

育水患耕湯野者有旱憂吾有穀種水不能浸旱不能蕪食之以爲飽居處崇高仰憂寵辱茅屋穿漏俯愧妻孥吾有靈臺以天爲蓋以地爲基居之以爲安相印既佩人皆側視驟乘既威厥宗亦隳吾有天爵可脩自求多福不限獲于貧賤不充詘于富貴與日月齊光含生一體訢訢焉不啻足也畫兔觀雛至理冥會飛鳶躍魚意思活潑我觀糟粕莫非至教觀德未幾兀然心醉豈借盃中之物有脫而逃焉者乎予聞之毛髮悚豎長跼以請曰敢知之云乎願奉爲嚴師終身事子朱衣曰道雖無爲人則有覺六經語孟無非師也而乃欲師我乎無已則漢文發我之精華唐詩揚我之風韻宋學談我之委曲時與游行第無沈于詞障于理鑿而施吾之混沌也方今里不選德制科以文士習春華罔據秋實剝用惡腐以苟一時不得熱中乘時鬪捷以驕我者皆是也夫汶汶沒沒青陽隙騎悶悶懵懵血肉之軀何以助我吾與之隨安梯滑稽摩稜騎堵與世浮沉和光是取皆德之賊也子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下

雜著

四

六百七十一

固爾神室築爾崇墉勿爲若人所窺吾將與爾終身焉幸勿以鴻鵠將至如我不在側也予聞之始痛惡私意人更端請益朱衣曰寡欲銘定性書可忘自省乎誠知省則未發之氣象何如已發之施用何如有主之虛何如無主之實何如靜中之春意何如動處之天機何如坐忘何如坐馳何如若明鏡止水何如若匣中之珠何如若盞底之花何如若主將卒徒何如若主人奴僕何如若使船之溪曲何如若萬川之月落何如憤以忘食樂以忘憂損而先難益而不設孔之潛孟之畫程之公張之虛謝之覺朱之靈皆將洞然無疑尊聞習知敦行不怠雖堯舜可爲也吾能限量乎予聞之再拜脩弟子禮方擬假館而遊朱衣之門朱衣曰何必然學貴自得子有事焉幸勿忘我忘則不能爲若師矣遂辭以去予驚覺始知其爲夢也明日以語友人李惟純氏惟純曰此夜氣也吾子志之接筆疾書置之座右爲屢省之助

原學示書院諸生

明巡撫

魏允貞

南樂人

貞愚不知學蓋嘗聞學於夫子矣其首章曰學而時習之第未顯說所謂學且習者安在遂生後儒妄議然繼之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弟子之學不可知耶即倫理而未嘗廢乎詩書六藝也弟子猶其小者也其論君子曰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又曰王忠信君子之學不可知耶即忠信而未嘗廢乎威重也君子猶其泛然者也季路非聖門高弟曾子所畏乎其問成人則曰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成人之學不可知耶即節義而未嘗廢乎然諾也季路猶其弟子也子淵非論語十哲首夫子所願為宰乎其問仁則曰克己復禮而畢其目於非禮勿視聽言動至子淵自叙亦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大賢之學不可知耶即約而未嘗廢乎博也子淵猶其門弟子也夫子自言亦曰我非生知好古敏求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參見而識之大學人之學不可知耶即神聖而求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下

雜著

四

六百七十五

嘗廢乎聞見也弟子小學事君子成人大賢大聖大學事而其實不過如此可見學之道惟有知行兩端人之為學惟有求知求行兩事孝弟謹俱行也學文知也義與授命行也見利見危知也博文所以求知也約禮所以求行也多聞見未嘗不博知擇識未嘗不約學盡是矣果有難知難行者否後世儒者乃姑舍是以孝弟為常行以言動為粗迹以義利為末節以聞見為玩物而顯意于精神命脉之務若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又曰致良知其為之徒者轉相衍意以心苟無媿百行可畧一念而悟六經可廢不知墮百行無媿何在廢六經妙悟何由顯內而遺外語知而遺行外下學而求上達審如是是夫子刪述為多事而象山陽明為加聖人一等蓋自謂知學而實非學矣何也聖賢所論之學明且近夫人可能後儒所論之學晦且遠非其徒不能知也自有學以來果欲人知且能乎抑欲人不知不能乎愚故因書院之建而為原學以示諸生世之為儒學者其勿以愚為罪愚蓋

信其自異于夫子者也諸其信愚言否

給事中喬公墓表

明知府

真

頤 邑人

諫議沱川喬公卒於里左氏蘭溪薄君與公素昔
昏據蹟貽東岩唐子欲表為塚鬣唐子以老同年
受委不可辭乃大書於石曰公籍定襄宅曼屋之
畫焉人肌癯踈目對人則真意溢出中坦坦不蓄
城府在諸生與余聚業河汾之滄聲藝超等蔚然
日起甲午同策名秋薦計偕上春官越五試不第
丙午更奪外艱人方惜其晚成也乃與成始破前
南省觀尚書吏部政二歷歲待次東華授山東博
興尹未幾聞內艱去丙辰失麻墜復部除自得內
黃人方惜阨於卑官未之展也乃已未天官氏與
風憲員虛徵四方牧尹之良以充公預名烏謁曹
給筆劄奏疏青覽擢戶科給事大簡屢上震耀一
時忽捧册命有如晉之役既寧河封竣便歸掃墓
道考功氏稽公資望進吏科右尋轉禮科左而公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下

雜著

三

言下

渝父母之邦一易霜矣人方惜其待詔金馬之跡
也乃癸亥子月意以痺疽遂定六續嗚呼盡哉夫
公秀姿偉才蓄之素而始申投之艱而遽寢何大
不慙遺如此予故書之俾後人知所惜初公未舉
也督學氏漫山曹公拔選士於襄公得售然虛至
之心勝于次者罔畏偈已且遜之如棄士論以為
難內黃在雍丘下壤緩之和則優激之法則聳公
飭政將酌於民也端嚴不失冲夷神其化而民莫
喻順其則而時乃風故旌公之章交上而聖書亦
賜惟公之佳去之日民且飭祠肖公像亦惟公一
人之榮懷唯時覽風者以為難既遣視光祿視京
營然天王尚食神都維翰最憲紀難直遂者况死
廷杖者數為鑒不遠公廉察必精彈壁不避辛裁
奮汨之竊撤竿門之濫中外貂貴皆肅然以承率
義弗爽而卒無以中公譽譽危立一切利害不之
問朝議以為難其請疾得告公在枕藥九不忍塞
門之日棘也每有畫輦問常事者故撫鎮臣咸畏
風肯荒域有所載逾一載戎馬不來六軍無交鋒

東隱亦無成額詩云我心倚倚集人來定公其以
之晉人方感公行而公不自以為力鄉評以為難
夫以公章設天假之年必有鴻烈式如丘式如金
以垂册府乃濬發僅僅若此寧不重世道之悲予
故書之俾後人知所採若夫書氏以重宗統書官
以昭門閭書嗣以嚴族焉書姻戚以別親書卒羹
以考歲書寢原以紀地則法從心庵王君列之墳
志以待陵谷之遷不俟徵余言也嗟乎降箋穢筆
譙大夫之掩忠佳傳溢詞鄭處上之樊惡於茲石
吾知免夫聞之師乙曰溫良而斷者宜歌齊風公
溫良能斷人也敢繫齊風歸蘭溪俾治喪者鑿之
甕上以表公辭曰良而官服光而使華胡不尸諫
食瓊于家駿馳未究天平
云何人之切惻公耶時耶

秋霽說

明晉王 朱求桂

九月廿三日 日夜星月交燦清涼如書予甚喜之遂
挑燈讀書 時覺微風蕭颯漏聲已下三鼓矣予擁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下

雜著

星

六百五十二

褐啟牖而觀苔堦若練非月非霜命童子出而視
之曰風吹茶爐灰飛徧地予笑曰汝尚夢中眼也
即傾爐灰恐弗能滿堦焉能徧地哉汝當拂之童
子復曰其薄如紙其滑如膏舞風而來若絮若毛
予喜曰此雪之霰也頃然徧堦化而為露於是取
筆賦短句以紀之

重建鐘樓說

明參議 傅霖 邑人

先是歲在庚辰鐘師撤故鐘樓抑而卑之四二年
來疫癘大作饑饉洊臻上自王子侯下逮氓隸愁
苦嘆息聲相屬也爰爰皇皇哀死扶傷欲叩帝闈
不知其方襪彼實沉載初臺駢默無以應莫已其
災意者業業危樓一國之望鋤而小之或有攸關
于相率過堪輿家問之堪輿家曰八卦定位生氣
攸鐘向之者吉逆之者凶厥惟此邦汾沮之東跨
巽與巳宜其有與已又過陰陽家陰陽家曰五行
四時十二度二十四節不可紊也坐制制位不可
亂也哉推載卜其言維何矣木之以受而不可

又相與... 洛詩... 公開心于酌寢德裕圖險于籌邊劉闢大造于祈
祥古之人多行之者今何為獨不然竊願隨父老
子弟扣當事者微惠焉是故請之郡縣郡縣曰出
作入息衆咸式之經之營之與衆共之是寧以時
誦耶然力用之隙緩取之贖卽舉羸也何厲焉請
之藩臬藩臬曰軌儀百官藩屏民則神是以寧民
是以教是成政者也非逞淫心者也先民有言太
上因民固吾儕所同欲矣請之直指使者使者某
公曰爰諮爰詢實煩民好吾之與之四達聲教惟
汝朝夕從事吾且觀其成焉請之御史大夫大夫
某公曰信若請寧直術者言父老子弟計哉欽若
昊天敬授民時固王政之先務守臣所樂知敢不
汝聽于是以其官某董其事而以某官某某官某
分任焉經始于某年某季迄工于某年某季屹屹
巖巖盡復疇昔之舊而歲亦有秋上自王于侯下
逮氓隸無不歡呼落其成者矣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下

雜著

巽

六頁其

太原考

國朝貢士

顧炎武

崑山人

太原府在唐為北都唐書地理志曰晉陽官在都
之西北宮城周二千五百二十步崇四丈八尺都
城左汾右晉潛丘在中長四千三百二十一步廣
三千二百二十二步周萬五千一百五十三步其
崇四丈汾東曰東城貞觀十一年長史李勣築兩
城之間有中城武后時築以合東城官南有大明
城故宮城也宮城東有起義堂倉城中有受瑞壇
當日規模之闊壯可見自齊神武創建別都與鄴
城東西並立隋煬繼修宮室唐高祖因以克關中
有天下則天以後名為北都五代李氏石氏劉氏
皆與於此及劉繼元之降宋太宗以此地為割霸
之府又宋主大火有參辰不兩盛之說於是一舉
而焚之矣宋史太宗紀太平興國四年五月戊子
以榆次縣為新并州乙未築新城丙申幸城北御
沙河門樓盡徙餘民於新城遣使督之既出卽命
縱火下西以行宮為平晉寺陸游老學庵筆記曰

太宗太平興國四年平太原為并州發舊城徙州于榆次今太原又非榆次乃三交城也城在舊城東北三十里亦形勝之地本名故軍又嘗為唐明鎮有晉文公廟甚盛平太原後三年帥潘美奏乞為并州從之於是徙文公廟之故址為州治又徙陽曲縣於唐明鎮而榆次後為縣然則今之太原府乃唐明鎮明洪武中封晉潘始展北東南三面而太原縣不過舊都城之一隅耳其遺文舊蹟一切不可得而見矣

與裴侍御希度再書

國朝尚書 魏象樞 蔚州人

樞不揣愚昧妄與先生講此道者屢矣今不敢再置一辭以滋瀆擾惟區區講道之心有不得不切陳於先生者先生之講道也自性命以迄事功本末精粗條理畢貫彙先儒語錄而參以獨悟可謂理學到家矣即稍帶禪語亦不過向內潛養之一助先生入手原自三宗心印來何足為病如明心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下

雜著

完

六百四十一

則佛也而吾儒亦未嘗不存心煉氣則仙也而吾儒亦未嘗不養氣大抵同體而異用耳樞雖至愚頗能解此以此而病先生將誰欺乎凡此皆樞之知而不講非樞之講而不知也余非樞與先生講而恐先生不知先生與樞講而恐樞有不知也竊見人心之陷於私欲者甚衆學者亦不免功令申於前而不知敬刑獄繩於後而不知畏上累父母中累兄弟下累妻孥而不知恥天亦可欺君亦可欺友亦可欺而不可悔大衆惘惘如夢方酣豈無賢人各掃門前雪矣只有講道一着以寡欲為工夫以盡人倫為體用可以佐

朝廷功令之所不及可以挽人心廉恥之未盡喪樞願大而行孤須得二三同心者各自檢點共為補抹欲立欲達豈伊異人在哉幸先生素究性命之學必有利人濟物之志吾道其不孤矣不謂先生愈講愈大愈空似渾然有合於天者然却似漠然無意於人者然先生果有自得之趣斷無遺人而學天之理孔子下學而上達諒先生身體力

行久矣。雖至愚，頗能解此。然非樞之所以求講於先生者。也。先生賜講者，大總以不落言詮意中。獨會為主。此種道理，惟孔子與顏曾輩有之。孟子之教門人，則不然矣。且諸儒闡發之書，充棟何必紛紛聚訟說法說妙，辯別毫髮，閎做三五篇好文章，流傳後世，只要把寡欲盡倫的道理見一人，則與一人講而一人，或有轉相講者，十人之中，或有一二人，幾其敬心畏心，恥心悔心者，以千百計之。所全不既多乎。區區與先生講道之心，如此而已矣。讀先生靜中調攝之說，專貼在自己身上，全我神氣圖個却病延年，此段工夫，原不可少。至云誠中形外言之，有本樞謂內不欺心，便是誠。中外不欺人，便是形外實。不知其法妙之旨也。若知而故秘，卽是欺矣。昨言薛文清語錄，字字講性命，必有實用樞，不必得其心法而理自在天地間。先生一見當自了然。其諸家一切講學格套，俱可廢却。止存陽明致良知一語足矣。至龍谿之學，近禪樞不甚喜。夜來看到極合樞意處，輒大呼龍谿先生爲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下

雜著

辛

六百五十七

却己其一曰：聖學之要以無欲爲主，以寡欲爲功。寡之又寡，以至於無明通公溥而聖可幾矣。此實際也。一曰：人倫天下之達道，不可須臾離也。其一曰：吾之一身，不論出處潛見，當以天下爲己。任方是不求溫飽，做人的勾當，方是不愧屋漏配天地。宰萬物的工程，噫何其句句腳踏實地也。先生欲樞靜心三四月，必有可信處。料不過兀坐一室，且與人省些講說樞將預信之矣。樞心白矣。言止矣。再講亦祇重理前說矣。勿煩再答，以重愚昧幸甚。

潘孝子贊

名一桂

國朝教授

李方綦

曲沃人

孝子開一小館鬻餅而事嫜，飲無厭之。父有所需，輒竭蹶以奉。終其身無倦容，以故能得父歡心。孝子處極難之勢，乃能竭乎！必致之誠，正不必爲孝子諱而失其真。父頑毋器，經史中未嘗爲舜諱也。周生詢告余曰：孝子廬墓東門外岡上，此又在市井人所難以視世之讀書居官不顧父母之養者。

爲何
如耶

禳瘟文

國朝知縣 戴夢熊 浦江人

維康熙二十年歲次辛酉三月甲寅朔越十有一日甲子具官守土臣山西太原府陽曲縣知縣戴夢熊謹以牲醴楮帛之儀致祭於諸天衆神之靈曰嗚呼春祠秋社必潔粢盛奉牲醴以告神祇者爲其不疾疫蠱也爲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招彌叙降之典代有恒祀豈非以陰陽亭毒每於人事相終始者乎晉陽僻處方隅不過當實沈之一度九關下視亦渺乎其微矣然而生靈蟻聚地瘠民貧祁寒暑雨之怨咨實邀天聽乃庚申無歲辛酉春陽息茨不存鴻蜚滿野意者令之不職有以我之者歟夢熊無所逃罪天其果以令爲不識也哉惟夢熊是視夢熊敢不恐懼修省以承天休今天既已赦其過而賜之以雨矣有滂萋萋之下多稼興歌西成有望是太空造物其果下以令

陽曲縣志

卷之十四下

雜著

五

五百七

爲懟乎抑不忍斯民之瑣尾而活之邪若然則造物固將長養以撫柔此民也胡農事方興而天癘不戒瘟疫流行無寧使小民甫慶其生而反速其死邪黔首何辜愚氓罔告令惟旬旬以請命於神神其代爲請命於天以救茲鳩鵲殘黎也令之不職令知過矣夢熊敢不益加恐懼修省以承天庥祁夢熊聞之陰陽之氣不節則厲鬼隨而作禍今當亢陽之後或有游魂爲變乘氣以虐吾民邪用是虔修齋變出劫超凡神其輯之如剛寧不報令將以挑弧棘矢執戟揚盾必飛礮雨散而後已耳嗚呼天高聽卑物無私照幽明永奠存歿啣誠伏聖法慈俯垂鑒察嗚呼尚饗

重訂陽曲縣志跋

余梓里古代縣距浪益地七百餘里幼
年大北至止覽其山川人物輒心嚮往
之誠得良司牧而噢咻焉則叔虞之化
保障之治猶赫々如昨也此候補學鐸
里居戚友之所聞歷經商之所往未每
為余言陽直近獲神君一往過之田廬

陽曲縣志

劉跋

一

秩然城郭巍然絃誦噤噤然輿馬負取
旗亭闐闐熙々然余聞之不勝懽忭叔
虞之化保障之治果復睹乎神君為誰
則古婆

戴公也因慨然曰余苟得屬在宇下長與
公遊雖為之執鞭所欣慕焉越著雍啟
駉歲歲乏陽膠果得遂其志甫入學言

時卽見夫士子耕、然鳴琴而歌倡予
和汝敷、道父母不哀余於是益知父
母之德政不可誣也迨晉接耿光藹吉
慈和飲人以醇一握手如平生歡竊意
余按公殆有夙緣目之所覩更逾疇昔
之所聞而公復於涖政暇顧余而言曰
型徃莖未莫如純乘陽曲一志自有明

陽曲縣志

劉燾

二

重訂迄於今幾近百年乃聽其殘缺剝
蝕乎校讐纒續是殆余之責也夫爰以
楮筆屬之子於余附驥府庫司鐸曲沃
李君陽城張君洎本庫司訓安邑文君
共襄厥事浹七月而帙成凡志內撫時
紀事條例已悉余不敢贅而獨念陽直
巖邑也晉於五原稱首事至龐樛令營

不得息飢不得食惟鷄鳴漏下稍、得
自治縣事令斯士者竭心計猶虞未遑
公則談笑指揮事罔不集人僉曰公也
才余以為匪直才也深有得夫清靜寧
壹之理焉茲且輯百年待訂之書襄一
代同文之治俾後之按籍而稽因俗為
理既欽抽思之克周復景芳躅之不遠

陽曲縣志

劉跋

三

則公之德政洵與志俱永矣敢颺言簡
末大以為士民幸而細以鳴吾私也

陽曲縣儒學教諭古蔚劉中式頓首
拜跋



重修陽曲縣志跋

漢魏以來紀事之書或曰史或曰志近世於省郡邑皆曰志別於國史也顧史以舉其綱領纂乎志志以詳其節目資乎史故得史意者廼可言志雖然志不易言矣煩曠而無紀則案牘爾談諧而不情則滑稽爾採輯之不備則盲曠爾

公取之不專則胥徒爾苟如是雖胥志猶之乎無志也陽直三晉首邑人文彪炳垂八十載而志之未脩有志於史者憾焉寶葵

戴侯今符宰是邑下車即以志事詢是亦紫陽夫子守南康之家法也第初政之日諸務襍沓有志未逮三年而敝起風

維矣又三季而政舉教洽矣於是捐資纂修慨然以為已任爰命兩庠學博集好學滾思之士列館興事蒐厥遺闡厥隱芟厥蕪訂厥訛各殫厥心以聽侯之裁定案牘滑稽盲瞶胥徒諸弊吾知免矣編成余乃為之跋其後曰凡事之無裨於世道人心無關於風俗教化雖付

諸剗剔祇災梨棗耳茲志也出衆多人之聞見加以賢侯之論定遠足稽事類文物之原近足免文獻不足之嘆上足資觀風者之所採與夫作史者之所取卷之則史放之則志其裨於世道人心關於風俗教化豈淺鮮哉至若侯之仁政德教使文之弱者以振俗之敝者以

醇利之廢者以興弊之滋者以除載在
口碑晉士民類能言之非此志之所能
盡傳者矣

皆

康熙二十一年十二月哉生鬼

陽曲縣儒學訓導安邑文耀斗頓

首拜撰

陽曲縣志

文跋

三

